

國學基
本叢書
濂洛關閩書
下





書叢本基學國

書 閣 關 治 濂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集 行 泊 張
藏 书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一

程子

性善第十七

此篇詳論心性。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即所以希聖也。凡四十四章。

程子曰。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

性者天所賦於人之理也。忠不欺也。信不貳也。人性皆善。

不知其理。則有能履其事。而不可以言學。誠知之矣。而又以忠信爲本。將閑邪存誠。表裏如一。乃能進德而修業。夫知性善。則知之明。主忠信。則行之實。二者皆爲學之大端。故曰先立乎其大者也。舍此則所學非其學矣。可不察哉。

○程子曰。耳目

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

此言形氣之用有限。而神明之運無方也。

○程子曰。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

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

天之生人。即予之以知識。未嘗不全具也。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之類。其蒙者。則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猶人之寐而未覺也。聖人明倫理。制禮義。行教化。以呼而覺之。斯可以不蒙矣。所謂使先覺覺後覺。後覺

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程子曰。退藏於密。用之原也。

退藏於密。所謂寂然不動也。體也。至感而遂通。則爲用矣。然體立而後用行。故體者用之原也。

○程子曰。理與心

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己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

天下事物之理。會於吾心。故與心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以有己之見也。有己則自私之意生。自私則視

天下之事物皆紛然萬殊。而與吾心全不相屬。宜其難一也。故學者必以去私為要務也。

○或問：人性本明。其有蔽何也？程子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稟清

濁之不齊也。

性一也。而不能無偏蔽者。則皆氣稟為之也。蓋專言理。則賦予之初。吾性本無不善。兼言氣稟。則有生以後。清濁遂多不齊也。

○程子曰：以私己為心者。枉道拂理。諂曲

邪佞。無所不至。不仁孰甚焉。

人心苟出於私。則所言所行。皆反乎理道之正。而諂曲邪佞之態。紛紛畢出。是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其不仁孰甚焉。故欲求仁者。不可以不去私也。

○程子曰：感而

遂通者。感非自外也。

人心惟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感雖在外。而所以感者。心也。則非自外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斯哉。

○程子曰：學必知自慊之道。有一毫不自

慊。則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自慊者。仰不愧。俯不怍。內省全無毫髮之疚。此心便與天心相合。而無間。若有一毫不慊。即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

○程子

曰：氣質沈靜於受學為易。

沈則不浮。靜則不躁。此等氣質。最為收斂近實。故於受學為易。此即重威固學之意。欲學者之變化其氣質也。

○或曰：窮理。知之事也。盡性。仁之

事也。至於命。聖人之事也。程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

理備於性。性命於天。本出

一原而功亦無二致者也。或人不知。而以知屬窮理。仁屬盡性。聖人屬至命。抑知能窮乎理。則性命俱在其中。非謂窮理者一事。盡性者一事。而至命者又一事也。安可執其立言之次第。而強為區別哉。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

以和。

居。存於心也。行。發於事也。正。中正也。和。和平也。居之以正。則自無邪曲之私行之。以和。則可無徑直之患。

○程子曰：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

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自內得者理義也而有淺深之分自外來者物欲也而有輕重之殊故人之心於道義重者則視外物必輕其造理深者則於嗜慾必淺此理欲之介勝負之分也。○程子曰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知者心之靈覺也人為萬物之靈故其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之私則昏昧不明而天理之具於心者已不復存矣然則存理遏欲以復其本明之體者又烏可

已乎。○程子曰彈琴而心不在焉則不成聲故曰琴者禁邪心也。琴一物耳而心不在則彈之不成聲是琴亦可以禁止人之邪心也蓋凡人心苟不存將見之於事為之

閒者皆失其正故學者存心之功所宜亟亟耳。○程子曰人性果惡耶則聖人何為能反其性以至於斯也。人性皆善故堯舜禹湯之為君伊尹周公之為相孔子之為師皆能

各盡其性以至於聖人若果惡耶則豈能反其性以為之哉觀聖人可以知性善之論矣。○程子曰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難得惟其如是所

以貴於精一也精之一之然後執其中中者極至之謂也。人心出於人欲之私故危而不安道心出於天理之正故微而難得二者相乘或天理陷於人欲之中或人欲潛於天理

之內所以貴於精一也精則察之明而無所疑一則字之定而無所雜然後能得乎理之中者而允執焉所謂中者至當不易增一毫則過損一毫則不及極至之謂也。○程子曰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

名者賊心。權機變也賊亦害也凡人多權者必流於變詐而少真實之意故害誠好功者每喜於建立不顧事理之安故害義取名者常溺於聲華必多剽竊之弊故賊心人若有是三者將心術不正行事多乖日趨於小人而不可返矣不亦深足惜哉

○程子曰怒在理而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怒在理者因其可怒而怒之耳故無所遷若動乎血氣則任己之私將有怒於甲而移於乙者其悖理也豈顯問哉○程子曰無

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無妄者實理充滿而無一毫偽妄之雜。天道之本然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則戒欺即所以求慊。乃思誠之功固其次矣。人不可由其次以進於誠哉。

○程子曰。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出於天。本乎理也。理無有異。才具乎人。出於氣也。氣則不齊。惟氣

有清濁。故才亦因之。才之清濁或有善有不善。而性出於天。豈有不善哉。人苟有以自矯其氣質之偏。則濁者可清。而亦無疑於性之善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

之則不是。

性命於天。具於人。本無不善也。然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不備。氣有清濁厚薄。未可強齊也。然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不達乎天命之本然。故不明。蓋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原不相離。判而二

之。則非是矣。人能明善以復性。則氣稟又烏得而拘之哉。

○程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守防於外也。執持於中也。守之必嚴。則外之邪無從入。執

之必定。則中有主而不遷。然後心存而理無不得也。稍有不嚴不定。便怠惰縱放。而中之所存者亡矣。此即孟子操則存。舍則亡之意。

○程子曰。得與不得。須於心氣驗之。思慮有得。中心

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勞氣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人之爲學。得與不得。可於心氣間驗之。蓋學必原於思慮。如思慮至貫通之候。暢於

心。達於氣。沛然而裕如者。此實有得於中者也。若心勞氣耗。而無從容恬適之象。則實未嘗得也。皆強爲揣度者耳。蓋自然之與勉強。其致懸殊。亦視學人之用功何如耳。

○程子曰。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

也。公則無人已之分。故其心同。私則有彼此之見。故其心異。然天之所以與我者。本至公而大同。是同者天之心也。至於私而異。則溺於人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以收斂此心亦若所謂敬以直內者然滅天理絕人倫其於方外之義何有哉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

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滯則病其枯槁。通則流於恣肆。名為大自在。而其實隘陋而

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知終。時止時行者。其敬義兼盡之理於易固已備言之矣。彼釋氏何足以語此。

○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

者室西北隅。謂幽暗之地也。古人戶在東南。故以西北隅為幽暗之地。人能內省不疚。無愧於屋漏。則心寬平而體舒泰矣。此謹獨之效也。

○程子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

疾。心定則專而靜。故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蓋重以舒也。若不定則所謂躁人辭多者。安得不輕以疾乎。

○程子曰。動以天則無妄。動以人則有妄。無妄之義大矣哉。

易卦震下乾上為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為動以天。言人惟動而純乎天理。乃能無偽妄之參。若動以人欲。則天真瀉而有妄矣。天人之閒不可不慎也。此無妄之時義所以大也。

○程子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

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亦若能造其域。其視乎久於仁而不息者。所見規模亦略相似。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非可以一例

觀也。○程子曰。心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者人之神明。原無不活。惟為私欲蔽鋼。故滯而不通。若無私欲。則虛靈而活。由是窮理處事。自然周流無閒而非一隅之所能滯矣。此操存之功

為不可少也。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欲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

志者氣之帥也。氣者志之輔也。故惟以志御氣。

則志爲主而氣聽命焉。然後視聽言悉協乎哲謀。肅又而無一不治。若恃氣而往而志反爲所役。則耳目四肢莫知所措。安得不潰亂乎。夫氣役志者。忿慾也。凡人以忿慾勝志者。所在多有矣。志御氣者。義理也。能以義理勝氣者。曾有幾人哉。甚矣人當持其志而無暴其氣也。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仁義根於心。然後仁義之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豈襲取所能致哉。

○程子曰。世之人

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不知求放心而求雞

犬者也。

不當樂如淫聲美色榮華驕奢之類是也。當樂如樂道樂天是也。不當慕如慕富貴慕好色之類是也。當慕如慕聖賢慕道德是也。夫學貴於思。不思則不知輕重之分。舍其當樂而樂其所不當樂。舍其當務而務其所不當務。如知求雞犬而不知求放

心此其惑之甚者也。

○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程子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養心在常存以敬。豈必閉

目靜坐而後可以養乎。必黜己之明。屏物之接。是有心於息思慮。而思慮終不可息。且將爲心害矣。烏能得其養哉。故學者不當用強制之功。而貴有操存之學也。

○程子曰。不欲則不惑。惑者由有所欲也。

欲非必盤樂也。心有所向無非欲也。

心無私欲。則激瑩無蔽。凡事物之來自不能惑。其有所惑者。欲蔽之也。然欲豈必盤樂。縱肆之爲哉。外物之投此心。一有所向。便失其激瑩之體。而無非欲矣。欲其不惑也。得

平。

○程子曰。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約。思則來。舍則去。思之弗熟也。

人心有思。所以爲窮理之要。然泛濫而無功。不若專精而守約也。守約則思之精熟。此理常流通於

心。若其思之則來。舍之則去。亦終於扞格而已。此皆由於思之弗熟而不能守約所致也。

○或問盡心之道。豈謂有惻隱之心而盡乎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乎

羞惡也哉。程子曰：盡則無不盡，苟一一而盡之，烏乎而能盡。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盡其心者，全體無缺，大用畢該，四端在我，而出之裕如，無往不得。故一

盡則無不盡。若謂有惻隱之心而盡惻隱，有羞惡之心而盡羞惡，必待其觸發而後一一盡之，則心之不得其盡者多矣。烏乎能盡哉。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則於天德不盡。其於

知天難矣。

心者所以具乎天德者也。天德如仁義禮智之類，皆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至天又德所從出之原也。人苟不能自盡不心，則於吾身之天德皆無以實知其理而踐其事。又安能知其所從出之原乎。故盡心由於知性，而知性即可以

知天也。

○程子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

理義自得於心，則德有諸已矣。故自得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焉。理義自信於心，則知無不明矣。故自信者一家

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何疑焉。

○程子曰：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當其可之謂時。天下之事物莫不有理，而理有因時之宜，能隨時以觀理，則經權常變各協其宜，而天下

之理皆自我而得矣。

○程子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爲五

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

人性本善，故自性而行之，則皆善。開天明道之聖人

因其本善之性，分爲五常之德而明之。曰仁義禮智信，蓋以仁義禮智信之德，隨感發見施之不同，故爲五者以別之也。然合而言之，五者皆性之德，即皆率性自然之道。別而言之，五者皆性之施，亦皆泛應曲當之道。若舍此而行，其爲悖性悖道孰甚焉。學者慎毋自棄於

聖人也。

○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謂信。

心不一，故物欲聞之，若能純一，其心則真實無妄，是之謂誠。心

不盡故欺罔乘之若能自盡其心則勿二勿三是之謂忠誠也忠也存於中而無不一無不盡以為感通之本是之謂孚見於事而一其心以無虞盡其心以無詐以為順應之施是之謂信誠忠孚信各有其義學者宜致思焉 ○程子曰人之學

不進者是不勇也。進學之事必觀其人之志氣志氣奮勇則日進而有功今之學不進者繇由不勇故耳豈能自諉其責乎

養心第十八 凡二十

六章

程子曰養心莫大乎理義。心者人之神明一為物欲所蔽將不得其養者多矣惟順理之正安義之宜則此心泰然絕去私累而從容恬靜無適而非理義之流行矣故養心莫大乎理義也 ○程子曰元氣

會則生聖賢。二五之氣交運錯綜故稟質不齊惟元氣會合清明純粹值此而生者獨得其靈則為聖賢此之謂天亶生知安行之姿開世一出者也 ○程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

塞是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

易開而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性者命之於天人與物共者也由其性有蔽塞則為物能通其蔽而開其塞則為人此人物之所以別也然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氣稟不齊亦不能無蔽塞者故由其蔽有厚薄則又有智愚之別

彼塞者昏濁之甚牢不可開矣而蔽之有厚薄者開之亦有難易學者若能什百其功以化氣質之昏濁而進於清明則義理昭著豁然開悟由是而達於天道與聖人為一不難矣人可自安於下愚之不移哉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

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言心統性情而性乃心所自來情又性之所發也蓋性即仁義禮智之理而有是理即有是氣以成形心即形之載理者也故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吾心既具仁義禮智之理則因

感而動即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是情乃動而見性之端也。故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欲正心者，尙於性情加之意乎。

我之側而我聞之者，敬也。心主於一也。

爲不善於我之側，而我不見，是我心未嘗有不善也。言善事於我之側，而我即聞，是我心惟知有善也。此皆敬爲之也。敬則心主於一，自無他歧之惑。故善與不善，遇而

若忘善與善，遇而自入也。

○程子曰：莫大於性。小人云者，非其性然也。自溺於小而已。是故聖人閱之。

閱，憐惜也。萬物皆備於性，故莫有大焉者。能盡

其性則爲大人矣。若小人者，非性小也，由其不能察識擴充，自溺於小而已。聖人盡其性者也。見人之自溺其性，安得不閱之乎。

○程子曰：邪說雖熾，終不能勝正道。以人之秉彝，不

可忘也。然亦惡其善惑人心，是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

邪說固害正道，然終不能勝正者，以人心秉彝之良，是是非非，不可得而泯滅也。但邪說之害，足以惑亂人心，故孟子於

楊墨必推其弊，至於無父無君，辭而闢之，無非爲人心計深遠也。

○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晝之所牾爲夜氣

之所存，然後有以至於聖人也。

牾，械也。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矣。故其氣潛而未濁，明而未昏。正良知良能發見時也。儒能培養而擴充之，化且晝之所牾，一如其夜氣之所存，而清明之本體無少間斷，則充其良知將

無不知，充其良能，將無不能於以至於聖人，不難矣。

○程子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身有耳目口鼻四肢，遂有己私之欲，惟能去其己私，然後合乎天理之

公，否則私日勝而道日

遠矣。尙能與之一哉。○或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何以異。程子曰：赤子之心已發，發而去道未遠也。聖人

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故發而去道不遠。若聖人之心則與道爲一。虛明澈徹。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物去不留。非但如赤子不遠而已。此所以異也。

○程子曰：忠恕所以公平。

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發乎己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致極至也。忠恕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學者進德之造端。則自忠恕。而及其至則公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是也。

○或問：燕處

倨肆。心不怠慢。有諸？程子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

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閒居之時稍有倨肆。此心便至怠慢。無所檢束。故吾人入德。當以主敬爲先。凡容貌言語之閒。必恭必謹。無時無處不然。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是然其所爲敬者。亦優游涵養。使吾心常惺惺然。不

至於外馳而已。若十分拘迫。則反多所苦。而不能漸漬以入德矣。夫子之恭而安。自是聖人地位。學者但能純乎敬。不少閒斷。將此心常存。亦自無拘迫之累。此則由勉以幾安之學也。

○程子曰：佛者平居高談。自謂見

性得盡。至於應物處事。則有惘然不知者。是實未盡所得也。

佛氏之學。不過守其虛無寂滅之體。便自謂見性得盡。而全無窮理格物之功。故遇事皆惘然。一無所知。其於性

又何實得之有哉。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

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也。

君子之學。以格物致知爲先。必事物之理無不明於吾心。而後見之於行。是非好惡各當乎理。而異端不能惑。

苟知之不真。則中心無主。勢必流蕩忘返。遂有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其悖於理甚矣。雖有尾生之信。適以見其偏而已。何足貴哉。

○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爲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人心譬如穀種，渾然在中，其涵生之性則爲仁愛之理，至陽氣之發動萌芽處，乃惻隱之情也。

○或問志意之別。程子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

發而當理也，發而不當，私也。意之存主處爲志，志之發動處爲意，至發之當不當則理與私分焉，故人當持其志，而又不可不誠其意也。

○程子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

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人之應事接物，全視乎心，此心當天命之始，卽具健順五常之德，本自大中至正者也，學者惟能操存涵養全體，此心則雖於

學問有所未盡，而事物之來不可不應者，皆能本此中正之心，各隨其分量以處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若不能體此心而欲以應事物，其不至於乖謬者幾何哉。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

之敬。此辨恭敬之名也，恭端莊敬，謹恪也，發於外者，辭氣容止端莊而不輕慢，則謂之恭，有諸中者，心思志意謹恪而不放肆，則謂之敬，然必中實有是敬，而恭始非虛飾，必外能致其恭，而敬始有所持，則內外之閒，又交相養也。

○程子曰：心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人之心一而已，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而已，具衆理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萬事也，然此亦觀

其所見如何耳，要之心之體用原不相離也。

○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

凡爲學者，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蔽，而反爲氣所勝，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汙，而反爲習所奪，此固識之

不定，守之不堅，而要皆志之不立也，祇可責志而已，一立志而氣習烏得而圍之哉。

○程子曰：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

不以爲始也。名數，方名象數也，道無所不在，方名象數，君子未嘗不學，然此其末也，故不以爲本務而求之勤也，文所以載道，言語有序，君子何嘗不知，然猶其後也，故不以爲始事而爲之切也，然則其所爲本與所爲始者，蓋必有在矣。

○或

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心能自得。則無時不悅。何必處靜而後悅。如人平居能敬。則無往不敬。豈待入廟而後敬乎。若以靜爲悅者。則必以動爲厭。是方靜之時。而後能悅。靜之心。又安在。

其本能悅哉。此孔顏之樂。俱非有待於外學者之所當尋也。

○程子曰。學莫大於平心。心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平心者。平其物我之心也。正則不雜於功利。誠則不入於虛假。蓋爲

學之道。不外此心。必也不立。已見。使其心如衡之平。然後可與入道。故莫大於平心。心平矣。而所向未正。猶恐其偏也。必不雜於功利。乃爲念慮之光明。故莫大於正心。正矣。而不本於誠。猶恐或僞也。必不入於虛假。乃爲志意所安樂。故莫大於誠。蓋心誠則自無邪而正。正則自不偏而平。此相因而致之驗也。

○程子曰。苟非至誠。雖建功立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其能久乎。

至誠之人。德無不實。有是天德。故能行是王道。如由博厚高明而極

於悠久。是其明驗也。苟非至誠。則一心之內。已不能真實無妄。而多駁雜之私。雖或建功立業。不無可觀。亦出於一時事。爲之設施。浮氣之激發而已。其能持久。而有常乎。此修齊治平之道。所以必本於誠意。而參贊之功業。要非至誠莫與幾也。

○或問。獨

處夜行。而多懼心。何也。程子曰。燭理不明也。明理則知所懼者皆妄。又何懼矣。知其妄而猶不免者。氣不充也。敬不足也。

獨處夜行。無可懼也。無可懼而生懼。是之謂妄。此由平日闇於理故也。理明則不懼矣。然猶有不能者。必其氣餒而敬弛也。誠能明理。而又加之養氣。以寧其心。居敬以定其志。雖卒然臨之。而不驚矣。何懼之有。

○橫渠

先生問於程子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

因張子之問定性。就其猶累於外物之言。而反覆辨明之也。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自具也。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閒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牽己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也。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是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二本。則人在天地閒無時不與物接。是無時不

爲物動也。又安在其能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育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順應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靜涵萬物而無遺也。物來而順應。動處萬事而

各當也。亦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言心之不定也。朋從爾思。言思出於私。但其朋類從之。而不能及遠也。蓋人之一心。感應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規規然欲

盡除之。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所滅不敵所生。非惟日有不足。而其端無窮。亦不可得而盡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

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所以然者。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以至道。而其蔽則在於心存於私。與好用其智而已。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則樂於無爲而不知以有爲爲應迹之當然。用智則作意有爲而不知以明覺爲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自私其心矣。而求照無物之地。其用智則又過焉。是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輾轉相因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

者。爲其鑿也。

此易艮卦之詞。艮止也。身乃動物。惟背爲止。艮其背。止所當止也。以言乎內。見理而不見已。而未嘗爲我累也。象艮其背。不獲其身。以言乎外。見理而不見人。而未嘗爲物移也。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引此以證上文所謂廓然而大公之意也。又引孟子之言。所惡乎穿鑿者。以證上文所謂物來而順應之意也。

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

夫自用智之患在於分內外爲二。故與其以在外者爲非。而但在內者爲是。究之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而常爲物所撓。不若一循乎理。舉內外而兩忘之也。兩忘則廓然大公。動靜莫非自

然而激然無事矣。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定。定則心無所惑。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尙何外物之爲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

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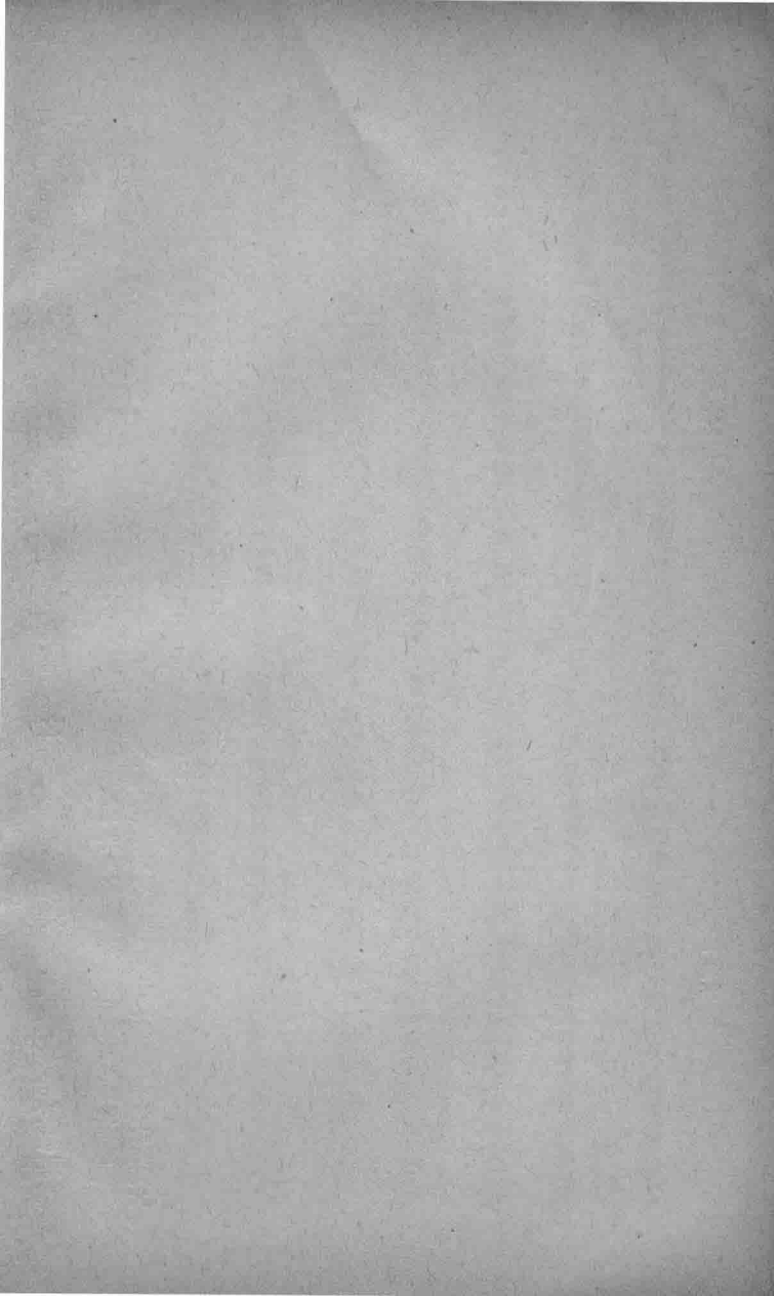
性之動而爲情。喜怒其最著者。聖人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是不自私也。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是不用智也。然則

聖人豈不應物哉。亦因物順應。何嘗非外而是內也。今以自私自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其相去爲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夫人之情雖有喜怒。而惟怒更易發而難制。第能於怒時遽忘其己之私。而觀乎理之正。則大

公順應。自不爲外誘所奪。而可以幾於道矣。於此見定性之學。不在於絕事物之來。視內外爲二致。而在於明事物之理。合動靜而常恬也。程子以是發張子其旨深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二

程子

萬物章第十九

此書之卒篇。總論物理人品而終之以二程之行誼。學者可以知所宗矣。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五行。交運錯綜。遂生萬物。謂之氣化。傳所

謂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是也。氣化則成形矣。由是以形相禪。生生不已。至於無窮。謂之形化。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也。既有形化則萬物自相生長。而氣化可以漸消矣。

○程子曰。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

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乎道理。亦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凡事物之來。順理而應。無纖毫之過不及。惟適乎中而已。

而初無容心也。其他則皆以心處理。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此賢不肖之所以遠於聖人也。

○程子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

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

身。君子小人品量不同。故其所見者自有大小遠近之別。如君子之志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日夕圖維。不獨計在一身。而直慮及天下後世。小人止顧目前。原無遠慮。一朝之忿。遂爲血氣所用。身且不恤。遑問其他。於此見識量之相

縣真不啻若霄壤也。

○程子曰：一行非所以名聖人。

知廉勇藝一行亦足以成名而非其至也。聖人道全德備與天地合撰夫豈一行所得而名哉。

○程子曰：人以累物為患，必

以忘物為賢，其失一也。

萬物皆備於我，故天下無性外之物。今人以有物之累為患，則必以能忘乎物為賢，勢且耽虛守寂而滅其性之本體，其失一而已矣。

○程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

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縣，美物至則美，醜物

至則醜，鏡何有美醜哉？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可喜可怒之事，必容心於其閒，若不啻在己者，亦

勞矣。

聖人之心至虛至靈，當喜則喜，當怒則怒。聖人之心本無喜怒也。譬如明鏡之縣，美至則美，醜至則醜，鏡中無美醜也。此君子之役物者然也。若小人之心不虛不靈，而役於物，一當喜怒之來，即為喜怒所乘，汨沒於其中而不能自主，終日勞勞不亦可哀乎。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可乎？程子曰：恥不能而為之可也。恥不能而隱之不可也。至於疾人之能，又大

不可也。若夫小道曲藝，雖不能焉，君子不恥也。

人不可以無恥，恥己之不能則力為以求其能可也。若隱其不能而不為，是甘於自棄不可也。至於己不能而反疾人之能，則又因而生忌，大不可

也。蓋吾人所當恥者，身心性命之無其功，修齊治平之無其具，皆其大焉者也。若小道曲藝之不能，則君子以為不足為而不恥矣。學者當知所以用其恥，非徒恥焉而已也。

○程子曰：不履聖賢之行，則亦不能

入其闢奧。

闢奧，聖賢之精微奧妙處也。行則顯而可循矣。欲學聖賢者，必從其行而踐履之，然後可以徐入其闢奧。非然者，行之不遵而妄冀入室，斷乎未之有也。

○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

利之端隨事而見不

獨財利為然，苟有計利之心，即作一事亦尋自家便宜。此便是小人矣。聖人順理而行，不計乎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

○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天下之物，巨細精麤，莫不有理。

之所存必物物而窮究之乃可以盡知其理而不至於有蔽若不能格物則心既不明理無由得勢必淆亂舛錯茫然無以自主此吾儒異學得失之分正在乎此學者所當察也

○程子曰天德云者謂所受於天者

未嘗不全也苟無汙壞則直行之耳或有汙壞則敬以復之耳其不必治而修則不治而修義也其必治

而修則治而修亦義也其全天德一也

天德者天以全理命之於人而人受此全理以爲德者也然天德雖同而安勉則異苟無汙壞則率性而行莫非天德此安而行之者也或有汙壞必戒謹恐懼無閒其

功以求復乎天德此勉而行之者也蓋安而行者清明純粹不必十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不治而修固所宜也其勉而行者剛勇奮發必十分用力以治而修則其治而修亦所宜也其始雖有安勉之不同以全乎天德則一也

○或問人有少

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會

子易簣之際其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凡人一生作用皆視乎志志無老少

者也若少勇老怯少廉老貪是由平日志之不立故無以自主而爲氣所使耳苟志能勝氣則中有素定而卓然不回何至垂老而變節哉昔曾子易簣之際正在垂危其氣之微可知也在他人處此則奄奄待斃奚暇求正而易之惟其志既堅定雖當死生之時猶不動念況老少而有異情乎固知始終而兩截人者由其無志使然所以人不可不立志也

○程子曰不以己待物而以物待物是謂無我

人心惟有我之見故於物之來皆偏執己意而不能得其

公若夫因物付物而不以己與焉此非大公無我者不足以語此也

○程子曰天下之聚貴以正聚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於財則爲悖入

聚會聚也正無邪曲

也。衆必以正。故其道大公而可久。若不以正於人。則爲苟合。勢必至於終壞。於財則爲恃入。勢必至於恃出。是以君子大居正也。

○程子曰。惟聖人凝然不動。

聖人之心。凝然至一。靜固定也。卽酬酢萬變。仍不失其寧靜之

體。所謂動亦定也。

○周茂叔曰。苟卿不知誠。程子曰。既誠矣。何事於養心哉。

苟卿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嘗譏其不知誠。程子謂人心爲物妄乘之。斯不可不知所養。若既誠

實無妄矣。則此心動息無非天理流行。又何事於養乎。觀於此言。可以正苟卿之非。而周子譏之爲是矣。

○程子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

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聖人存心虛中而無私主。故物來順應無所感而不通。若有量必有限。有合必有不合。則其所容所受者能幾何哉。此非有感必通之道也。

○程子曰。人莫不知命之

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此所謂命以氣數而言也。人皆知我生有命。一定不

可遷移。則禍福窮通一以聽之可矣。乃臨患難則喪膽。處貧賤則改節。視富貴則垂涎。求其能不懼不變不慕者。卒未之見焉。信乎境遇之移人。而安命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

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巧言者便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者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每爲其所惑而易入。雖以大舜之聖。猶且畏之。況吾人可不知慎而遠之乎。

○程子曰。聖

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

知聖人者也。

聖人之德各極其盛。而其中有尤盛者。則聖人之遭逢爲之也。蓋德者聖人所得自爲。而遇者聖人所得自主。苟因其遇而疑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聖矣。如堯舜遭遇之盛。故其功業可觀。孔子無其遇。故不得大展其道。若論其德。豈

誣於堯舜，烏可以
遭逢爲優劣哉。

聖人一等也。

莊周謂龜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非也。蓋聖至於不可測度，非尋常之所得名，故謂之神。然亦就聖之極而稱之耳，非謂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此不可以見莊周之妄哉。

○程子曰：聖人之心未

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聖人之心無極而太極也，以爲有在而未嘗有在，以爲無在而無乎不在。蓋其道合內外爲一致體萬物而不遺，其殆所謂大而化之者歟。

○或問

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己，兢兢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

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邪正不相容，故君子與小人處，動必遭其凌辱。然能於此而反躬內省，兢兢戒謹，以遠其橫逆之禍，則心因之而常檢，而德且益進矣。是借小人可以爲磨礪之資也。詩言石可攻玉，不其然乎？而又何

足爲君子患哉。

○程子曰：物有本末，而本末非二道也。

凡物各有本末，豈得無分？而其道則一也。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顧新民必由於明德，惟明德而後可新民，而新民亦不過滿乎明德之量而已。然則本

末豈有二乎？

○程子曰：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人之度量隨識見爲長進，識見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爲之動，其量狹矣。然亦

有識高而量不長者，必是其識實未至也。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

十升爲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斗筲量之小者，釜斛較之斗筲爲大矣。鐘鼎

較之釜斛，則又大矣。

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量至於江河亦云大矣。然尚有涯際。亦有時而滿溢。惟至於天地而後其量為無滿溢。故聖人者與天地同其量者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則其量亦無涯。常人

之量本乎天資。天資有所拘。則其量遂有所圍也。

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惟知

道者其道自然弘大。不假勉強。雖窮居陋巷而非有減。雖祿以天下而非有增。雖舉世譽之而不加勸。雖舉世非之而不加阻。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加損也。今人所見卑下皆是識量不足。若能學以通於道。則亦可漸大其量。而造於聖人之歸矣。

○程子曰。

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險阻之遇人之所不

能無者。惟君子一當其來。必反而內省。恐吾身之或有失。有以致之而然也。蓋果有未善。則其遇固吾所自取。宜速改之。而不可行險徼幸。苟無歉於心。則所遇雖出於不意。亦加勉焉。而益當惕厲不違。是雖處困阨之地。皆足為修德之資。古之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職此故也。

○程子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但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小人之心忌刻。其責於人也重。以周而每形人之短。若聖人之責人。則常寬緩而不苛切。但欲

其事之出於正。而已初未嘗顯人之過惡也。蓋其存心忠厚。用意和平。如此。故人無不相感而化也。

君子第二十

凡一十
八章

程子曰。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

君子所貴者道義。故算瓢敝纒。若將終身。皆為世俗所深羞。世俗所貴者勢位。故曳裾侯門。卑躬屈節。皆為君子所深賤。此孰得孰失。何去何

從必有能
辨之者

○程子曰。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才高者志廣氣盈。故所行多失於過。過則不無

出入之患。才卑者規模狹隘。其弊多失之不及。將有危殆廢弛而不克自振者。此剛克柔克所以必欲納之於中道也。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

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其遠者廣大精微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其近者簡易平實如地之可履而行。人當平心以求。不可妄生穿鑿也。

○程子曰。世以隨俗為和。

非也。流徇而已矣。君子之和和於義。

一言隨俗則和未必合於義也。其為流徇。奚待問焉。若君子則是非可否。惟義是從。即有所和亦無阿比之心。斯為和於義也。豈隨俗徇人者所可語哉。

○程子

曰。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視義當為不當為。即是命在

其中也。

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故計較利害而趨避之。此人之常情。乃溺於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若聖人則不論利害。惟視義之可否。是則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然義如是則命即在其中矣。又何所趨避乎。此聖人所以安於義

命而大異乎常情也。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剛與慾相反。人之牽制於慾者。必無剛斷之氣。惟剛則理直氣壯。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為慾所屈矣。此孔子所以歎剛德之難見。而學者不

可不自制其慾也。

○程子曰。勇一也。而用不同。勇於氣者。小人也。勇於義者。君子也。

勇者壯往直前之概。人之所得於天者。一也。而見之於用。每大不同。徒恃其血

氣而不顧所安。則小人矣。力赴乎理義。而浩然莫禦。則君子矣。血氣之勇。不可有理義之勇。不可無。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

上者與聖人同乎。

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即形而上之理也。而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是全不識此理矣。則其所談性命不亦大異於聖人乎。

程子曰。物窮而不變。

則無不易之理。易者變而不窮也。

物窮則變。此不易之常理。若窮而不變。則無不易之理矣。所謂易者正以其吉凶消長變易無窮也。然則進退存亡之道。惟聖人能體此意乎。

○程子曰。格猶

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格物即窮理。理在物。知在心。窮得一理即致一知。天下之理無不窮而吾心之

知亦無不盡。

○程子曰。義理客氣。相為消長者也。以其消長多寡而君子小人之分日以相遠矣。

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

使然。此長則彼消。此消則彼長。其分數之多寡。正君子小人所由日相懸遠也。苟客氣消融而義理充足。斯日進於君子之歸矣。

○程子曰。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聖人所謂厚於

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徒為長厚之意也。蓋必有感而後有應。故惟於己之所以感者。自責自修。必求盡其道。而後已。此意居多也。若人之所以應。告在人耳。何必深責。故少焉。否則薄於本而厚望於末。豈所稱感應之道哉。

○程子曰。君子好

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君子之心公而恕。常好成物。故和氣致祥。小人之自私而刻。常好敗物。故乖氣致戾。蓋吉凶無常。惟人自取耳。

○程子曰。不可為而為之。聖人無

忘天下之心也。

天下事處不可為之時。其遇甚窮。其勢甚艱。而惓惓於欲為之者。蓋聖人之心切於行道濟世。不忍忘乎天下故也。昔孔子在春秋舉世莫宗。而轍環不倦。東周之想。期月三年之歎。未嘗一日忘焉。惟其以天下為心。故視天下無不

可為之時。而自有所不能已也。若沾沾利祿。昧乎行藏之宜。聖人豈為是哉。

○程子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此伊川序文獻公表其兄爲明道先生之詞也。古今有是道卽有是學。故從來聖賢之生。得位則行其道於天下。不得位則傳其學於吾徒。如由堯舜至於周公。皆君相而行其道者。自周公沒而聖人

之道遂以不行矣。由孔子至於孟軻。皆師儒而傳其學者。自孟軻沒而聖人之學遂以不傳矣。道不行故百世而下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道。皆趨於雜霸功利。則無善治學不傳。故千載以後人不知有修己治人之學。皆習於邪說。詖行則無真儒。然雖無善治而苟有在下之士。猶得講明先生至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世。是尙不至於終泯也。若無真儒則道學不明。無所取正。天下將貿貿然莫知所之。勢將至於人欲橫肆。天理滅絕而無所底止矣。此師儒之學有關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伊川之所以道其兄者。卽其所以自道也歟。

○明道謂伊川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朱公
揆見

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伊川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蓋伊川莊重嚴厲。師道自尊。能使人望而敬畏。明道沖和純粹。接引後學。成就人材。其平易近人。處爲較勝焉。故其自言如此。觀此可見。知弟莫若兄。而明道自任之重。亦從此可識矣。

○伊川曰。明道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資
稟

得於天者充養成於己者。惟明道先生實學兼優。故其純粹而不雜。溫良而潤澤。如精金良玉。神采煥發者。資之美也。且其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金石。孝悌通神明者。養之厚也。由是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視其色。則接物如春陽之溫。盎然沖和。聽其言。則入人如時雨。

之潤沛然浩洽。至於胸次洞徹。無所閒隔。而測其學識所蘊。則深博浩大。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性之符。則美言讚歎不足盡其形容。此先生立身之大槩然也。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

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先生行己之本末。又有可言者。蓋內主於敬。其體靜而一。外行之以恕。其用公而溥矣。見善若出諸己。與人爲善也。

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天下之廣居。而所受者弘。行天下之大道。而所由者正。言有物。而以實行有常。而以度。凡此皆先生之所以立體而致用者也。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

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先生之立身行己。固然矣。而其所以爲學者。則有本也。蓋自十五六歲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聞其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志於求道。然雖得其大端。猶未知其要也。於是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有年。及返而考諸六經。博求精察。然後知諸家之謬。而自得其指歸。此先生淵源之所自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明於庶物。則知之至矣。察於人倫。則明之盡矣。倫物莫大於孝弟。克

孝克友。踐形惟肖。性命出焉。故知能盡其性。以至於命者。必其本於此也。倫物莫著於禮樂。高下散殊。合同而化。神化寓焉。故知能窮合一不測之神。而知推行有漸之化者。由其通於此也。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

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辨異端似是之非。以持

吾道之正。開百代未明

之惑。以鼓聵聵之愚。秦漢而下。如荀揚輩。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有臻斯理也。且謂孟子既沒。聖學之在鄙魯者。不傳於後。奮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如楊墨申韓。猶近而易知。今之害溺於佛老實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惟近而易

知則但迷暗者爲其所愚。今之惑人也。惟深而難辨。則凡高明者皆蹈其轍。是烏知其害之所底乎。

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

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彼惑人者自謂空虛無際。通達神化。而實不足以開物成務。有爲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無所不周徧。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無益於身心。彼之窮深極微。特隱怪者之所爲。而固

不可以入堯舜大中之至正之道也。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

以入道。

堯舜之道所以難入者。蓋其所從入者非矣。如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皆其淺陋固滯者。顧天下之學非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空無。於是惑於誕異。塗其耳目。溺於汙濁。膠其見聞。此高才明智之所以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道之不明。蕪蕪蔽塞。莫此爲甚。故必大聲疾呼。深

拒而痛絕之。而後可以入堯舜之道。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

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受學先生之門者多矣。惟其言平易易知。故賢愚獲益。各充其量。蓋先生之教人也。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

肆而無實得。是以從學之人。皆得其意而佩服不忘也。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

者之所傳耳。

先生固得知覺之先者。進而行其道於天下。則將以覺一代之人心。退而傳其道於吾徒。則將以闡絕學之精蘊。乃齋志以沒。皆未及也。至其闢邪崇正。辨之精析之微。稍見於世者。特學者之所傳耳。先生接物辨而

不閒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開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

之接物也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辨而不閒焉隨其所施而人自應之感而能通焉教人各因其質而平易明白故人易從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人不怨賢愚善惡用愛而能公故咸得其歡心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狡僞者獻其誠也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暴慢者致其恭也開風者中心誠服而非勉強也覲德者盡乎至和如飲醇自醉也雖小人以趨向之異利害之閒如讖新法不合者時見排斥然當時用事之人退而自省亦未嘗不曰伯淳忠信人而以先生爲君子者也則其言之豈有不可誣者

先生

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人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先生之爲政也開其自新之路能改卽止則治惡以寬得其契約之道順理施爲則處煩而裕時當事者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依阿於衆苟且以塞責至於事會當前人皆病其拘礙憂其艱難而先生處

之有方而綽然爲之有道而沛然蓋惟理素明而志素定故雖倉卒之頃不動聲色雖監司之競爲嚴急者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而賴其設施焉非由平日忠信懇惻足以及人烏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乎然則先生之綱條法度人可效而行也至其德化孚感道而從

動而和物應而民信人不可力而致也噫明道先生

之生平盡於此矣而伊川之所以敘述明道者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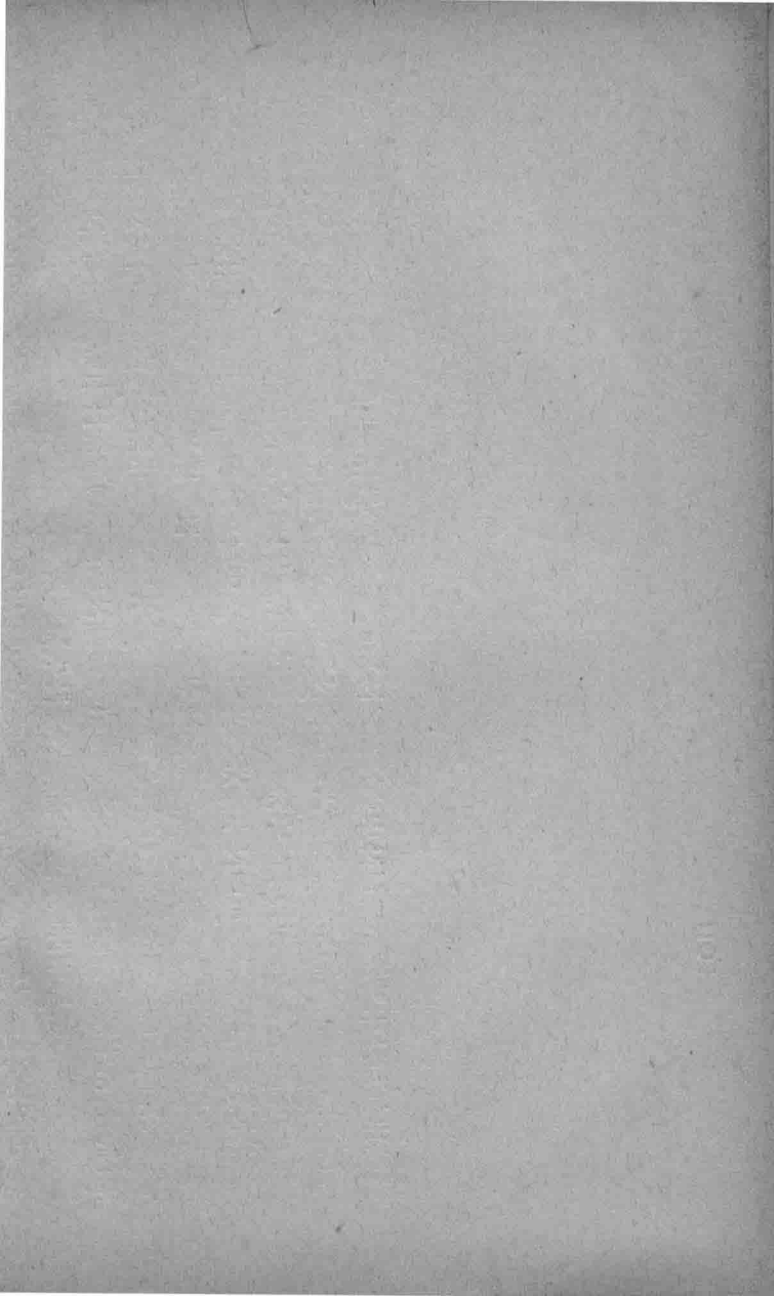
○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

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伊川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惜乎不克竟其用也。其與明道師同學。故其道亦同。觀其

所言。則欲知伊川之行者。即可於明道得之矣。噫。天地間氣。鍾於一門。繼鄒魯之傳。闡道學之蘊。厥功蓋甚偉云。

黃勉齋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信斯言也。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溺於人心。如楊墨之害仁害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合汙。皆悖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正之息之距之放之。雖以爲好辨。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端之蠡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虛無。學浮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不可救藥。朱子大聲疾呼。辭而闢之。日有孜孜。心良苦矣。善夫張子之言曰。爲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殆善道孟子之心。亦卽先得朱子之心者歟。夫朱子之表章聖學。羽翼斯道。合周程張子而集其大成。其在經書傳註。制舉家當無不習而識之。獨語類文集諸書。浩繁難讀。謹撮其要。編定七篇。妄爲詮解。惟期當代君子訂而正之。益信勉齋黃氏之言。而知朱子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也。云爾。儀封張伯行書。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三

朱子

朱晦庵名熹字元晦先世婺源人父松仕閩因籍焉生晦庵於尤溪蚤歲受學家庭長師延平李先生表章周程宗本孔孟六經四書各著爲說以曉學者其他撰述甚多皆集羣儒之大成而折其中今特於文集語類遺本撮其要語臆爲註釋彙成七篇庶

便學者

誦習焉

健順章句上

凡三十
八章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在天之道
之爲陰陽之

理而分之則爲五行之理在入之道合之爲健順之性而分之則爲仁義禮智之性仁禮健也卽天道之元亨也義智順也卽天道之利貞也人能識性之本原以推其分合之理其於道也思過半矣

○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

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

三才同此一理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性三綱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於宇宙間無往不在雖有消息盈虛之數而循環終始究無

頃刻之停蓋天地無終窮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仁義禮智信之理亦無終窮而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是故儒者明此理而得之釋氏不明此理而失焉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

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

實初不外乎此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人得其秀而最靈故性者人所稟受之實理自其理之散見則

則雖有一本之渾然亦覺其沖漠而已雖有萬分之燦然亦以為散殊而已其精蘊之歷歷可指終無能實見其然者惟就人所受之性

驗之然後知其實有陰陽之氣實有動靜之機實有水火木金土之質實有仁義禮智信之理驗之天下無物不然無事可缺其通一無

二者太極之自然統貫也所以為道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

之實也吾儒所謂萬理皆實者此也 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此言心之體用原無不正也人之一心至虛至

靈其未應物時湛然如鑑空衡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既應物時喜怒憂懼隨感而應亦猶鑑之妍蚩畢照衡之俯仰

均平隨乎物而賦之形者皆此心之用所不能無也惟於此能不失其本心而毋或因物而有遷則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其庶幾

乎 ○朱子曰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

之有心不在則視不見聽不聞故感於物者心也既有所感而喜怒哀樂觸之而動不能自遏者情也情根乎仁義禮

智之性而宰乎至虛至靈之心惟主敬存誠以一心為萬物之宰則其動也發皆中節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矣 ○朱子曰盈

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太極者理陰陽者氣盈天地間

無一時一物非理與氣之所爲，妙用而不窮，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聖人之所以觸處會通而超然默契於其心也。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

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有生之初，性與氣俱，特性則仁義禮智之德無乎不善，而氣則清濁厚薄之稟每多不齊，世人紛紛之論，大率以氣之故而疑乎性，抑知生質雖異，而理義則同，第未嘗合而論之，則爲以見其同異之實耳。

程子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之謂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

此論仁而推本於天地，以見天人相與之際，其所以爲心同也。蓋道生天地，天地體道而生物，固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則又各得天地生生之理，生生之氣以爲心，而所以爲心，卽天地之心也。
故語心

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承上文人物所得之心而言，其所以生生不已者，仁也。蓋有心而所以具於心之理，則爲德，人得其秀而

最靈，言人之心而物可推矣。故語心之德，雖其全體之總攝條理之貫通，無所不備，然而生生之妙，隨處發見，只一言可以盡其蘊，則曰仁而已矣。仁卽所以生生而爲心之德愛之理者也。
請試詳之。詳謂詳言其說也。蓋天地之心

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
此卽上文天地之心而實指之

也。天地之心，其德有四，德之始而元名，德之通而亨名，德之宜而利名，德之正固而貞名，各有專主，亦有次第，而元善之長，則無所不統。亨者亨此元，利者利此元，貞者貞此元也。至於有是德，卽有其氣之運行，而元之氣爲春，亨之氣爲夏，利之氣爲秋，貞之氣爲冬，各有所

司亦循其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夏則生氣之盛秋則生氣之收冬則生氣之藏天地之心如是天地之仁也

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

此卽上文人之爲心而實指之也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在天爲元人得之則有慈祥之德而爲仁在天爲利人得之則有裁制之德而爲義在天

爲亨人得之則有秩敘之德而爲禮在天爲真人得之則有明睿之德而爲智理固各足蘊亦不同而仁道之大則無所不包義者仁之宜也禮者仁之潔也智者仁之辨也若夫有是德則有其情之發用而仁之施爲愛禮之著爲恭義之處爲宜智之務爲別事隨所值意亦專屬而惻隱之心則無所不貫惻隱動而不能已於恭惻隱動而不得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不準其宜惻隱動而不敢不精其別人之爲心如是人之仁同乎天地也

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賅

此兩節乃舉天地與人之德所以總歸於仁者而申言之

也蓋惟元無不統不以論天地之心者第曰乾元坤元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不待纖悉計數而此理已充足於元之中而不遺亦惟仁無不包所以論人心之妙者第曰仁人心也而四德之爲體爲用亦不待徧詳舉而其道已賅括於仁之中而不略其所謂得最先而統最完者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

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此又承上文言仁體事無不在

學者必體此以脩身教者亦惟本此以教人也蓋仁之爲道既爲天地生物之心則天地間之物莫非仁道之流行卽物卽仁無不在焉故以人而論當其情之未發渾然在中仁之全體已具及情之既發而隨處中節仁之大用亦自推之不窮學者誠能體而存之則持養

密而仁之體愈純。省察嚴而仁之用愈粹。凡日用當爲之善端與吾身宜全之懿行皆自此出其源本。總不外是。此聖門教人所以言克復。示敬恕。必使之汲汲於此。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夫能仁其身。則此心直與天地通。而參贊在我。不能如是將汨沒其心。以自絕於天理而不得謂人仁。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無理則氣不立。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無氣則理不行。故亦未有無氣之理。

理與氣原不相離者也。

○朱子曰。天地閒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固有對待之體。然偏勝則

無兩立之理。陰勝陽。所謂內小人而外君子也。陽勝陰。所謂內君子而外小人也。內外消長之故。見於天時人事者。殆無物無時而不然矣。

○朱子曰。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

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性者天所予我之理。存於內而無形。氣者我所受於天之形。見於外而有質。惟記爲天所予。故本於

最初之公而無不善。惟氣爲人所受。故流於後起之私而或不善。此理氣之分。論性者所當明辨也。

○朱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天以純陽之形。氣居尊地以純陰之形。氣

居卑。一尊一卑。而純陽之乾。純陰之坤。於是乎定。讀繫辭之言。知乾坤準天地而作。然後六子因而重之。易所以成也。乾坤毀無以見。離天地無以見。乾坤故觀天地則易可見矣。

○朱子曰。一心具萬理。能存心而

後可以窮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乎萬理者也。心或放失而不存。則於天下之理。皆不能知其表裏精蘊。是亦冥頑之物而已。惟一於敬。而此心常存。無少縱放。然後至虛至靈之中。自有以窮乎酬酢萬變。而理無不明矣。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朱子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

氣形而下者也。性命則形而上矣。第謂之氣。烏可謂性命。然無形之理。以有形之氣載之而出。則性命亦因氣而有所依以立耳。故原夫兩儀之初。無心成化。此理未落形器。則專指理。至有生以後。則

有是理。乃有是氣。而有是氣。亦足以固是理。故言性不言氣。不備。而以理與氣雜言之。非以氣卽是性命也。言生之謂性。真不識性者矣。

○朱子曰。理無巨細精麤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

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

巨細精麤。理無有閒。苟日圖其巨且精者。而不必規規於其細與麤。則毫髮之間。少有遺恨。而於道體之全。欠闕滲漏者。正多。是以人固當立其大

而尤當無忽其小也。○朱子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虧盈益謙。以天道而言也。如日月往來。寒暑屈伸。盈者必虧。謙者必益。雖氣之運旋。要皆自然之理。例諸人情。不可概見乎。

○朱子曰。天

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間。

持身涉世。不能無事。而道則人所共由之路也。故雖動而有爲。靜而無爲。勞而煩苦。逸而安舒。皆有道以

行之。無彼此精麤。事在是道。卽在是。而初非有閒。彼寂滅者。流知有靜。而不知有動。知有逸。而不知有勞。豈所謂道哉。

○朱子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

此言

聖賢相傳之道。不外乎心之所同然也。道統開自堯舜。堯舜之爲堯舜。豈有他哉。不過盡乎心之體而已。心之體。謂仁義也。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

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

嗣是而聖聖相承。脈脈相契。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地之相去。世之相後。非得躬聚同堂。傳之於口。授之於耳。而以其道爲祕

惜之藏。而私相付屬也。

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

而其所以獨得其傳者何也。特以此仁義之賦於人而爲心之體者。隱乎百姓日用之間。人皆有之。只是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未能擴而充之以體其全。且盡則道統之傳不在乎是。而惟此數人爲能體之。斯爲獨得其傳耳。

雖窮天地。互萬

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

同也。

符謂誥敕之符。節謂道路之節。夫道統之傳。窮極天地。橫互萬世。似無由強之使同。而此仁義之心。所不言而同。然者。如符節之各存其半。而中分之。及其出以爲信。無不相合。由其心體之合如是。是以道由此出。以之宰制萬物。物有大小。精麤而曲成不遺。

以之酬酢萬變。事有輕重緩急。而錯綜變化。莫非此心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妙用。而其因時處中。舉而措之之迹。又不必同也。蓋其不必同者。心之用所以無方。而其無不同者。心之體所以有常。是皆天命之自然。非人力之所爲。聖賢豈有矯拂於其間哉。

○朱

子曰。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

天地之心。生生不息。未嘗無也。但靜則無端倪可見。人亦不得而見之耳。惟一陽萌動。則生意勃發。端緒可尋。伊川易傳謂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

之心。殊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

乘猶乘載

之乘機。氣機也。易有太極。渾然凝聚者理也。是生兩儀。而有陰陽。判然以分者氣也。動生陽。靜生陰。互根而有常者。太極之理。乘乎陰陽之氣以運行。乃所乘之機也。然理無形而氣有迹。故氣行而理亦行。常相依而不相離焉。黃勉齋曰。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朱子亦自謂此語最精。

○朱子曰。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

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

道之全體雖高且大。道之實用非遠與難。卽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而

道未嘗不寓焉也。求道者亦於細微切近漸次以積之。以徐臻其妙焉。可矣。儻浮慕高大而忽於卑近。則日用之閒無循序經由之實。而徒懸想跋望於高且大者。敝精勞神而終不能以一至也。已矣。

○朱子曰。性為體。情為用。而

心則貫之。

未發則性也。渾然一理。故為體。已發則情也。隨感而應。故為用。心則統性情者也。體用具足。故貫之。

○朱子曰。以身而言。則所以為耳目鼻口四肢百體者。

皆有當然之理。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以人一身論之。如耳目鼻口四肢百體皆物也。其見於聲色臭味作止威儀之閒。自有中正和平之準。為其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則也。能盡其當然之理。則氣一亦足以勵志。律身之道可不慎乎。

○朱子曰。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麤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

道一而已。無不

正者。至於譎則不正之甚矣。故人之學。一正則表裏皆正。而合於道。一譎則表裏皆譎。而悖乎道。此豈有精麤之可分哉。若謂精麤有二致。則是正譎有二道矣。此正不知道之過也。

○朱子曰。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

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萬物稟受於天。得其陰陽五行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無所偏亦無所雜。而渾然至善者是。乃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而行。則倫常日用之閒。皆有所當止之地。無所過亦無不及。而各

得其分者。是乃所謂道也。性與道有異名而無異實。其原一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

復者一陽復生於下。在天之復也。其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

於此有聖人常人之分焉。靜極而動為聖人之復者。聖心與天地同體也。惡極而善為常人之復者。本心幾息而復見也。復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閒。無所不在。

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閒。人倫之際。夫婦

之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能者。亦此也。

道即太極本然之妙。形而上之理也。鳶飛魚躍。日用人倫。形而下之器也。以形下之器。載形上之理。是故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觸處皆道。其在物

則鳶魚之於天。於淵。察上察下者。此道也。其在人。則日用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能。聖人之所不能。大莫載。小莫破者。亦此道也。所謂費而隱者是也。

○朱子曰。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

至命之樞要也。仁者心之德。而即心之道也。仁統四端。包萬善。而實通乎性命之原。苟無是仁。則性何由盡。而命何由至哉。此所以為盡性至命之樞要。而學者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常人之性。因物有

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性。氣稟之性也。常人之性。因物而遷。惟聖人氣質清明。為能有以全乎天所賦之理。而不失其本心。此其所以異於常人也。

○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

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

中正二者。固兼重而未可輕也。然就彼此而較之。則中尤有重於正者。何以言之。蓋凡事守理而行。正也。而幾微之間。或有過有不及。固不必皆中矣。若中則權度精切。做到恰好處。正不在其中。

乎。

○朱子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彌六合則擴之極。其大而參贊天地。成位乎中。盡人

之道矣。舜跖之分。在利與善。析秋毫則謹之極。其細而鷄鳴而起。日有孳孳。真舜之徒矣。然豈易得哉。

○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此明夫子言仁之旨也。夫子告顏子克復

而朱子謂之乾道者。蓋乾。健也。天行無日。止息。故有奮發有為之意。惟克之又克。以至於復。則自強不息。所以為乾道。夫子告仲弓。敬恕而朱子謂之坤道者。蓋坤。順也。地勢厚重不遷。故有靜重持守之意。惟主敬行恕。以達邦家。則厚德載物。所以為坤道。

○朱

子曰。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

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

古之時君相師儒聖賢相傳。昌明道法。爲士者猶知道之合天人。通上下精麤一貫。人已交成。雖有邪說不能塗人耳目。而天

下皆獲保其固有之良。自秦漢以來。上不能以道教人。下不知以學自修。其高者談造化而不安於行習。卒歸於無所用。其卑者循人事而昧乎天命。竟忘其所自來。由是狙卑近者不能進於高明。遂物焉而不化。慕神奇者不肯求其切實。而更流爲寂滅。閒有稍知自善者。亦無以爲兼善之資。而浮沈以徼利祿者。又莫能本一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推也。如是而性命愈晦。功利日滋。無怪乎道學不傳。而釋老之說充塞而誣民也。諸子百家雜然以其私智爭鳴於世。鼓天下而從之。使天下醉生夢死與草木同朽。終不知其非人道之常也。可概已也。

○朱子曰。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

動靜互相爲根。其循環無端。錯綜不窮。且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之。而又安有主客之別。然分陰分陽。以二氣對待之體而言。靜爲體。而動爲用。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靜者爲主。動者爲客。故以造化言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以人心言之。不專一則不能直遂。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主靜之說爲近於寂滅之嫌而廢之也。

○朱子曰。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

道。存之爲心。稟之爲性。散於天下爲理。而心與理性之自來。則爲天命之於穆不已。其歸一也。然觀孟子與易之言。則微有不同者。蓋盡心知性知天。擴之無不盡者。由於知之極。其至言學者造道之事也。窮理盡性至命。窮之而能盡者。自足膾合乎大原。言聖人作易之

道也。要之言雖不同。而理豈有異哉。

○朱子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

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

老釋之學說於靜而欲絕天下之動，是猶人之常寐而不覺，而吾心本有用也。直棄之於無用，聖賢固非之而弗爲也。今若說於動而欲去天下之靜，是猶人之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非之，不以彼爲能也。雖其失一淪於靜，一流於動，有彼此之不同，然皆陷於一偏，均非天下之正理。豈獨老釋之失爲吾儒所必斥哉。

○朱子曰：嘗讀蘇明允書，以爲權衡之論

爲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爲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此辨老泉之不識仁義也。老泉著書自謂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朱子讀之，以爲觀此論是乃不知仁義之言。夫仁義豈有窮乎。天地之氣舒而爲陽，仁實本之慘而爲陰，義實本之仁。陽義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陰陽迭運於無窮，則根陰根陽之仁義亦與爲無窮。無在非陰陽，無在非仁義。謂陰陽不窮於天地，而仁義獨窮於人事乎。若人事之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終有窮而可也。而豈其然乎。語仁義之窮，不惟不識仁義，實不知陰陽也。權衡之論，真不知而作者也。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

道在天地間，有全體，有大用，淵深微妙，固未易窺測。然聖賢以躬行心得者，發其蘊以示人，皆切實顯見，而無可疑學者。觀聖賢之言，務要不存己見，而虛其心，不爲物擾而靜其慮，從容涵泳，隨時體認，隨事力行，則

此理之統而無所不包，析而無所或略，將必有實見其然者。由是知之真，則整暇而燕閒，守之固，則專精而靜一。其中油然有得，但覺意味雖若平淡，嘗之而愈不厭，旨趣雖若淺近，尋之而愈無窮矣。讀書窮理之功，不當如是乎。

健順章句下

凡三十
六章

朱子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

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

人有是身。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理。故仁義禮智之為體。理之具於心而載於身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雖理之發於情而亦觸之於心。體之於身者也。我自

固有。非由外鑠。人特弗思耳。

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

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

理固在我。而或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私累擾而天理微。不能自見矣。故學也者。所以習其事也。誦讀講論。雖資於外。然皆所以講明

此理之實。作之身體而心驗焉。至於義理浹洽。脫然貫通。而自得之。則內外一致。精麤俱徹。初無有閒也。然則凡有身者。可不加功於學。以求心理之合哉。

○朱子曰。天地之閒。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

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

天地閒。屈伸往來。盈虛消息。無往非陰陽也。若自人身而言。則一動靜。一語默。皆是陰陽之理。觸處流行。而人身一天地矣。人可習焉。不察而昧於道體之本然乎。

○朱子曰。精

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

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

此朱子辨蘇氏易解之謬也。人之一身。陰陽動靜之有備焉。陰精陽氣。精聚則魄聚。陰靜之為也。氣聚則魂聚。陽動

之爲也是以爲人之體併爲萬物之體至於人物之精竭魄降不復聚而成形則其氣亦散而不聚於是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陰之屈也屈則歸於無形而不得謂之無故謂之鬼游者陽之伸也伸則變動不測而不得謂之有故謂之神人如是物且如是非有聖愚之異也蘇氏乃以衆人之氣勝志而爲魄故其死爲鬼聖人之志勝氣而爲魂故其死爲神其亦未講於陰陽動靜之理矣

○朱子曰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常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

也吾人生今之世讀古人書自典墳丘索及秦漢以來著述之家世代久遠其眞者爲聖經賢傳其僞者亦假託聖賢之言以欺世不可漫無區別也而所以能別之者一則以其書中所言之是非純雜辨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書中所載之典故名物爵里年號觀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兩者相參而真僞不能遁矣

○朱子曰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

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錯謂交而互之也綜謂總而挈之也蓋乾者萬物繼善成性之始對坤之賦形受質而言乾爲天坤爲地固天地自然之道也元者萬物資理資氣之始對亨通利遂貞成而言合之爲

四時則四時自然之序也然萬物統體於施生之內而生意流行於四德之中天地四時交而互之總而挈之則乾坤之所以大生廣生者卽元亨利貞之所以生長收藏而渾合無間也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耳

○朱子曰道之體用

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

道有體有用充塞天地古先聖人體備於身隨在見道既深得之而又懼人之不達於道也思以己之所得者欲人之共得之於是著書立說垂教

後世自窮理盡性。至於灑掃應對。凡其提撕誨飭於後人者。本末備具。學者正當熟讀精求。考之吾心之實。參之事物之歸。務使道之全體大用。脫然貫通。而有得焉。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無時非道也。應務接物。無處非道也。又何有一事之不切於身心性命。而實得諸己哉。此求道之要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以前。則性也。性故有善而無惡。然其所以有善而無惡者。以氣不用事故耳。若氣則不能無善惡。

之分。○朱子曰。大學一節。乃入德之門戶。

天地之精蘊。固皆具於聖賢之書。而讀之。貴得其序。如大學一篇。示人以本末先後綱領條目。使學者有下手處。乃入德之門戶。

學者當先

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

學者當先討論講究。然後復溫習。觀其由知而後得。則知爲學之次第。有條不紊。觀其既明而又新。則知爲學之規模。四達而不悖。乃可讀語孟中庸之書。論語事事緊要。孟子段段痛切。中庸規模大工夫密。是皆推究義理之根原。統論體用之大略。先有以

見乎此。然後徐考詩書易禮春秋。以極其趣。庶幾融會貫通。而有所得也。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

宰。未易可遽求也。蓋諸經條件既多。體制亦別。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象數。禮以謹節文。春秋要見興衰治亂。雖皆經世

明道之書。學者所不可忽。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語孟中庸。使胸中義理浸灌透徹。自有主宰。則茫乎不知。畔岸而未易。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尙異爲戒耳。所以然者。讀書不循其序。而汎濫兼收。是貪多也。急遽無可遽求也。勤思馳騁。是好高也。深求隱僻。是尙異也。學

者之通患。而況從事於爲學之初。尤當深以爲戒。信乎四子六經之階梯。而大學更爲初學入德之門也。○朱子曰。人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玩味久熟。則

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

多學而識求道之方也。人果有志。開卷皆能獲益。何書不可讀。但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痛加剖析。汰其麤者。而得其精。觀其顯者。而測其微。玩味

之久。馴致於熟。則卓然見斯道之原委。而衆說之異同。不惟不足以眩之。反可借彼鑒此。以堅其向往之志。是爲吾磨礪之資矣。若夫眩於異端曲說。而不知所適從者。則亦剖析之功未至也哉。

○朱子曰。有是物。必有是理。

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見。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以宰乎物。是以無形而難知。物所以載乎理。是以有迹而易見。

○朱子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

亦清。氣濁則才亦濁。

才出於氣。故氣之清濁。而才之清濁隨之。若能自盡其才。則氣亦何難變之有。不可拘一定之見也。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

物洽聞者。奚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

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

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格物致知之學。所以異於博物洽聞者。蓋此爲反身窮理。以求有得。故物有本末。理有是非。必窮究至盡。使其極處無不致。彼爲徇外誇多。以務襲取。故物有表裏。理有真妄。不能稽覈深微。徒爲循名而鮮實。然

必究其極。則本末是非瞭然在目。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則表裏真妄渾然無別。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如此則爲己者。終能實收其效。爲人者。不免浮慕無成。始志一分。後更大相懸遠。學者誠不可不深察乎此也。

○朱子曰。觀萬物

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一原者理也。氣知覺運動是也。觀萬物之一原則理無不同。而所稟之氣不能無清濁之異。觀萬物

之異體。則氣猶相近。然物各一性。而理則絕不相同。由此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

存心養氣所以立其本也。讀書窮理所以致其

用也。然豈可旦夕而爲之哉。必積其極誠之心。循序漸進而不已。則心可存而氣可養。書可讀而理可窮矣。

○朱子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寂然不動而大本已。

具是未動而涵能動者。理也。渾然未發而五性感物。是未動而將欲動者。意也。理則性而意則情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

用者。才也。

才者人之能也。惻隱羞惡。斯人自有之心也。有是心而著力發揮。至於仁義。不可勝用。以滿乎此心之量者。則才爲之也。孟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張子亦曰。濟惡者不才。此可見才之爲用大矣。

○朱子曰。古

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舉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世之人。每曰。學貴自修耳。向人辨論。徒滋口舌。不知古聖賢之爲學。雖汲汲於自治其身。心性命。□前言往行。多接於耳。講習討論。不絕於口。其功未嘗或輟。蓋不讀書。以充其識。不講學。以解其惑。恐道之全體廣大。悉備而我。祇見一偏。未觀大全。其以有

不肯乎道而爲是。且正者。有實背乎道而爲非。且邪者。更有似是實非。似正實邪者。其端皆莫能辨。不惟無以及人。卽以自修。未必能純全而無弊也。

○朱子曰。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

人所不道。

吾人爲學。自宜用格物窮理之功。層累漸積。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下學而上達也。若冥然寂守。不事格致。而希心於頓悟。此異端之學。非吾儒所當盡心也。古聖人曷嘗有此說哉。而奚惑焉。

○朱子曰。孔

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孔子之言仁。就本心之全體處言。所以示學者心性之功。故曰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就發見施爲處言。所於勉時君擴充之用。故曰偏言之也。

○朱子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

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

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

天地聖人所以長存而不壞者，心與理而已矣。以理言之，天地之理至實而無妄，故自古迄今有是物則有是理，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爲。以心言之，聖人之心

亦至實而無妄，故自生至死，有是事則有是理，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始終莫非實理之所爲也。此卽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意。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絲固結

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天下大義莫過於君臣，臣子忠君皆原於天性，其固結不可解之情，又豈自外至哉？尙何所待而敢自寬假爲也。

○

朱子曰：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有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耳。

理不能不麗於氣，氣不能無清

濁。極清者如明鏡止水，絕無蒙翳。此生而知之者也。若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不能無多寡，而所見之理或全或缺，遂各隨其氣之清濁多寡以爲量焉。人亦自勉於學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可矣。

○朱子曰：氣一也，主於心者

則爲志氣，主於形體者卽爲血氣。

人之知覺運動皆本於氣，故主於心則爲志氣，主於形體則爲血氣。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

○朱子曰：心得其正，方能知

性之善。

心統天命之性，爲體最靈，然或溺於一偏，則不得其正，而成異端之習。遂有謂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爲善可爲不善者，又烏知吾性之理有善而無惡乎？故必心得其正者，然後能知性之善也。

○朱子曰：禮者

仁之發，智者義之藏。

天地之德於時爲春夏，於人則爲仁禮；於時爲秋冬，於人則爲義智。是故禮者乃仁之發舒於外，亦猶之春生夏長而條達敷暢也；智者乃義之斂藏於內，亦猶之秋收冬藏而各正保合也。四德之在人者如此。

○

朱子曰：性是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乾健坤

順由變而化萬物從而受命焉。雖所稟在我。然理之同然者。人人皆得。則非有我所得私。蓋人自有生以後。萬物之理。即備於吾身。故盡人物參天地之功。無非吾儒性分內事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

然與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天下事物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理。窮理者務有以盡知之。知其所以然。則理之本原洞然。

而志自不惑矣。知其所當然。則理之大用昭然而行。自不謬矣。

○朱子甚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止在事中。

事。人事也。理。天理也。下學者。凡起居食息與夫人倫日用之間。盡人事而精察。

力行之也。上達者。凡精義入神。以至窮神知化之盛。全天理而渾然各得之也。然離下學無所爲上達。理止在事中。惟人盡則天自見矣。

○朱子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

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

此朱子爲當時重史學。尙浮華。荒經而不務實者發。德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放心者人所散失之良心。恭敬而奉持之。是謂尊德性。已失而復返之。是謂求放心。此爲學之根本也。若夫六經

所言。皆聖賢親切之訓。以示人此心此理之同者。所宜講究以開明之。此爲學之要務也。至於博覽史學。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有餘而旁及。以助益耳。苟專重史學。而反廢本務。華而無實。絕少聖賢親切之功。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返己。而惟在於看書。且不在於窮經。而惟在於讀史。如子思。孟子之務內斂實者。反陋劣不足觀。必若司馬諸人。鋪張華麗。始可以造於聖賢道德之域也。所謂學者。豈如是乎。其失自有不待言者矣。

○朱子曰。人之過惡。豈可輕論。但默觀

之而反諸己。或有未明則密以資於師友。而勿暴於外可也。

隱惡揚善者。聖人忠厚之至。凡人所爲或無心而過。有心而惡見之。卽輕譏彈在我。既見刻薄在人。亦開豐隙。然是

非不辨。鑒別無從。亦非觀人之要也。故但默而觀之。得所以致此之由。而因反而自度。恐有類彼之處。猶或有疑。欲藉師友以討論。則亦密商所疑。毋顯暴其短。庶幾於忠厚之道。可告無憾耳。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

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人之一身。秉氣成形。有是形則有是心。心所得乎天之理。則爲性。性感於物而

動。則爲情。三者聖人與凡人所同具也。但聖人得氣極清。心之本體無所蒙蔽。而不失其正。而所性之理。渾然完全。而情自不亂耳。學者得氣未能如聖人之清。心以有所蔽。而易放。則當常存此心。使其中有主。以養其本然之性。而節其易流之情。以此希聖。卽以此事天。儒誤認聖人之自然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少有所事。則是心也。乃無用之物。亦冥然無覺而已矣。不幾於贅物乎。此吾儒有用之心。所以異於異端也。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

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

世教衰而異端熾。佛氏至有觀心之說。溺其中者。不知其誣。朱子故設問而答之。曰。爲是

說者實不識心。心有其位。處身之中。宰乎身者也。心有其數。論敬祇曰主一。言誠亦曰不二。是一而二者也。心有其分。動時皆由中出。靜時不自外來。爲主而不爲客也。心有其權。志足以帥氣。立大而小不能奪。命物而不命於物也。故以心觀物。則一身以及天下之物。衆理畢見。無難得也。今無端而立觀心之法。是復有物而反觀乎心。而心外有心。可爲此心之統攝也。其於心之分數限量。抑何不思之甚也。試問所謂心者。何物乎。以爲一耶。何以有觀心之心。以爲二耶。觀心者。原是此心。以爲主耶。安宅之內。豈容分據相同。以爲客耶。廣居之中。乃是生來固有。以爲命物耶。虛靈之機。孰能旁代。以爲命於物耶。神明之宰。何爲退聽。此皆迹之易見。而理之必無者。信其說者。可謂大惑矣。

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

今人讀書或偏執己見。或拘泥成說。不虛心者多矣。朱子教人先且虛心考其一字之文。一句之詞。及一篇一章旨意之所歸。耐煩子細熟讀精思。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不復容有毫髮邪

妄雜於其中。否則文詞旨意尙且茫然。則於所見義理。可以爲是。亦可以爲非。必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矣。

○朱子曰。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

至而後意誠。

人於天下物理。未能窮究透徹。則善惡莫辨。而好惡之心不誠。惟理既窮而識始定。然後真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故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也。此大學之道。必先知至而後意誠也。

○朱子曰。聖人

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

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

學者工語言文辭。爲科名爵祿計者。後世之陋習也。非聖人立教之心也。聖人教人。惟是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使推之可至於齊治均平。此則明體達用。自近及遠。工夫學者。苟能體聖人之心。以爲學而不爲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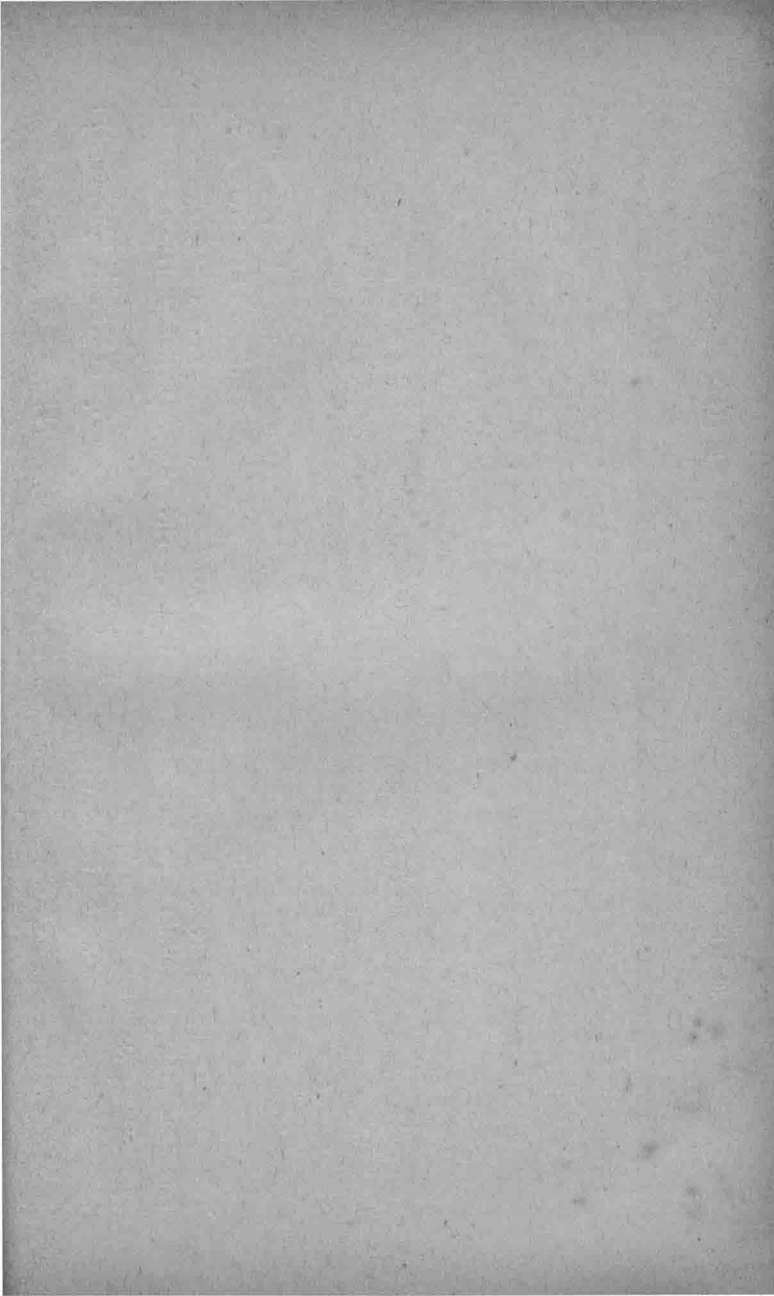
習所拘。世道人心。實嘉賴之矣。

○朱子曰。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使先入者爲

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

大道之不明由於學術壞之也。高則入於佛老空虛之談。卑則流於管商功利之習。學者不能以道

自持。既各以其性之所近。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好高遠而驚空虛。欲速成而急功利。心爲所壞。是以前者既以自誤。習而安之而不悔。遂至於自欺。後者既爲所欺。遂欲推之廣其傳而復以欺人。專立異於文字辯說之間。以爲欺人之具。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愈甚。不有至明之士孰能去其舊染之汙而謀其自新之學以持斯道之正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四

朱子

聖賢章句上 凡三十
四章

朱子曰。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

聖賢教人反覆諄復無不造其極致。如博文約禮之言是也。蓋約而必先以博者。誠以學之不博則視聽言動無所據依而約不可守矣。

彼致虛守寂者。蓋亦取聖言而思之。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

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

此言學之有序也。古人設教。八歲而入小學。即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一歲有一歲工夫。所以持其心志。

而使之堅定。養其德性。而使之純熟者。已非一日。至十五而入大學。特因其已成之功。而格物致知。以為修己治人之事。蓋必先主敬而後窮理也。

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

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今人小學久廢。當其少時。此心便放蕩散失。無以為窮理之基。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是未嘗從事於小學。而即

欲加大學之功也。先後逆施。無序甚矣。吾不知其以何為主。而能格物。以致其知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

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天下之事皆天理所散見。其數雖不勝窮。而其理則同歸於一。君子之爲學。正所以窮究事物。

之理。使有得於心而守之勿失也。其窮之也。盡其義類。別其源流。欲其卽萬分者而貫通於一致。其守之也。渙然冰釋。油然而理順。欲其心安於一而持之堅固而不移。以其自信一是而堅固執也。有似於無能。是以人目之曰拙。我亦自居於拙。非強言拙。實近於拙也。蓋見理了然。覺天下事無所用其巧妙智力之私。必惟理之合。然後安。卽欲不拙不可得也。推極而言。若孟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其盡分而無妄。皆拙也。則亦寧安吾拙而已。時宜之合。固可不問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

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

朱子平日專用力於格致者也。故其教人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所以然者。凡物莫不有理。而理具於吾心。惟於理有未明。故心之所發。容有失其正者。須

先明此。然後心得本然之權度。則其所發自不至輕重長短。失其當然之準。則而不自知。如書所謂敘秩命討。必推其本於天者理也。言物皆有理也。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所以物物者也。言心不可不明理也。審此而可知窮理之要矣。

○朱子曰。聖

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

聖人作經垂教。爲後世慮。

至深且遠。學者誦其文。而三復不置。則有以知事理之當然。思其義。而尋繹無窮。則有以見道義之全體。且不但知之見之而已。又以身力行之。其文其義。一一實踐出來。可由此以入聖賢之域也。故其言雖約。而於天下之故。幽明巨細。義無不該。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將

何所用
其心哉

○朱子曰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闕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

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知行並進學之功也
朱子自謂當時有務

講學而闕踐履者此固學者之弊又有專以踐履爲切要而不察其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併詆講習討論之功以爲無益者其弊滋甚殊不知所謂講學云者非徒估華之爲將以致其知而見之行也苟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則於道理剖析分明所當爲者必爲之所不當爲者必不爲其守不日固乎以視區區口耳之間者迥不侔矣而奈何以爲無益而詆之甚矣知行之相須也

○朱子曰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

讀沉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徵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

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學貴窮理理皆載於聖賢之書故不可以不讀而讀書之法先求其熟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加以沈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終乃反覆涵泳讀到不忍舍處覺意味深長如是者銖而積之寸

而累之勿忘勿助久自見功不惟義理分明了然無疑似之迹亦且心有定主灑然無紛糾之累若徒貪多務廣而事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及其不明而心爲之動又欲別求方便之門以期此心之定蓋亦難矣朱子嘗云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與此章相發明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

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

天生蒸民
有物斯有

則可見天下無一物不具天理也蓋所謂寂然不動之體感而遂通之用一舉目而鳶飛魚躍天理昭著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下學之序循循然盡人事而達天理者始於格天下之物以致吾心之知總不離乎日用事物行習著察之間別其孰是而孰非究其孰可而孰否

由是精研其義。至於幾微必察。造入於妙不可測之神。所以推行有本。用於是致焉。則天下之物則悉具於吾心。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閒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

此章朱子解程子答橫渠定性之書。而爲是說也。定性者存心以養之。而不失其性之本然也。性定

則動靜內外無非天理之流行矣。天地之不貳。聖人之不息。非以其性之定乎。君子之學希聖希天。亦以求吾性之定而已矣。吾性之理有仁有義。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本無一毫私欲之雜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本無矯揉造作之勞也。體立用行。則理得而性定。任天下之紛紜錯雜。而吾心無不一矣。所謂貞也。正而固也。智之德也。心地清明而物不能引。是能真吾性於不亂。非強禁外物之不來也。夫豈役於外以爲功哉。

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

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乎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

常人之性所以不定者。非其所性之本然也。其發乎情者。適己自私

以賊夫仁之理。小智穿鑿以害夫義之理。情不能不蔽於欲。而憧憧耳。然能反求諸心。則理自明顯而易見。乃不知自反於內。以去其情之所蔽。而專歸咎於外物之誘。而惡之。而反求於杳冥無物之地。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將見用力愈勞。而於理全得無焉。亦終憧憧而已矣。而性何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

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長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無所

見則內欲不萌。外物不接。至靜而止也。此引艮卦之辭。以明心必如此。則情無所蔽。而不自私矣。又引孟子之言行所無事。則不用小智矣。內不遁於虛。外不惡乎物。內外兩忘焉。非忘內外也。惟一循乎所性之理。不以心之在內者。卽爲是物之在外者。卽爲非也。不是內而非外。專於循理。則所性定矣。尙何事物之足爲累哉。是以聖人之喜怒情也。而無非性也。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情也。害乎性也。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循天理則可怒而怒。非有心於怒也。故大公理然則然。非有心於擊也。故大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而性之所由定也。張子平日爲學。多強制之功。而少涵養之致。故不能無疑於性之未能不動。而程子告之。以此其殆以佐其所未逮歟。

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

窮理之功。隨時隨處皆可用力。正自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固爲切務。然義理既明。則權度有主。或次及於論古今人物。亦得失之

林也。則別擇是非。以相參質。或更及於應事接物。又身心之驗也。則尋求當否。以相訂證。固無往而非窮理之益矣。

○朱子曰。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

得著力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長止此。便是終身事業。

以敬存心。以義制事。二者用功之要也。然當隨處加功者。如加功於敬。則內謹於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放逸。外謹

於威儀動靜之著。以禁其奔馳。加功於義。則因物付物。務合於大中。隨事處事。務軌於至正。於此二者。在在操存而省察焉。漸漬既久。自當得力。然義者天理之所宜。與利正相反。毫髮之間。須得著力分別界限。劃然勿介疑似。豫以難辨爲憂也。義利明則持敬益密矣。聖門

事業豈有外於此哉。

○朱子曰。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細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

擇言要在明理。理明則是非不難辨。固不待問其人之賢否。而就其言爲去取可也。否則憑其私臆而不顧天下之公理。安足爲羣言折衷乎。況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理既未明。則在我未能盡言中之意。而輒曰古書不足信。任胸臆以自裁焉。斯亦

惑之甚者矣。

○朱子曰。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有未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竊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

心之量亦不宏矣。

讀古人書處天下事。至紛至劇。其爲煩亂心志。疑惑是非者不少也。然當此際。正宜謙抑其心。博採其說。以求至當。不易之歸。卽閒有未得者。或古人之書有所疑而未信。或天下之事有所殆而未安。亦姑以闕之之意。俟他日

之真積有得而貫通之。況一說之拘。不如衆論之廣。若遽執己之所竊通者。盡發己之所未究而不能虛心博採。則非惟己所處之得失。未知其果有當與否。而卽此自滿自溢之心。其爲量已隘而不宏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固可以知讀書處事之大凡也。

朱子曰。止恃一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又曰。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者交相爲用。若止恃一敬字。涵養本原。而不復做集義工夫。思索義理。則日用酬酢之間。或失經權常變之宜。卽雖操存熟而德性定。亦孤立易窮矣。又曰。講學而明理。則天理人欲不容混淆。學之未講。理之

未明。縱日從事於克治以存吾心之天理，亦有錯認於幾微之介，而以人欲爲天理者，不可不察。合觀朱子之言，而知敬義夾持，心理虛明，學者宜交致其功也。

○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

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樞紐。

此示人讀大學之要也。關界限也。樞紐言緊要處也。人之一生所爭止在是非真妄之間。智識未開，如夢之未醒，辨別既明，如寐之已覺。故致知乃夢與覺之分途。矢志不欺，則善端自此日長。起念或

僞，則惡機自此日滋。故誠意乃善與惡之歧路。大學入手之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自修之首，尤必謹獨，以存其誠。一篇條目，要緊在此。所謂進學在於致知，居業本於立誠者也。讀者尙其審諸。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

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學所以致知而力行也。使徒博聞強記，而未能真得此理於心，則爲口耳之學，而無益於內。既知其理矣，而未能實見諸事，則空虛而無用。究與不知者等。故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

未若行之之實也。

○朱子曰：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

仁統四端，兼萬善。天之所以予我者，此爲最先。蓋心體之全也。至施之於用，則爲愛之理，而隨事而見。如遇孝親敬長，則見之於親長。遇臨民

接物，則見之於民物。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者也。

○朱子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

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爲四端之首。智者，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元氣雖流行乎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間，膈合無間，乃萬化之機軸也。機發動所由也。軸運轉也。

○朱子曰：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氣已定，則屬乎陰。

此以造化

明陰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方天地變化之時，由靜而動，雖不爲無陰。然萬物有氣而未形，則屬乎陽。以陽之輕清無形也。及物正其性之時，由動而靜，雖不爲無陽。然形氣昭然而已定，則屬乎陰。以陰之重濁有迹也。要之動靜互爲其根，其實則一理而已。

○

朱子曰。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

此辨蘇氏易解之言也。易所謂繼之者善。蓋言道之

大原出於天。故流行發育。氣方動而理未著於物。天道之本然。無非善也。即所謂萬物資始之元也。惟動極而靜。凝聚成形。人物因得是而成之。則氣已凝而理隨以具。不相假借。陵奪乃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天道之本然者。固自若也。故惟循天命之性而行。則如健順五常之德。隨處發見。雖爲人道之當然。其實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所自具之理。無往而非天道之本然矣。此所以天人之道。幽明之理。無有二物。而一以貫之也。不明乎此。而妄爲臆說焉。豈深知易者乎。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

慮爲本

心不虛。斯意見先入。無以觀理之原。慮不靜。斯私欲紛乘。無以會理之極。惟虛則無蔽而見之明。惟靜則不擾而居之安。故窮理者必以是爲本焉。

○朱子曰。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

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止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通塞也。

天命流行

於穆不已。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矣。然賦形以後。氣稟既殊。則氣之偏於陽者。便止得健之理。氣之偏於陰者。便止得順之理。而氣之塞而愚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明。氣之塞而柔者。便與理隔。而自不能行。正則通而偏則塞。是理之在人。爲明爲行。亦有通塞之時也。所謂氣不能離理。理不能離氣。天人相與之際。蓋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

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雖殊。其所以爲道一也。然天地無心。止此理之充塞。而人有知覺運動。則不能無正

目口鼻四肢之欲。而理遂有偏正通塞之異。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或滯於偏。或苦於塞。有時與天地不相似。蓋人之所以爲心者。固皆天地自然之義理。義理無時間斷。而人心有時放失。放則不存。不存即在頃刻。而頃刻之間。無以養其不偏不倚之中。大本於此不立。無以全其無過無不及之和。達道於此不行。而人道息。則我雖得天地之塞。以爲體。雖得天地之帥。以爲性。天地之用未嘗已。而在我者已。卽於頃刻之間。而不行矣。所以操之則存。學問止求放心而格之。反覆好惡。遂至相遠也。

○朱子曰。道

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麤。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之間。

道在天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皆有一定之法。不可頃刻離。所以聖賢立言垂訓。著明斯道。如六經四書。其中巨細精麤。莫不具備。後世讀其書者。必當講究義理。心體身驗。而見諸事

業。與斯道相終始。然後能盡此生職分之當爲。而立乎天地之間也。否則汶汶終身。道將誰屬哉。

○朱子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仁屬陽。得天地發生之氣。故其體剛。然以愛爲主。有濃厚

慈祥意思。則用柔。義屬陰。得天地收斂之氣。故其體柔。然以斷爲主。有嚴毅斷割意思。則用剛。所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者也。

○朱子曰。持敬格物工夫。本不相離。

程子有言。涵養須要敬。進學則在致知。或以爲持敬

格物。是兩事也。不知敬者。終身無可息之時。物亦隨處有當窮之理。且心有主。則事理亦研而易入。心有用。則志氣亦一而不放。持敬時。原未嘗舍物。而嚴其防。格物時。又豈弛敬。而至於玩其工夫之不相離。有固然者。

○朱子曰。爲學先須

立志。志旣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志爲氣之帥。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未有志在此而不肯著力者。故爲學先須立志。誠以志旣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至篤

行有許多次第。皆可著力。若立志不定。豈能有濟。

○朱子曰。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

徐究之以歸於是。義理天下之至公人心所同然也。乃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何哉。亦以心有所望。氣有所偏。未能即事以窮理。而知至是之所在耳。故必虛心平氣。相與熟講其理。而徐究之於心。以歸於至是。當無不同之見矣。

朱子曰。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操存涵養之功。主於內者也。一有少縱。則私欲得乘間而入。故不可不緊。進學致知之事。資乎外者也。一或自足。則義理之遺棄必多。故不可不寬。此學者存心致知各有其方。而實相為用也。

○朱子曰。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

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為學之道多端。其要莫先於窮理。蓋不窮理則學何所為也。窮理之事不一。其功必在於讀書。蓋不讀書則理何由明也。然讀書有法。急遽則無序。涉獵則不精。故必循其次第。而致其精專。

然後可以得其意而窮其趣。至致精又有本中無主則外馳。守不定則多雜。故又在居敬以束其心。持志以堅其力。然後專一而不遷。精純而無閒。而內聖外王之學於盡是矣。

○朱子曰。胸懷明爽。一日千里者。此為實曾用力之人。人之不能用力者。多由暗昧卑汙狹隘其心。故雖目前之近。退焉如不勝。安望其能致遠乎。惟是胸懷開擴。明白爽朗。其奮發有為之勢。真若一日千里。亦無有遠巡而退卻者。此為實有用力之人也。而豈易得哉。

朱子曰。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聖賢立言皆有深意。當潛心尋繹其言中之意。有所未得。則寧闕疑。無為強解。若妄用己意以遷就其說。將幽莽滅裂。其不至背謬於聖賢者幾何哉。學者慎不可

存此見也。○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所勉有意者也。所忽無心者也。所安心之所樂也。觀人不於其所勉。於其所忽者。蓋能讓千乘之國。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惟觀於此而後見其人之所樂實在於是也。此辨之於心術之微也。

○朱子曰。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

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學一也。而邪正之分。

不可不辨。蓋聖賢之言莫非義理。而古今之事具有得失。因其言以求其當。察其變以驗其幾。而身體實踐者。此格致正修之功。學之正也。若不究其理而徒誇雜博。不務其要而徒事浮華。反躬無實而行事無當者。學之邪也。習於正則心日就於正。習於邪則心日就於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講學為正心之要也。

聖賢章句下 凡三十 九章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

人惟不敬則弛。弛則此心無所檢束。而至於外馳。不敬則慢。慢則凡事無所持循。而至於廢墮。故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主定自不亂。本立自不搖。此

所為貫內外。徹始終之學也。

○朱子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

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

古人存心之學。非徒寂守其心也。蓋將操存之使不放棄。而即此以窮究天下之理。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本末終始。而心乃為有用耳。今人所謂存心。惟是寂

守冥悟。簡棄一切。是外天下之理矣。夫窮則理心不流於空虛。外理則心日至於蔽。鋼得失之端大相懸絕。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人心惟定則明。

人之心地本自光明。一涉憧擾。則利欲昏之矣。故惟中存有主。卓然堅定。

而不為物撓。所以一心之中。如明鏡當空。妍蚩畢照。有以復吾本明之體也。學者可不自堅其內力哉。

○朱子曰。為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

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爲學之道其事至簡。其功至易。卽聖賢之言而返求諸身心。初非有甚煩難焉者。特不知其用力之方。而沈溺於淺陋卑近。以有用之心。置之無用之地。則反見其煩難。而茫然無處著力耳。

○朱

子曰。所謂存心者。非拘執繫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

矣。存謂操而不舍。非拘執繫縛之說也。紛擾外馳之際。心最易以不存。然一念之覺。則卽此而在。學者由一念而推之。至於無時不然。則所謂存心者不外是矣。

○朱子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

擾。居敬則主一無適。中有定而明。睿日生。可以燭見事幾。而是非可否。皆不能亂。自無私意之擾矣。

○朱子曰。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

此心乃至虛至靈之心。本有正

而無邪也。惟操而存之則正。放而不存則邪矣。此與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放心互相發。

○朱子答汪尙書曰。承教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

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

蘇學謂蘇氏軾轍之學。蘇氏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所著之文章。惟其意之所欲言。其文雖妙。而準之於道則非也。汪尙書謂讀之者。但見其文汪洋恣肆。有萬斛泉湧之

妙。則取其文焉爾矣。初非以此爲道之所在。而切

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

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

是知學者之求道也。固將體驗於身心性命之間。尋味乎四書六經之蘊。而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文所以載道也。既取其文。則文中之所述。必有悖乎道而爲邪者。必有合乎道而爲正者。必有以其得道之正。而是之者。必有以其悖

道之邪而非之者。是亦皆義理精微之所寓。求道者不可不熟思講究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昭然如揭。固已存乎文之中矣。而何不可之有。

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

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

若曰文可取，則取之理之是非無庸深議。則道自道而道於何辨。文自文

而文於何生也。夫有物而道具焉。天下有道外之物，是道爲缺而不全之道。固不足

以爲道。有文而理見焉。天下有無理之文，是文爲浮而不根之文。又安足爲文乎。

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

者幾希。

蓋道無不在者也。故文之與道本是一貫。卽文以講道，則兩得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世之讀文者，必其先辨是非而有主於中，知所去取而決擇於外，然後吾心之知無疑不析，當局之思無微不至，而凡浮而不切，誇而不實，隨而不平，詖而不正之文。

庶幾不足以亂之。如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所亂也者幾希。

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

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況蘇氏所以自任之意，必不但曰惟其文而已。夫亦將以明道也。逞其穿鑿附會之巧，自以爲是，而妄言之。既不能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而有以考其文之得失，則彼之肆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以拔本塞源之論不可不嚴，而致知格物之功不可不亟也。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

心一暗昧，邪僻皆得而中之。事者當時時提醒此心，使正

大光明。一如日之方升，照臨天下，將羣邪自然潛藏伏匿，而不敢一至吾前矣。提醒之法，則惟主敬其要哉。

○朱子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嚴者毅然而不

入，雖各爲分途，而小人之人正欲援君子之名以求親厚，惟自守以嚴，則彼自不能近。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

發必中理，惟有德者能之。人若能謹言語而不妄發，則躁心盡釋，內力深

沈求仁之端不外是矣。此亦所謂仁者其言也。詎之意。

○朱子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

自言曰：言答述曰語，不慎則足以耗氣而召尤，飲食所以養生，然不節亦反為所害。

是以君子必慎言語，節飲食，二者乃養德養身之切務也。

○朱子曰：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

意。無事閒暇之時也，專一嚴整則有所檢束而不至外馳，故可以收自己之放心。讀書考古人之成法也，虛心觀理則無所滯礙而察理必明，故可以得聖賢之本意。不然方其無事則怠惰廢弛，及至讀書又矜情躁志，欲求學問之有得乎。

○朱子曰：

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

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

玉不去身，比德於玉也。琴瑟皆足以怡性情，無故故不徹，成童入學，四十而仕，則其出有期而所以養之者無不備矣。理義者心之

物也，悅之以養其心，舞蹈者氣之運也，習之以養其血氣，如是則才高者足以進於聖賢，而卑者亦不失為吉士，然非平日之積養功深，何以致此。養願不重哉。

○朱子曰：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

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羞惡之心，雖人所固有，然人有寧死不受噍賊之食。

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是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所謂羞惡之心何在，是以君子必時時省察而無頃刻之閒斷也。

○朱子曰：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

以見於事也，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

忠信而無一念之不誠，主於心也，修辭而無一

言之不實見於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諸事，則非塊然之心。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則非滋擾之事。此聖人之學所爲內外兩進，互相培養而非判然作兩件工夫也。乾九三之朝夕乾惕，職是故耳。○朱子曰：不世之大功易立。

而至微之本心保難。弘功駿業似不世出，而奮發爲雄者，每時有所建立，則猶若易也。至本心甚微，毫釐之間，一有少忽，遂日蹈於私欲而不自知，未有能保其最初之良者。故古帝危微之論，懷懷乎其難之，則知易者尙可以徐圖，而難者不

可不深察也。○朱子曰：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氣，以從事其

閒而不敢從，然後可以銷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

伏身心之助。飛揚，騰浮之氣也。倔強，暴慢之氣也。吾人爲學，惟沈靜者可與入德。一涉驕暴，則德何由而進。是以古者小學之教，必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使之服習於成童之日，凡以抑其心下其氣，潛移默久而後，飛揚倔強之氣不

自覺其銷磨，庶幾可爲入德之階也。今其教既不講矣，則惟有讀書一事，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尙可以攝伏身心，收斂志氣，不爲無助焉耳。○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

主乎靜。蓋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瀄也決之長，其理然也。動靜相循，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者，著不專一，則不能直遂，猶之藏光韜燄，火之宿也，而焚澤燎原，用之壯矣，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輪之混混盈科，水之瀄也，而放乎四海決之長矣。此皆理之固然者，靜其要哉。○朱子曰：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人之智識所以爲行事之

本識見卑陋，將所行日流於汗下矣，故不可以不高明。高明則意量弘遠，規模闊大，由是而行之，又在乎出以小心謹慎而精密，庶措置得宜，而無齟齬之患也。○朱子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

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刻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氣質之偏。時一難反。但當用主敬之功。持守不懈。而玩索義理。從容涵泳。以培養之久之自可徐化。若悔咎刻責之意深。則清明和樂之氣反為所害。是氣質

仍多未馴。未見有日新之益也。

○朱子曰。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

忠。主心。信。主事。忠存乎中。信見乎外。未有實於心而不實於事者。亦未有誠於外而不誠於中者。蓋表裏如一。體用合符。

正忠信之謂也。

○朱子曰。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天理者。仁義禮知之理。天之所以與我者。降衷自然。不假外求。而常處於安者也。人欲者。聲色貨利之欲。人之所以誘我者。外感紛

乘。易至陷溺。而常處於危者也。人能時時操存。時時省察。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有其安而無其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朱子曰。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

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人心之出入無時。自操於內則亡者斯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亦亡。然其操之也。亦於平旦之頃。未與物接。良心發見之處。擴而充之。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若使塊然靜坐。寂守其空明無用之知覺。則

此心仍然無物。不亡於外馳者。而反亡於空虛矣。豈操存之謂哉。

○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務直而聖可學矣。

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敬則心無私累。而欲寡。欲寡則心無所蔽。而理明。然未至於無欲也。必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其靜也虛。其動也直。由此而至聖。人不難矣。

○朱子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

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

也。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若怠惰頹靡，然澳不收，則反是矣。此敬怠之所以分也。學者試內反此心，自審其敬時如何，怠時如何，可知有諸內，必形諸外。內外未始相離，而敬則換之，而存怠則舍之，而亡。其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敬可須臾離乎哉。

○朱子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

人之一身，內爲嗜慾所紛，外爲物感所馳，靜而頹惰廢弛，動而輕舉妄爲，此皆未省其要而身之所以不修也。不知

制其外者，由於一其內，不一其內，故物感馳之。養其內者，由於齊其外，不齊其外，故嗜慾聞之，立動之本。由於靜存，靜而不存，則動必妄爲，勝己之私，在於動察，動而不察，則靜必頹廢。修身之要，孰有外於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者哉。

○朱子曰：聖門

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

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

世之言堅行僻者，私意爲之也。聖門言規行矩，皆無一毫私意，矯揉造作，惟準乎義理之

本然。故凡日用酬酢之間，內無邪曲，一主於敬，而所行合宜，以義爲歸焉。然義揆於道，而由於擇之精，苟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大體有足觀，而言堅則詭行僻則妄，或至離道而不自知者，爲不少矣。

○朱子曰：心之有思，乃體之

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

心者體也，思者心之

用也。人心有思，所以知乎未來，藏乎既往，周流貫徹，無物不該。蓋其用本如此也，但能操以敬，則主一無適，此心常得其正，而日用動靜之間，自無紛擾之患。若慮其紛擾而置心之官於不用，則患終不能除，而且流爲冥寂之學矣。

○朱子曰：孟子

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爲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

孟子雖言夜氣。正欲人因未與物接之時。一刻清明之氣。從此識本來之心。而使仁義之固有於我者。日日滋息。則既放而可以復存。不至枯亡於旦晷。而其

所息之夜氣。亦必不同於前此之夜氣矣。非直以此夜氣爲主。而思有以存之也。孟子雖言養氣。正欲人於天理上隨事用力。以求此心之慊。而使日用所當行之義。無有不集。則氣當養成之私。真有以塞乎天地之間。而至大至剛之浩然者。必不至體之不充。而氣餒矣。非直就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要而言之。氣之所以宜存。宜養者。正爲仁義之理。具於吾心。而夜氣之存。卽心之存。氣得其養。卽心得其養。若外理而言心。非所以爲心。舍心而言氣。則亦非所以爲氣也。朱子發孟子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朱子

曰。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

而又銜之也。

君子之學。皆身心性命之事。所以爲己。非求人知也。故從師受業。親友集益。以求先王之道。無非卽身心性命中所宜求者。心思之欲其精。口講之欲其熟。而躬行之欲其實。儼而柔之。使自得之。既自得於己矣。略無一毫矜張滿假之意。謙以

自牧。虛以受人。晦以斂迹。默以蓄德。若無有焉者。蓋誠見夫爲己之學。未易盡。而稍或自炫。則求知而近於爲人也。此古君子之學也。若今之學者。則反是。是以心有爲己之分。而學遂有古今之異。取而譬之。古之君子。不出戶庭。以修其身。如抱不世出之美玉。可爲世用。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所抱者。直無用之塊礫。乃以石爲玉。而又思銜耀於人。則雖倖而獲售。究何益乎。學者宜深省焉。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

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若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

聖賢心體廓然大公。絕去意必固我之累。是以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毫無隔礙。故能春生而仁

青天下秋殺而義正天下所過者化皆其所存者神而其用之妙應莫知爲之者學者若識得此氣象而卽其心之所以正大光明者求之庶無差謬大遠於世之卑汙暗昧者矣。○朱子曰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

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

可以爲法也。猶豫獸之善疑者也。人誠有志於學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何用遲疑等待乎。然每見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非不甚深其下問非不甚切乃不肯奮發有爲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頽然自廢直抱不決之疑以終其身而已。此固學者所當深戒而不可以爲法也。○朱子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

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必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達磨西域佛氏。事事清淨爲明心見性之學者也。遷司馬遷固班固也。皆漢之史氏。博聞廣記長於詞藻浮華者也。聖人之教具在六經語孟。庸學者欲學聖人。便當篤信其言以之爲主而潛心用力焉。方爲聖人之徒。今之高談了悟者。遁於虛無。既以其書爲障礙。聞見而不必讀。而游心記覽者。溺於浮藻。又以其書爲淺近狹小而不足觀。果若是則是聖人當日垂教徒爲悞世之具。不足以開示來學。將孔子不得爲聖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遠甚矣。抑何悖謬之極乎。知聖教之確有當。遵則異端未學其誤立見。而自不爲所溺矣。○朱子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語言。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學所以求道也。不知

道則本原已非。雖學何益。誠知道之所在。則學無所駁雜而純。心無所陷溺而正。由是語言行事之閒。自無一不歸於正矣。此下學立心之始。必以知所趨向爲本務也。○朱子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不亂。亦

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人之所以爲學者。恃此心也。誠能操持存養。不失此心之靈。則中有主。自卓然而不亂。可與進於聖賢之道矣。況加以學問探討之功。致吾心之知使之

融會貫通無所疑惑。又豈易量其所至也耶。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

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

理有大小本末。皆其所當然。而不可無。故學有緩急先後。皆其所當務。而難偏廢。然論用功之要。則本在所急。末在所緩。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而昧於輕重之宜也。

○朱子曰。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

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

士之所以爲士者。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與行有可觀。蓋言行成於學。而本於德也。亦惟有行有言。而後其人之節義有可貴。蓋節義者。必其言足爲坊。行足爲表也。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一定

不可變易者也。

○朱子曰。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

吾學不孤。而後斯道有託。乃千餘年來。此道之傳不絕者。蓋如綫也。茫茫墮緒。其將安所歸乎。真使人憂之深懼之切。而不能自己也。此

朱子憂勤惕厲之心所以上接孔孟之心傳歟。

○朱子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

學問之道。非存心固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自子思以來。正學相傳。所以教人之法。存心則言尊德性。致知則言道問學。惟以是兩者爲學人用力之要。蓋內外交相養。偏相發。而未嘗有所互廢焉。今子靜教人。其說主於頓

悟。是專以尊德性爲事。而無格致之實功。乃離物以求道也。豈聖賢相傳之學。

哉。陸氏聰明慧辨。足以惑人。朱子慮其爲人心學術之害。故不得已而屢闢之。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五

朱子

氣質章句上

凡四十
四章

朱子曰。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

氣質之美者其所設施亦可以見長而局於一偏故其用小若從事道學則識明守定而應變之才靡所不周其為力較大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

皆以心地為本。

心者虛靈不昧之體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自古聖賢莫不以心地為萬事之本而務存焉者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故失之驚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異端虛無之學矣。

○朱子曰。人之所以

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去私意則樂矣。

私意一萌於中將日用動靜之間紛紜纏擾無非憂惑懼之境此所以不樂也誠能克去私意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曾次灑然毫無繫累其視天地萬物靡不各得其所矣何樂

如。○朱子曰。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儉。

端莊嚴肅主敬之功也吾人一身日用動靜之間不可不時時檢束蓋禮所謂君子莊敬則德性日強安肆則

志氣日偷非細故也。

○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言知所以為士。則知所以為聖人矣。

士者有志於聖人而未逮者也。

乃古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豈易視聖人哉蓋以士雖未至乎聖人而其所為皆聖人之事故知所以為士則所以為聖人者亦從此而造之耳豈別有幽深高遠之不可知哉。

○朱子曰。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

日用之閒。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閒哉。

此教人以變化氣質

之道。言明知氣質之偏。而欲勝之。亦惟於日用之閒。屢加省察。而偶有所偏。卽痛自懲創。使之去其偏。而合於理。可耳。觀周子之言。惡必自己易之。中亦自己至之。豈他人所能助哉。

○朱子曰。天理人欲。幾微之閒。天

至公人欲。至私判若霄壤。然當發念之初。特幾希微渺之閒耳。辨之不蚤。則有溺於欲而不自知者。故君子務窮理。而必謹之於獨。以審其幾焉。

○朱子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

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

今之

學者卽下所謂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也。古人所至。則以聖人自期。而至於純粹以精之地也。是故君子之於學。豈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所造之極。而後可以語學耳。夫既求至於古人。則非僅規撫而摹倣之。綴緝而聯續之者。所能就其德業也。當必有以超出尋常。取法乎上。然後古人之所至者可得而至焉。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

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

古人之學。果何所爲也。蓋致吾心之知見。立一己之志。守之固焉。擇執既久而精微深奧之蘊。由是以造之光輝盛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美大者。優游漸漬。以幾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不此之務。乃營營焉。逐末

隨流。竭精憊思。馳騁於蓄藏之富。誦說之工。學不師古。何以入聖。然則彼之自以爲能者。特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也已。

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

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由此觀之古人之所爲可知矣。今人之所爲亦可知矣。能循古人之所爲則上之可以爲聖爲賢下之亦不失善性命之固有而安之若素自非貧窮之所得移矣。况得時而行則卽本其窮居之理舉而措之亦何所往而

不宜哉。若由今人之所爲極其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之效雖足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名然而窮通有命其得與失又未可知徒自見棄於聖賢而已。世之學者當亟反其所爲毋謂今人之不古若也。

○朱子曰天下事無不

可爲但在人自強如何耳。

天下之事在天下之人任之無不可爲者人能奮發爲雄則事無難易功可立見故特患不自強耳何患不可爲哉。

○朱子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

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

人無英銳之氣則志必卑

陋而不足以語上然或過盛而無以制之則爲氣所使飛揚倔彊不肯遜志於學此學人之通患也。

○朱子曰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報也

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

善量無窮終身行之不盡故正誼者不謀利明道者

不計功而後可與入聖賢之域若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若盈責報甚奢以至善日消惡日長不自知其陷溺於利欲之橫流焉然則爲善者毋遽自足以微一時之幸也。

○朱子曰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

思索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

衆理易明矣。

此教人以主敬之學也正容端坐以斂其身思索義理以收其心既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凡動靜作止之間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交致其功而本立理明自可上達矣。

○朱子曰攻吾

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

人苦不自見其短。而又無攻治之者。故終無以自成其長。若肯攻吾之短。不少隱諱。則因而修省克治。乃所以成吾之長也。此固仁人所日求而不

可得者。尚忍輕棄。其言而不之聽乎。

○朱子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

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

心之體本靜也。而感物則趨於動。心之用本善也。而有時入於不善。

夫動而流於不善者。豈心體之本然哉。蓋人為物欲所誘。遂以陷溺其本然之善心而至此耳。此靜存而動察所宜亟亟也。

○朱子曰。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

以自省可也。

德蘊於中者也。言貌見於外者也。本其蘊於中者而見於外。故為內德之符。惟有德者。涵養純粹。斯發諸言。則溫厚和平。而譎然可聽。形諸貌。則端莊整肅。而儼然可尊。此自然而然。非可襲取而偽為者也。不惟以此觀人。人不可得而度。

學者尤當以此自省其身。言必思忠。貌必思恭。而後鄙倍不出於口。暴慢不形於容。而可以自進其德也。

○朱子曰。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

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

心固在內。而隨感而應。則常見乎外。故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皆心之用。而人所未嘗離者。是以既存於內。而又不可不致謹於外焉。此主敬之功。所以必合內外而交盡也。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慮。

朝廷以科舉取士。非賢此無以為進身之階。故

雖賢者亦不免焉。但當循理安命。聽其自然。勿汲汲以逐時好。而繫情於得失。則心地恬愉。自無怵惕急迫之慮矣。朱子又曰。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科舉耳。此語不可不察。

○朱子曰。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

理矣。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爲物欲所昏，將遂失其本心，而天理亡矣。誠此心常存，清明不昧，絕去物欲之蔽，則本體純全，渾然天理，自有順適之安，而無陷溺之危矣。學者當加存養省察之功也。

○朱子曰：感物而動者，

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

自無不當耳。

感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愚之所同。但衆人不知天命之性，故不能戒慎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賢人知天命之性，則知所謹，而其動也節，不至於流矣。惟聖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

不合此聖賢庸愚之所以分也。

○朱子曰：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

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

疾疢猶病患，天理人欲皆生於一心，而公私邪正於此分焉。但此心本然，莫非天理，順理而行則公而且正；若夫人欲實此心之疾疢，苟順欲

而行，則私而且邪，甚矣。夫公而正，故有天理自然之安心，逸而日休；私而邪，故有人欲陷溺之危，心勞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關係甚鉅，不可不致謹也。

○問人心道心。朱子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

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有口腹即思飲食，人心爲之也；非道義，萬鍾不取，道心爲之也。人心一勝，便不顧理義，而道心反爲所害。若道

心爲主，則見明守定，而一切聲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聽命於道心焉。此危微之介，不可以不察也。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

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學而知所擇，明善之事也；此固爲難，能擇而勇足以行，克私意，去俗累，誠身之事也。此則又難。士苟知學而求德業之成就，可不加意於

此我。朱子曰：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閒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

有餘師者，此也。

天地之間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其所以然，總不外吾形性之中，而有以通乎事物之故。人患不自求耳，誠反之於身，下切實工夫，盡力思索，勿因循而不詳細，閒斷而不接續，則用力久，自有貫通之時。其理豈有不得苟能如是，不

必良師啓發，亦能自有得，不能如是。雖良師在前，亦未如之何。故孟子言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朱子曰：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

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間，恐其勞而無補也。

人之氣質美惡不同，不學則終於一定而不可易。惟讀書窮理，以致其知，主敬存心，以立其誠，則日新月異，久而自化。若舍此不務，而徒切切焉計較於今是昨非

之間，則所得亦未矣。非徒勞而無補乎。

○朱子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

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立身揚名，顯親之大者也。故古君子之思顯其親者，惟以此爲足恃，而身所以立，非俯仰從俗，苟得富貴之謂。名所以揚，非獵取聲華，暴得虛譽之謂。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己，則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矣。不務其外而務

其內，則欲爲善，思貽令名，必果欲爲不善，恐致羞辱，必不果矣。豈非顯親之大哉。

○朱子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

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

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言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蓋爲己不爲人也。又當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蓋事內不事外也。知此則志向一定，然後循其次序，勉勉而用力焉，嚴以持之，必使此心之

外更無異念。而習俗之所謂能否。入世之所謂毀譽。身之所謂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而亂之。然後聖賢之學問。乃可幾而及耳。若徇外以爲人。忘內而失己。遂逐營營。又豈所以爲學之道哉。

○朱子曰。所謂修辭立誠以

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

此爲工文詞而不知

進修者發。言易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仍欲吾卽凡所發而加謹焉。以致其躬行之實。然言語尤所發之易放而難收者。故必於此乎先慎也。世之專務作文者。亦將曰。吾以修辭也。豈知固非作文之謂哉。夫亦可返而思所以居業矣。

○朱子曰。患

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言貞遇之學患難逆

境較處順爲難。不幸而當其際。必自處者能善其道。而不至爲榮辱死生之所動。乃見吾學正志之力。不然將有苟免之爲。與不能安於義命而戚戚於貧賤者。其無學力亦何以異耶。繫辭九卦盡處憂患之道。學者宜自勉焉。

○朱子曰。人之氣

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

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

不也。

此言教有成法。而學有不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朗而清。或昏昧而濁。或真粹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高不可亢。卑不可貶。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至嚴而整肅。至密而深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至寬而從

容。至虛而開豁。雖學者之觀感。領受。漸化於其中者。淺深異造。遲速異候。效驗或不同。而教者之立法。所以應彼之取資者。總欲長養其才。涵育其德。此心未嘗不一也。此聖教之所以弘也。

○朱子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

其進德修業之要也。

此釋乾四申進无咎之意。曰變者卽所謂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也。惟隨時而變。乘可上可進之時。而不先不後以及之。則進而上動也。退而下靜也。皆不失其因時之宜。自非苟且以赴功名者。乃爲進德修

業之實也

○朱子曰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然

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內而處已外而接物其道非有二端已之

既得則應物自可無失苟於物有失必其於已有未得也所謂得失者何以理言也已與物同此理理得則無不得理失則無不失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則不顧乎理而非君子所當論矣恐人誤計利害故特言此 ○朱子曰聖人

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血氣隨時消長者也志氣則存乎人不因時為進退常人當遲暮之年每至頹靡不振惟聖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志氣既定始終如一

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初不藉乎血氣以用事也 ○朱子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士人所以

思自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字相高而難於實行可久不難於小廉曲謹而難於大節遠慮是以君子必踐其實而務其大者 ○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

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過者已然之失也患者未至之害也過匿於在己故必勇以改之而使其決去患者在於人故必怯以防之而恐為所侵然能改過則勤於修省自不至招尤於人而其防患也愈密能

防患則知所戒懼常益以反求諸已而其改過也愈嚴一者相須為功斯慝無不修惑無不辨而可以徙義崇德矣 ○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

人之事也蓋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為其

知所畏也。聖人不假乎勸懲而自能爲善去惡。下此則必鑒於外而後能惕於中。蓋凡不善不仁之類，皆吾所當深懼，而若將浼者，特患人不知所畏耳。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知所畏而自不敢爲惡以從善矣。此反觀借鑒之功，中材必

不可少也。○朱子曰：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容貌辭色乃德之符，君子之所重也。若不操存省察，則所存所發有不得其正者矣。故學者所當持養用力於其間也。

○朱子曰：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

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禮之所廢者，小學之不講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便有禮教及出就

外傳以後，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於家，進而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教於閭里，傳之子孫，皆知敬共修職，此先王制禮所爲美而可由也。今之士大夫不然，禮之廢也，蓋已久矣。噫！此小學所以維大學之衰歟。○朱子曰：自道

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孔孟而後，道學不明，千有餘年，陷溺已久，爲士者耳聞目見，無非詞章訓詁之陋習，而識見所

及志趣所嚮，不過如此，便以爲此外無餘事矣。嗟乎！士焉得有實學哉。○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

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讀書者窮搜博覽，務求其廣，而涉獵蠶淺，不求其精，此今人之通患也。是以資性純拙者

則日見刻苦，涉此馳彼，安能恬然順適，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資性明敏者，日見平易，誇多鬪靡，安能洞徹本原，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各不同，然皆務廣而不求精之故，所以受病之源則一也。知其病而惟以求精者，樂之庶其有瘳乎。○朱子

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耳。

爲學之功非有他也。行習著察不在日用之外。是故自身而言則動靜不失其時。語默各當其節。檢之必嚴。自家而言則事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要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

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窮理之際。祇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至是耳。豈別有幽深奧渺之可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

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夫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者古今人心之所同然。未嘗不在也。但世

之業儒者。自其始志。便爲利祿所誘。則心所當然之道。既決潰於其中。而文詞之組麗。見聞之綴拾。又不能以發明夫道。而日夜務華鮮。實有以滲泄而逗漏之。乃使其心日流於外。無復知道之在是矣。是以雖欲慕名而勉爲之。然其心之所安。終不忘於利祿。究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知道矣。又盡棄夫問學之功。以妄希於道。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乃曰此口耳之習。吾將以德性爲事。而實求夫躬行力踐也。夫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歸也。然學未講理。未窮其於躬行力踐。寧有當乎。不知仁者道之體也。恕者道之用也。西銘太極者。言道之書。而示人以探本窮源。致知力行之要也。非組麗之文詞。綴拾之見聞也。窮而極之。而道在是。循而習之。而道在是。今乃惡人言之而不能出其思慮。以深致察焉。是直惡人之言道。而甘自絕於道。猶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問學之不可廢。固如是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貧賤不能如願固有分焉

無如何也若富貴之極得如所願可以無所不爲矣然亦事有限制心有裁節安於所當爲之理而後可也然則貧賤固宜安分富貴尤當循理彼驕奢縱欲怙侈滅義者不轉瞬而富貴安在哉

○朱子曰日誦聖賢之言探

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日誦聖賢之言將以有用也蓋聖賢之言皆日用常行之理本自切近平實故得其言者可以措之事而裕如今乃

鉤深探索好高務遠及至臨事全無得力之處則雖自謂探索實未嘗於聖賢切實之地沈潛玩味而有得也雖日誦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

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

善當好而惡當惡此出於天理之公昔善而今惡則惡之是惡其惡也昔惡而今善則好之是好其善也蓋因善惡而有好惡非爲其人而有

好惡所謂無私心而當於理若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

氣質章句下凡四十章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凡禮皆有本有文。以家禮言之。一家之中。名分不紊。愛敬真誠。其本也。生而冠昏。死而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則人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一日廢弛。其文則紀綱人道之終始。亦人家之最切要者。雖行之有時。用之有地。然非講究精詳。服習嫻熟。則臨時必不能合宜。而中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閒。正當審決。親之於子。有天性之恩。愛其子。理之正也。若愛之之過。必欲其如何而後已。妄設意外之事。以期望之。則極思妄想而邪矣。正者天理也。邪者人欲也。此理欲之閒。不可不審決也。

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

事親者以誠不以文。世人日圖富貴利達。以爲親榮。似亦可矣。然此其小焉者也。但能篤志聖賢。力行德義。使人因其身以及其親。謂之

爲君子之子焉。此正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其爲親榮不亦大乎。君子所以常厲此志也。

○朱子曰。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

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

也。學務自得於己。非在言上做工夫。至不得已而有言。亦道其心之所得耳。古人立言。所以明道垂教。其詞純粹中正。未嘗求異於人。而傳之後世。知其卓然非常者。蓋有德者之言。固非詞章浮藻之比也。

○朱子曰。學者當自博

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

此教人以學之序也。自博而約。必多識而後一貫也。自易而難。必下學而後上達也。自近而遠。必修齊而後治平也。學者當循序漸進。斯可有功。不得其序。而希心躐等。卒之迄無

所就。亦奚益哉。

○朱子曰。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終窶且貧。亦士人之常也。倘無堅定之操。則不能安貧。而卑汗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矣。故士君子雖不可以貧賤驕人。然要必恬淡自安。

無易其平日操守斯志氣堅定乃可以爲進德修業之基則甚善耳

○朱子曰講學祇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探者亦非也義理者大中正之天理非人之所能爲講學者正以明此而已天理自然無過不及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

抑之使近是溺於卑陋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是好爲高奇亦非也此皆不肯細心理會而妄以己意遷就義理多見其講學之無當也

○朱子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

君臣

爲五倫之一而大義則與生俱來蓋上下交而志同君之禮臣之忠君皆自至性中流出非有一毫矯飾此豈從外得乎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

其中矣

德者仁義禮知之德由德而出之則爲行德積於內而行見於外是德爲行之本也君子勤修內治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迨德成而行即立焉非於德之外別有所爲行也故曰行在其中矣

○朱子曰朋友之於

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朋友以人合者於人倫之中邂逅相逢便是投合勢若輕矣而百年締好死生契闊則所繫爲甚重易合亦易離分若疏矣而敬業樂羣同堂講習則所關爲至親且勢輕分疏名若小矣而

忠告善道責善輔仁則所職爲甚大古聖人之修道立教必重乎此者以爲非此則綱常倫理無所藉以維持而可至於輕相棄哉

○朱子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

此處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凡交際儀文固未可盡廢然所以一言投合久要不忘者惟此心耳使徒相尙以儀文而必欲盡人之歡則彼或偶有疏闊便生疑貳必欲竭人之忠則彼或格於時勢便

出怨誹。豈所以全交哉。是故古之君子不爲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

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古之學者爲己。我輩要須知得此意。然後趨向正而功力專。而學可至於有成。今人皆不知此。不以讀書治己爲先。循序漸進。而馳情躐等。便欲急於聞道。夫是以實少而文勝。言多而

行不掩。而其學終無所歸也。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

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

言父兄之愛其子弟者。當求明師良友以導之。使之明理修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名譽聽之可也。

不然爲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便誘之以爵祿。導之以名譽。有良師友而不知求。安望能知行並進。以幾於有成乎。

○朱子曰。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

值親

之喪。家貧多事。未能守居喪之禮。然思親之感。發於人心之自然。雖不得已。而治事但盡其哀痛之心。不以事而奪可也。此亦爲貧而居喪者論變通之法也。

○朱子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

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

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

古今之不相見者時也。得失之不相掩者事也。傳古人之事者存乎書。讀古人之書者存乎人。以今人讀古人之書。而能不爲時代所隔。立定其事之得失者。蓋本吾心大公之理以斷之。是則所謂仁也。仁

本吾性所固有。學者誠能於性之發見處。卽一念之有覺者。默識斯理而固存之於心。則隨耳目之所聞見。無非至理之著見。而凡事之來。我可以據理而衡其得失矣。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

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吾人以身酬酢。一事一物皆有義理存焉。雖不能盡知。其所以然而大端。宜亦共曉。第知之而不行。行之而止。於是。何由循序而有得。故用功之要。惟於所已知者。

力以行之。而於所未至者。勉之益力。則始於事之近理之麤。而終且馴致乎弘遠極精之地。豈不循循有序。日見加效乎。學者慎毋輕自棄矣。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

得。學問之道。不可有自是之心。自是。則不復求進。惟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以善。而此中之獲益良多。故自有得善學者。之所以持盈而守謙也。

○朱子曰。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

忠孝者生

人之大節。故名莫大乎忠孝。君臣者萬古之大倫。故分莫大乎君臣。知其爲名分之大。而自盡其道。尙敢有一念之留餘哉。

○朱子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此答

蔡季通之言也。凡處事應物。勇往直前。不辭艱瘁。身甚勞也。而作善心逸。日休。心則安矣。如是者。宜爲之。凡持躬涉世事。至物交非情。所欲利固少也。而天理觸處逢原。義則多矣。如是者。又宜爲之。推此而凡所不當爲與所不必爲者。樂可知也。

○朱子曰。

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君子之學。所以孜孜而已者。未嘗求異於人。故不以有異無異分勤肆也。未嘗役心於名。故不以有名無名分勸沮也。未嘗繫情於利。故不以有利無利分進止也。蓋其心本無所爲而學。特以存心致知之功。從理遏欲之事。皆天理所當然。而吾不得不汲汲以用力耳。若好異慕名。逐利之見。紛出於中。是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烏足以言學乎。

○朱子曰。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

所爲而學。特以存心致知之功。從理遏欲之事。皆天理所當然。而吾不得不汲汲以用力耳。若好異慕名。逐利之見。紛出於中。是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烏足以言學乎。

益友位。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此朱子誠子之言也。人苦不自知。誠得敦厚而質樸。忠信而誠實之人。能政治吾過。則可以改圖於後。故爲益友。若諂諛輕薄。則非敦厚

者。傲慢褻狎。則非忠信者。彼惟導人爲惡。吾恐習與俱化。豈不爲損友乎。

○朱子曰。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

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韓子云。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凡物之有宜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皆有一定而不可易者。

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精之云者。猶曰察之云爾。則此中細微曲折。正有所權衡審度於其間。而非徒膠固適莫。經信果而已也。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

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

慕道不篤。則有侮聖言爲不可信者。守道不堅。則有誣往事爲不可行者。小小利害皆足以動其心矣。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終身奉之。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

終身由之。則其於道也。慕之篤而守之堅。彼世俗之小小利害。何能爲吾累哉。

○朱子曰。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

志者心之所之也。學者用志。苟爲異說所遷。或爲外物所誘。皆分也。若用志而能不分。則專精

於此。思之思之。必有鬼神通之者。安得不進益乎。

○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

者所當深戒也。

耳目口鼻四肢有嗜慾之性。雖人所不能無。然過多而不知節。則義理之性蕩然無存。故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於此理欲。關頭最當深戒。而後明善復性。有以爲用力之地也。

○朱子曰。君子之學

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

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

學所以爲己。非爲人也。朱子見世之爲學者。裝綴詞章。工巧語言。而非有精察力行之實。故謂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但取飾於人之耳目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行之其身者。以此推之。教其子弟者。亦以此修身齊家。不肅而成。人人皆勉爲敦本勵實之行。而不屑爲浮薄鬻競之習。此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者可不勉哉。

弟者亦以此修身齊家。不肅而成。人人皆勉爲敦本勵實之行。而不屑爲浮薄鬻競之習。此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者可不勉哉。

○朱子曰。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

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

事人事鬼。總皆出於誠敬之心。故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於人之所當

事者。有以實致其心之誠。而誠無不格。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有生有死。總不外於屈伸之說。故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於真精妙合之所以生而成形者。有以推其理之所自來。而理無不通。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此蓋指倫物性命而言之。以見幽明始終本無二理。人能當前實用其力。洞見本原。則不必探於茫茫。索於冥冥。而一以貫之。否則不循其序。而躐其等。適以滋之惑耳。此與夫子答季路章同意。

○朱子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

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

講謂論其理。習謂熟其事。處家庭之間。以敦倫爲本務。則其講論而習熟者。隨時隨事。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而行之。必盡其誠。非

斤斤然行而思。坐而誦。徒託空言之比也。然要此心常存。不爲事物所汨沒。養到純熟。使日用周旋之際。無非孝恭友弟之發見。則操索涵泳之功。尤不可廢耳。

○朱子曰。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

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

精明。而此病可除矣。

此教人處事之方也。事有經權常變。處之貴當其可。若事至當前。茫然無以處之。乃學者之通病。然不內反諸心。外體乎物。狂率躁妄。偏執已見。欲以力爭而勝之。則是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之爲。如治絲而棼之。轉成紛擾。

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聖賢之書，以觀古今人物之理，見其恒易明白之不紊，而必可行者，收拾一切雜思，疑慮使不爲調停兩可之見，其心既已專一，長久則事事分曉，自然精明，而無紛擾之病，以處天下事不難矣。

○朱子曰：朋友之

交，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

已者。友以義合，故曰朋友之交。責善相責以善也。取善取彼之善也。責善正所以盡吾誠，取善正所以益吾德，豈相爲賜哉。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則同心同德，彼此交孚而麗澤之益將日久而日親矣。此學之所以不可無友也。

○朱子曰：學

者以玩索踐履爲先。

沈潛玩索則無羸疏之病，篤實踐履則非浮鶩之功。學者苟能以是爲先，將理無不明，行無不得，而可以進於道矣。

○朱子曰：財猶膩也。近則汗人，豪傑之

士恥言之。

財利最易染人，猶垢膩不潔之物，近之則爲所汙。世之庸夫俗子，沈溺其中，如蟻之附羶，蠅之飲血，日流於汙下而不知愧。惟豪傑之士，廉靜自守，深以趨利爲恥，故絕口有所不道也。

○朱子曰：端而靖，足以

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

端方而自靖，則其守也。確乎不拔，足以有守矣。敬慎而勤敏，則其爲也。沛乎莫禦，足以有爲矣。有守有爲，尙何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哉。

○朱子曰：學者若於此處見

得不分明，就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

乃是吾黨之責耳。

釋氏之教有與吾道近似處，最易惑人。學者若於此處辨之不蚤，察之不精，一入其中，遂不復出，就使忠誠孝友，其行過人而所見已差，終多病痛，深有害於正道。我輩讀聖賢書，正當以衛道爲己責，務須共推血誠，大聲疾呼。

竭力以救此弊，俾世人不至陷溺，方不負所學耳。

願可不知所以拒之，而反助佛氏而揚其波哉。

○朱子曰：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

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固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

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罪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

莊周養生主言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是說也。何與聖賢之道相刺謔也。聖賢教人。但欲其知善之當爲。而盡力以求其實。初非以名爲人之所好。而教人以求。亦非以名爲衆之所忌。而教人以逃之也。蓋人貴務實。彼爲學而汲汲於名。原非爲己之學。何足深論。若恐名之太盛。有累於己。故自斲其力。使善不至。而名不揚。卽此逃名之念。已非至公。而入於惡矣。然此第矯好名之心。以善其用耳。至謂爲惡無近刑。則悖理尤甚。夫以惡爲可惡。則君子之於惡。當如惡惡臭之誠。非禁於法。有所畏而不敢爲也。今明知其惡。乃擇其不至於犯罪者。而竊爲之。至於刑書具在。不妨巧用吾術。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較自私。而傷害天理。更有甚焉。莊子之委蛇。以遂其縱恣。率多如此。豈非聖賢之罪人與。

○朱子曰。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沈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歎也。

異端邪說

最易惑人。學者生道學不明之後。雖或有意爲學。而浮沈世故之中。弗克振拔。無有以聖言爲必可信。而心體力行。卓然不爲流俗所惑者。卒之依回遷就。遂陷沒於異端。此世道人心之患。深可太息。而君子之所心疚也。

○朱子曰。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禪學以天地萬物爲幻化。好高

者也。以虛無寂滅爲頓悟。欲速者也。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彼乃得伺其隙。以投之。而遂欣然溺於其說。遺棄事物。學其立論之高。脫略章句。學其用功之省。日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則雖名爲儒。其實乃學禪。不至。故依附於吾儒之學。以少避禪名耳。道學不明。變怪

百出。乃至此極。其爲欺世眩俗。且使有志之士陷邪妄而不自知。可憚可懼。孰有深於此者。關邪崇正。吾黨不得辭其責矣。

○朱子曰。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

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通經之士。當終身踐言。胡澥庵之言也。彼其警乎學者。可謂深切矣。然而聖賢之訓。吾人踐履之資也。通經者。正講明義理之謂。而豈分章析

句之謂乎。使不以此爲終身持循之地。而但求踐言以實之。則猶淺之乎通經矣。

○朱子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

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

爲學自有次第。聖門教人。從下學中循序漸進。

以馴致於上達。故神化之詣。亦俟其學成而自至耳。若如釋氏專務頓悟。不假漸修。是憑虛以求上達。而全無下學之功也。其與聖學不大相逕庭哉。

○朱子曰。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

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

此稱潘叔度之爲人也。生非不偶。則逢盛時也。而終身不涉仕進之途。蓋學以爲己。而未遑及此矣。家非不足。則值殷給也。而比老不渝寒苦之節。蓋安飽無

求。而中有真得矣。至於師其人。不計其年。主善之誠也。學在我。不徇於世。求道之篤也。此其志趣甚高。有超出尋常萬萬者。人苟欲自立。尙其知所取法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六

朱子

學校章句上 凡二十 二章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學校之政設立師儒。所以模範多士。非謂無法制也。但能相勉以道。俾理義足以悅心。自然恪守規

程。懷遠課業。而法制立矣。如徒奉行故事。取具文書。雖有法制。曾何補哉。故師儒一席。欲使政行於學校者。患不在法制不立。而在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也。居是職者。可以少思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

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乎本末之

所在。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

本謂心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正心脩身。是治其本也。其事雖若迂緩。而程效立見。實易爲力。補偏救弊。是治其末也。其事雖若切至。而徒勞無濟。究難爲功。故善論事者。必深明其本

末。本正則無不正。而末可次第就理。雖有未治。不爲憂矣。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

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行仁義未嘗不利。若必以功利

爲急。則有妨於仁義。而治道乖矣。故古聖賢言治在此。而不在彼者。正本激原之意。至深切也。

○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

道者脩己治人之理。古今以來。本非有殊。然古之學者。爲己。今

之學者。爲人名實之閒。邪正出焉。則學不能無異矣。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

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

孝、友、睦、嫻、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

以下分言古今之學。蓋周人取士之法。教以鄉三物。使萬民皆知嚮道而興。其賢者能者無其實者不得與也。故自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道

之行於身者謂之行。孝友睦嫻任恤是也。道之寓於物者謂之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三者皆教之事而學之規也。

是故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

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

承上文而言當時學

者自其孩幼之時。起居必慎。食飲有節。凡日用之間。隨事理會。既無非學。及少長而入學。藏焉修焉而動靜之有常。游焉息焉而行止之有方。於羣居之地。所學有業。亦無非事。則有以治心養氣以爲入道之基。至於所以實致其功者。窮理以開發其聰明。力行以成就其德業。二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知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外咸脩。而道在我矣。

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此結言古學也。先王之世

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者。無非爲己之實。如此所以人材多而風俗盛。正道昌明而非後世之所及也。

國家建立學宮。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

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

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

國家謂宋也。言宋時偏立

學宮。所以望士之備道者。亦若先王三物教民之志。而學者習於科目。其指意所在。固無以識之。於是教不先而率不謹。自幼氣習已壞。凡日用之間。誕謾其言。恣睢其行。既莫能隨事理會。而不知所以學。及長而羣居講習之際。彼此相尙者。無有正業。又不過於割裂義理。

裝綴詞華以爲能事。盡是而不知一時。雖或能盜名。其實不足以治心養氣。終於一無所用也。是以窮理力行

之功。缺然不講。聰明日塞。德業日墮。愈趨愈下。惟謀利干祿之是知。此其爲人之學。識趣卑陋。宜無足道矣。

幸而一二有意傑

然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

士苟有意於傑然自立。固非卑陋者比。幸而有之。宜其知所以學矣。然氣質之偏。則又或不知道之本卑。而窮乎高。不知道之本近。而極乎遠。終身飄驚。既以道爲不足求。而不務力行。

之實。或循其常聞守其舊見。而又不能精思熟察。以知夫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過者其說常入於虛無。不及者其說常滯於形器。而於聖人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焉。此則偏之爲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

於斯時也。異端雜學之

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

當是之時。正道不明。異端如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如鄉愿。所在譴起。又或因人之迷。鼓煽其乖悖邪妄之說。而乘之。其爲人心風俗之害。又

非特如爲人之學而已也。

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

此結

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不知學。一偏者又學而失中。至於邪說橫流。乘閒爲禍。吾道之不亡。特民秉執之常性。與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朱子權不屬而力甚孤。固不足以救之。而其衛道之心。終不能已。故私以爲憂焉。其所以致望於天下者深且切矣。○此章專論先王道法之行。後世學術之壞。欲人知所尙也。夫道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修己而非此。則無以正身。治人而非此。則無以正俗。豈可聽其一日亡哉。有心世道者。所當推人心天命之本原。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務其實不爲其名。激其源以清其流。使教成於上。而學行於下。則唐虞三代之隆。庶幾其可復見也夫。

○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三綱五常。乃天所賦之理。人所秉之彝。大節攸關。而治道之本根係焉。故聖人爲治。命官設教。以明其理。明刑敕法。以弼其事。雖所措。施有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所丁寧告戒。深切而著明者。無非以綱常爲重。欲天下之人共遵守。而不使有所違悖也。

○朱子

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專事繁苛則多不便於民。而行之亦不可以久。故爲政之道。惟在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而平易以出之。斯事不煩而民不擾。乃可謂知本矣。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

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

萬事大根本。卽所謂制天下事者。本乎一心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者。如本此心以教民。則立學明倫爲切要。本此心以養民。則田里樹畜省刑薄斂爲切要。探其本而圖其要。心

法與治法兩者俱得之矣。

○朱子曰。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

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王者父天母地。故在存敬懼之心。以畏上天之命。王者治百官。察萬民。故在擴寬弘之度。以盡在下之情。自以

爲是而欲人之同己者。驕也。故不敢也。偏有所見而謂衆無足取者。蔽也。故不循也。佞人易悅。不可陽若拒之。而內有甘受之心。正士難親。不可陰實疏之。而外傳虛敬之文。喜近利則有見小欲速之心。故不可狃。忽遠猷則無百年必世之治。故不可昧。此君道之極則也。

○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救荒之政。非但濟目前之急也。蓋蠲除賑貸。蘇其困而保其生。

固當汲汲於其始。若撫存休養。念瘡痍而培元氣。尤在謹之於其終。民生休戚。可不關情哉。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

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但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

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故觀先王之世。而知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真可爲萬

世法也。其次則如漢常平之法。未嘗不善。亦願行之者。何如耳。苟守之無人。而所以條畫而綜理之者。一有未當。則徒法豈能以自行哉。然則有治人無治法。雖老生之常談。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好士而取之文字。

語言之閒。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閒者也。

此見士各有志。而取士待士亦各有其方也。道學德行之士。不屑文詞以自見。若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閒。則淨華者進而士之有實學者。吾不得而聞之矣。自重有恥之士。豈肯上書以自媒。若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

之流。則奔競者進而士之有操守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志節慷慨之士。羞與佞倖爲伍。若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徒。則忠奸不兩立。而士之有氣節者。去之惟恐不速。吾烏得而留之。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之文。綴華摛藻。諛佞諧世。更爲忘本鮮實。又文字之末流也。此非惟從事聖賢。有志高遠者鄙之。不爲。即文士中之有識者。亦未肯留意於其閒。有取士待士之責。而不察乎四者之病。尙得爲人物之權衡哉。

○朱子曰。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聖人立法。失出失入。皆非所訓。然畫一之法。有盡而仁愛之心無窮。故或有疑難不決之事。則常念斯民。吾赤子也。寧屈法而伸恩。不使

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者。此罪疑從輕。乃忠厚愷惻之至也。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

講究學問。所以明事物之理。而導知識於前。審定計畫。所以養暇豫之氣。而徐督成於後。任用賢人。所以修百職庶司之政。而經緯條理於其中。理

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明則無過舉。計定則無紛圖。政修則無廢事。人主治天下之道。無有出此三者之外者。此朱子告君之要務也。

○朱子曰。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

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

時變而道不變故三代之政至

今可行但其間有名實之辨不可混淆有本末之序不可逆施有緩急之宜不可倒置毫釐有差則大失古人立法之意後之君子所當斟酌而神明之若奉行不當猥云古法不可違而古法豈為後人任咎也哉

○朱子曰為學治己

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

君子有體有用所以擎擎不已者其為學治己之方

平日講之已熟一旦出而當官不過本此而推以及人上奉國法下愛民生止盡其所當為於不求聞達於世此皆吾儒分內事耳無異道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

古今之學者不同實為人材之盛衰風俗之厚薄所由繫

有教之責者不可以不審也先聖之意責在學者朱子之意兼在教者此端士習乃所以維風會歟

○朱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

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此言王道洽乎人心也勞猶言治之也天高職覆而萬物莫不覆何私之有地厚職載而萬物莫不載何私之

有日月之明主於照而容光必照亦何私之有王者高明博厚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其無私亦如之奉此三無私以治天下則臨之以分而聲靈遠著臨則兼臨愛之以情而好惡與共愛則博愛廓然與萬物為一體濶平正直宜天下之人悅之真服之至也中庸言莫不尊親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

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道貫古今通天地始

終循環顯微無間其在天下何嘗一日亡然其著於日用倫物與家國天下之閒者或有時而昌明或有時而晦昧或有時而通達或有時而閉塞其不同也真如晝夜之異其時寒暑之異其氣有相反而難以槩論者何也道必待人而行亦必由心而著故二帝三王之治本道而出者也詩書六藝之文載道以傳者也其治平易正直其文簡約真切似若易及者而後世卒莫能及之豈功夫效驗之迹出語立言之致古今有不相類乎亦其所以出治之本心作文之事實其真偽固有不侔耳然則德脩而道凝有德者必有言道果未嘗一日

也○朱子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學以明體而達用也國家於京師首善之地聚天下之上於成均而教育之而

又徧行郡國建立學校之官豈具文哉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格致以窮其理誠正以踐其實舉凡所以內而脩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雖不講明切究而知之而可以待朝廷之用也其期之者大責之者備國家德意可云厚矣

於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然自世衰道微明新之學不明德行道藝教人之法不備上之人選舉是官而

用之者以其嘗從科目中來能博詞藝之譽為足以得人下之人躬膺是任而受之者以其當立規矩繩束毋廢課試之程為足以盡職如此而已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

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蓋在上位不知選斯職者必有主敬致知

摧驕破吝之德。而後可使爲人師。在下位不知任斯職者。必備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無愧爲人師。是以學校之官。雖徧於天下之郡國。而士游其閒。不過工詞藝以追時好。循課試以取世資。相率以此爲事。

至於所謂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

至於脩齊治平之道。學之所以明體而達用者。師未嘗進弟子而學之。弟子未嘗請於師而學之。寂乎其未有聞也。

是豈國家所爲立學

教人之本意哉。

是則舍本而趨末。空文而鮮實。雖設其官。亦徒然耳。豈國家立學教人之本意哉。甚矣。選斯官者。不可以不得人。而任斯官者。尤不可以不盡職矣。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

人各有意。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爲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此言爲治必立綱紀以正風俗也。綱紀者上之所立。風俗者下之所成。天下之大人。各有心。而善治

者。不難總攝其心思。整齊其倫類。俾如吾意所期。則以綱紀立於上。而後風俗成於下也。蓋所謂綱紀者。非有他也。上下之分不定。賞罰之施不公。則無以爲轉移風俗之本。故必辨別賢否。以定其分。察核功罪。以行其公。斯綱紀立矣。至於風俗所以頹靡。由人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耳。誠使之知善之可慕。與不善之可羞。自必勇於爲善去惡。而風俗成矣。夫風俗之成。非綱紀之立。不致此爲治者。其可不知所務者。

○朱子曰。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

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下以趨走承順媚其上。上以崇高富貴傲其下。則驕詔盛

而國事非矣。故惟守賓師之職者。不貌爲恭。而一以責難陳善敬其君。居人君之位者。樂道忘勢。而一以貴德尊士禮其下。如是則上下志交。無所睽隔。興道致治。而德業成。泰運所爲日隆哉。

○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

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我輩當官必先謹名
節飭廉隅自治既不苟矣而更能事上以禮則不傲接物以誠則不欺臨民以寬則不苛御吏以法則不縱推而至於簿書期會之間無不以敬心將之則庶乎可以寡過而克共厥職矣。

學校章句下 凡十
七章

朱子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敬者所以

存天理遏人欲之本也壅闕猶蔽塞也凝滯猶遲留也語言動作見於身者也用人處事施於政者也理欲之起端甚微一念初萌卽當謹慎省察果係天理則敬以擴充使其必行而無少蔽塞果係人欲則敬以克治使其決去而不少遲留推而至於語言動作用人處事無不以是爲裁奪焉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純一不雜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朱子曰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

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爲善爲天理爲惡爲人欲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降之百殃此天道也而又以其權寄之

司牧使於禍福所不及者復有刑賞勸懲以補助之無非欲其去不善以從善而已。
○朱子曰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

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此朱子守漳州時以此勸農也每歲二月春氣

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故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使遞相勸率。以竭力於深耕淺種之意。蓋既富方穀。躋吾民仁壽之域者。德至渥也。州縣長若能體務農重穀之意。以休養而漸摩之。則豐阜之慶和樂之風。不且夕可望也哉。

○朱子曰。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學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私心不可以處事。智計非所以服人。故朱子指示親切。以爲於天下之事。其可者爲之。其不可者否。

之。莫不有天理自然之公。則我必斷以至公。而勿以內顧之故。有趨利避害之心。以偏聽之故。有忌長護短之意。牽於其私。而不公焉。於天下之議。其當從者從之。其不當從者違之。莫不有至誠惻怛之爲。則我必開以誠心。而勿陽若開之。有兼收博採之名。陰爲闔之。有節非拒諫之實。誤作是計。而不誠焉。則德不雜於人欲之私。學不流於智巧之術。其盛大爲何如者。外之接物無妄。內之居心不欺。其光明爲何如者。中外遠邇悅之至。服之真。則皆公與誠之效也。以處大事。決大疑。又何難焉。

○朱子曰。見善明

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見善明者知之真。是平日格物窮理之功用。心剛者守之定。是臨事勇決直斷之爲。明以立其體。剛以致其用。二者均不可闕。而惟取舍之極。既定於中。斯可。否之權不奪於外。故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當爲

者不爲。不當爲者。冒然爲之。則其所謂剛者。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爲狂妄之意。見所激而發。將有過中之行。而失其正矣。甚矣理者氣之決。而精義者致用之資也。

○朱子曰。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

措不苛。而人自不犯。

爲政有體。號令所下太密。則繁擾。故必簡。過寬則廢弛。故必嚴。惟至簡。是在上者。凡所舉措。無苛細之病。惟簡而嚴。是以下亦有所遵守。而自不至於犯法。政之大體。當如是也。

○朱子曰。古之

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

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

此言大臣任天下之重莫急於賢而得天下之賢莫要於豫也。蓋天下之大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重不徒恃一己之長其所賴以

啓沃主心籌畫國是者必待衆賢以相助爲理焉。

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

是故爲治必資於賢而賢未易知也必廣其咨詢勤其訪問於無事之時豫爲取之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於有

事之日別而用之蓋君子知責任之大必將加於己故當其未及用也而豫爲得人之計不急須於倉卒則得以久觀其人不紛惑於利害則得以素精其察其求之心誠則獲士必多其爲時既久則蓄材必富自重者以吾未有勢位而無嫌則盡幽隱以相告干進者以吾無可攀援而不至則無巧僞以亂真惟其久且精也故有以盡知短長而其人之實不差惟其多且富也故可以更迭爲用而其人之才不竭在人者幽隱畢達於我則讜直之言日聞而吾之德無不修矣在我者取舍不眩於衆則聞望之實日隆而士之心無不附矣夫古君子之留心於賢才若是此所以一出而上尊其主下庇乎民功成於一時而遺風餘韻猶令後世稱思之而不已也所謂取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者如此。

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

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

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故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訛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汎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

若今之人則異是。其於天下之士漠不加意。雖或有所求而取於近者。每略於遠。得於少者。每遺於多。備於求者。每失於計。其平日自任甚重大。而待士則甚

輕忽。彼蓋不知爲治莫急於得賢。惟用心於庶務。是以小惠雖施於窮民。而不及本計。威譽雖播於衆口。而未諭士心。蓋當其未有所爲而訛訑之聲音顏色拒人千里之外。天下之士早已裹足不前矣。至於事幾一乘。倉卒莫應。所蓄之才不足於用。乃遂毫無主張。漫不加察。求素所未知之人而用之。欲以冀其有濟也。不亦難哉。此則不能取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者也。古今人之相去。何其遠甚乎。

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

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然則未當大任者不可不先得賢也。明矣。顧欲得賢則自有道。

非可限於一例。拘於一格也。如吾權力所能及者。則察其賢而舉之。禮際所可及者。則親其人而厚之。至於未及。吾左右之賢。有不及舉不及親者。則爲稱譽以表揚之。又或口未及揚。而心則向慕之。如是則不棄於近。不遺於遠。其好之之誠。求之之至。眞覺休休有容。不啻若自其口出矣。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以天下之士尙有小節不拘。片善足取者。復因類以求之。不以小疵掩其大節。不以衆短棄其一長焉。夫其兼收並蓄。曲成不遺。如此此賢才之所以盡爲其用。而天下事無不可成也。

抑吾聞之李文公之

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

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此言人之所以不能求賢之故也。蓋得賢之在於豫如此。宜其殷殷於求賢矣。而人情多不然者。或告以某所有國色。則其心忻然。不憚極力以求之。至告以某所有國士。則其心淡然。不聞先往以求之矣。蓋由好德之心。不如好色之切。故怠緩棄置。終至不顧。李文公之言。信匪誣也。然則在下何嘗無材。特患求之未盡其道耳。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於以留心延攬。加意薦揚。庶無患賢才之不至其前。而濟濟多士。皆爲國之楨矣。古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孰有外於是者哉。

○朱子曰。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此言興利除弊之道。在於用人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者又守令之表率也。惟專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其賞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令之奉行其下者。皆能行事宜民。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

聖人不忍人之心。制刑明辟。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所以情之輕者。聖人乃得以施其畏刑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不少貸。而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表裏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爽。其衡有以極其至密而不遺。其制天理自然之妙。一一皆從未發之天。不偏不倚。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安排矯強。任其私智之所爲也。此所謂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以大本之立爲達道之行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能越於吾心造化之中哉。

○朱子曰。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賞。

此朱

子論備荒之策也。理財用人。國家急務。而以語備荒之政。尤不可不清其源而防其流。夫量入爲出。度支每歲會計。固宜以撙節財用爲心。而官吏轉相侵漁。以欺於上。致有滲漏之弊。則額多而儲少。不能預時積貯以爲備。是以宜塞其弊也。因事程能朝廷推行恩賞。無非以愛惜名器爲念。而無功者冒濫。以圖僥倖。遂有不當得而得之。賞則費廣而恩濫。不能激勵當事以示信。是以宜抑其賞也。二者加意。則財足於上。有司勤於下。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困。而救荒有備矣。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

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

至。古者教始於鄉。故取士亦於鄉。而達之於國。其學校之法。教以德行道藝。選舉之法。則與其賢者能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至懈。其事官無異術。而不至遷其業。取無異路。而不至急於進。故士之在學校者。所志既定。而無馳驚紛紜之見。早夜孜孜。惟以德業不脩

爲懼。而不以爵祿未至爲憂。此學之所以有成。而國家亦得賢能而用之也。後世父兄之所教。與有司之所取。專尙文藝。其於古法。蓋大不侔矣。人材何由而興哉。

○朱子曰。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

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

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胷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

泄泄沓沓。意緩悅從之貌。

古之大臣。深沈不測。平居若無所爲。及當臨事。決策聲色不動。而天下晏如。是豈矯持而倖成哉。蓋由平口訥。謹。碩。畫。素。定。胷。中。是。以。應。變。神。速。無。復。遲。回。顧。慮。非。若。世。人。之。泄。泄。沓。沓。也。

○朱子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

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

罪爲能而不畏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獲上然後可以治民。故守官得上官相知。則無掣肘之嫌。有所

與革無不得請而可行一己之志。然所謂獲上者。非趨承風旨之謂也。必處之有道。循恪共之分。持廉正之操。兢兢自守。不可有失焉。顯守官職業甚繁。而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無辜。失入固爲不可。近世徇流俗之見。惑於陰德活命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可。福其身而庇其子孫。不思罪大惡極之人。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憤。被其害者。或屈於孱弱。而無如何。或墜於上聞。而莫控訴。今幸有司既得其情。又復曲意隱庇。不正其辜。是善良終於無告也。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須體好生之意。守欽恤之訓。毋以鍛鍊爲己功。無以聰察爲己明。哀矜而勿喜。則守官者所不可無此心也。噫。朱子言此。其萬世郡縣之金鑑歟。

○朱子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

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爲政固在於寬。然太寬則事無統紀。奸猾得以任意行私。而善良反爲所害。故必當有規矩。凡紀綱法度。號令科條。皆截然而不可犯。務使奸

民猾吏屏息奉行。無敢玩弄欺蔽。然後省刑薄斂。隨事設施。不至頹靡不振。而人亦實被其澤。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者。其至德要道莫大於此。非一味寬緩之謂也。○按奸胥猾吏。罔上行私。弊端非一如獄訟。則舞文弄法。上下其手。微輪則巧立名色。額外加征。雖有愛民之官。存省刑薄斂之心者。亦爲所蒙蔽。不獲盡知民隱。而良法美意。俱無所施。

○朱子曰。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

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

以民

食爲天。而務農乃所以足食。故曰自然之理。然而用力趨事有勤怠遲速之不同。因之所得亦有多少之異。此皆理之自然而營生謀食者所當勤力趨時。毋或忽而不察也。

○朱子曰。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

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

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

古人之政具載於書讀而觀之如發政施仁懷保惠鮮必先於四民之無告者其爲慮至詳且悉乃去古遠而法令爲具文彼爲吏者不能以實心行實政即常平社倉所以賑恤窮民最爲切務而條畫精

明綜理纖密未有見其人者蓋彼惟是賦斂誅求便可塞責此外則飽食而嬉無所事事焉吁可慨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

謹重

周密卽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古之名將成大功顯大名者不少矣然要皆謹重而不虛憊周密而不縱忽所以平時則紀律詳明臨敵則止齊有度乃能立功以成名也如吳漢朱然終日飲飲常如對陣其視恃才傲物之劉琨得失不較然乎。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七

朱子

君子章句上 凡三十
九章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故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

法者人道之則。義者天理之宜。君子之身循法義而行之。固不過爲詭激以求苟異。而亦不曲爲依違以求必同。夫

是以異非戾俗。同非徇衆。而所行罔不臧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

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辭受者取予之宜。出處者進退之節。士大夫爲人望所歸。每視其所處以相則。故辭受出處不獨一身之事已也。廉退則風俗化之而盛。貪汙則風俗傲之而衰。得失之間。所關非細。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

子曰。反己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

學以爲己。君子何嘗有願外之心。然誠反諸己而實求所爲學。則日積月累。諳練久而涵養深異。時才全德備。充於中而信於人。自不患於不達矣。然則

人亦求其在己而已。

○朱子曰。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

人孰不貪富貴而慕榮顯。然有定分焉。固非貪慕之私所

得致也。人孰不惡貧賤而畏禍患。然有定數焉。固非巧力之能所可辭也。人亦修身以俟命而已矣。

○朱子曰。先儒解孟子詘詘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疏遠卑賤之人乎。

人惟自足其智，故不嗜善言。先儒解詭訛二字，正是此意。今世士大夫多不免有此氣象，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即平日素

所親知，尙不見信。況其疏賤者乎？夫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雖有愛人憂國之心，亦何濟於天下事哉。

○朱子曰：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

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彰善癉惡爲政者之急務，若不問其理之是非，情之曲直，而一體待之，則是善者孤抱其志，常不得伸，而無以爲勸，惡者行險徼幸

可圖苟免，而無以爲懲，以此爲能持平，乃所以大不平而失權衡之道也。然則賞罰不行，果何以合人心之公哉。

○朱子曰：爲學與爲治，止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內聖外王，其道則一，故爲學與爲治，只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今日之所存。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哉。

○朱子曰：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純，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

或未必能無所愧也。聖賢之學，有體有用，行藏各得，彼夫優於行而政未必達，則有體而無用，或精於政而行未必純，則有用而無體，即兼是二者，而又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未能無愧，則用行舍藏，何以各得其道乎？世之學士大夫，能全此者

蓋鮮矣。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

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

論天下事者，當視己之所處爲何地，與所論之事有時勢之不同所

昔之人有親疏之各別。而後爲或淺或深之論。則既不失言。亦不失人。既不出位。亦不曠官。而持論平正。條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然此亦視乎吾之所學何如。若平日求道未至。見理未明。是無以自信。何以信人。與其尙口。乃窮。毋寧退而自求。緘默以遠禍也。此論事之法也。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然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

君子之去就。凡以爲道計也。道不合而去。正留其道。以有待。冀異時猶可爲也。若不合矣。而苟就焉。則今此未必得行。而後此復無所望。身辱而道與之。

俱辱矣。如之何其可哉。

○朱子曰。予維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

人之所許。而未有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形性出於一原。則人物皆爲同體。豈可漠然而不相關。惟盡性之君子。能充惻隱之端。使廓然大公。而不

以自便者。傷其本然之心。故推己及人。因人及物。思所以安全之者。無念不然。無時或息。當其未得志時。責不在我。若禹稷已飢已溺。所謂愛之溥利之周者。固限於權之不屬。無可如何。然時勢雖或有限。而目前亦可自盡。即以愛人論。若家有餘積。貧乏當調。鄰里鄉黨。未必無望。恩者。彼原思辭祿。聖人尙爲通其惠。而所許可知矣。倘以不出位爲戒。揆之於義。原自無害。仁人之用心。勿以有限自諉可也。

○朱子曰。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既爲臣子。則此身者。君之身。艱難險阻。惟君所

命。凡吾職分所當爲。皆不容稍自暇逸。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自佚而不效盡瘁之誠。夫豈臣子之理哉。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

當疑者反不察也。

此朱子示人精義之學也。天下道無兩是。平時剖析極精。然後有以取決於臨事之間。而不至爲是非所亂。今兩是相持於胸中。則未能明理。何以處事。所以臨事依違多所疑惑。而於所當疑者。反冒昧行之。而不及致察焉。終

於無一是而已矣。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朱子曰。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

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學所以爲

己也。君子爲學必用莊敬涵養之功。以自立於根本之地。而又講明義理。助益見聞。故口之所誦皆正業。而無異說之潛心之所處有常分。而無他歧之惑。至於希世取寵之事。非理之正。非心之安。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爲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及蓋學問無窮。終身莫竟其業。一有干時之念。則志必不立。功必不專。而學俱非其學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

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

矣。文以載道。道者文之根本也。道發爲文。文者道之枝葉也。是故其本盛者其葉茂。其理足者其詞腴。如六經之文是也。今之人不能求其根本。而欲自飾其文詞。以求合乎道。是道與文爲二。而文自爲文。道自爲道矣。奚可哉。東坡之言固未足以見道也。

○朱

子曰。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

莫或知其非也。

爲學所以學道也。道非空虛之物。亦非迹象之爲。自世莫知所適。高者崇尚虛寂。卑者沈溺浮華。沿習既久。且以爲道本如是。而莫或知其學之非吾道之孤。可勝慨哉。

○朱子曰。不肆焉以騁

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

制於外。乃所以養其中。人能收斂檢束。言動之間。不至縱肆。以馳逐於外。則本心全體所爲虛靈不昧者。便存而不放。

存則理得。而性中固然之善。自有知之明。而好之篤者。爲善之情。亦從此生。生而不可已矣。故曰敬者德之聚也。

○朱子曰。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

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士之習科舉者。非不以孝弟忠信爲美。而娓娓言之。但用之於科舉。則志在於獲售而已。若能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不託空言。而有躬行實踐之功。則言行兼修。又何有科舉之累哉。

○朱子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然微細處。亦不可忽略。因循怠惰。

我輩當官。以清廉謹慎自持。此實本分內事。固當如此。然常觀人於公事微細處。每

多忽略。不肯留心。其弊遂至因循怠惰。而不振。是亦不可不察。惟能自立其大。而又克勤於其小。則更善耳。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

而已。

出處者。應世之大節。語默者。立身之大防。二者皆不可苟。而或出或處。其人若不相謀。或默或語。其時亦難一致。則此中固有不可盡同者。然以其不必同也。而謂出者一道。處者又一道。語者一心。默者又一心。可乎。蓋亦有不得不同者。惟歸於義而已。然則

當出而出。當處而處。時語而語。時默而默者。精義之君子也。不同者。其迹無不同者。其理也。

○朱子曰。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

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此言失身之害大也。一失其身。則人不以爲人。而仇怨之。且憎惡之。其始雖蔽於欲而迷。然而本心還在。後必有時而悟。

所以無往而不困耳。是故君子必謹小慎微。以守其身。若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特使人怨惡而已。戒之毋一時失足。貽憾終身也。

○朱子曰。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

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此見名節

當惜而示人以知足之意也。國家命官詔祿，自有定分。官卑而祿薄者，雖不快意，然而自思較之一介寒士，以區區之身，仰給於人，得此不已，泰乎。倘不知足而生覬覦之心，恐所得無幾，從此壞名喪節，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然則一命之士，慎勿急於躁進，以貽無窮之悔也。

○朱子曰：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道之將行將廢，命實為之。故屈伸關乎時運也。區區人謀，或使或尼，豈能為力哉。守道之君子，其必有以自處矣。

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哉。行藏安於所遇，故人生各以時行也。若必有挾，乃可以仕，則世之希榮慕寵，違道干譽者，何所不至哉。

○朱子曰：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朝市膠擾之域乎。學問既足，方可任人家國之事。故古之君子必量已

而後入官，至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山林之事小，市朝之事大，今身處山林，尚恐識力未精，於事之來不能自主，況市朝之域，百務繁雜，利害攸關，能免不為膠擾乎。士固有不學求仕，至於敗檢覆餗者，良可歎也。

○朱子曰：賢人君子立

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賢人君子立其朝，則思行其道，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故念有所獨迫也。居其

位則必業其官，不肯一日曠。職有大小而仕宦一也，但隨其分在己之職，故雖有所不避也。

○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職有大小而仕宦一也，但隨其分以盡所當為，而不以得失為念，則

無往非安身之地矣。苟存一患得失之心，是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尚可言哉。

○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讀書明理，不為私欲所累，胸中

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皆可聽其自然。而隨遇而安，無與於己，能如是，可以希聖賢矣。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

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平世無事幾之變下位爲易稱之職士遭其時處其地視天下之事眞若容易幹辦無足爲者及其身居

大位任專責備兼以事會之來前迫後畏安危治亂之機忠邪枉直之辨一舉手而多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量大便覺無下手處蓋經權常變皆有至當不易之義理專執已見不得而出處語默關於知言養氣之學問臨時依違亦不得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

○朱子曰學仕是兩事然卻有互相發處。

學以治己仕以治人原是兩事然明德必兼新民則當其學也講求是非亦所以資仕之用行義無非達道則當其仕也考據得失亦所以驗學之成蓋

實有互相發處也。

○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人倫莫大於君親生我成我其義一也故以身事君

則此身爲君之身猶事父也東西南北無不唯命理固然耳敢以王事鞅掌而生畏避之念哉。

○朱子曰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

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沈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

有材之士生於窮荒下邑誰肯過而問者卽問之矣而且以國士號稱知己曾有幾人固

宜無以自振也況彼知自貴重斷不苟且功名希世求合或隱於簞屨或終於焚庫士師三黜抱關食貧有陸沈以終老已耳安能及究其所有乎。

○朱子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

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

此慨

後世仕進之不正也士莫重於始進始進以正而處有守者出亦有爲自周道既衰朝廷論官已失其意草野編民亦乏常產而徵幸之風起矣然士有恆心何至隨風而靡乎乃教化不興士不知學於是或不安貧賤而以金玉錦繡爲心途務爲干進竊取羣言有若剽掠

補綴麗詞。有若纂組。揣摩極工。祇以希榮名。射厚利。而道德之蘊。無有存者。風斯下矣。原其心。蓋本於俯仰無資。寒餓難緩。始迫而爲此。其不獲已之故。猶自知之。或相與諒之。而其後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更以此爲能。而誇耀一時。轉相慕效焉。士風尙忍言乎。有志者所當以求志達道自勵耳。

○朱子曰。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

急於仕宦者。不安時命。所以供職不稱。而所守亦失。

若夫遲速聽之適。然居一日之官。則思稱一日之職。吾盡吾心而安以俟之。此爲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堅其所守者也。

○朱子曰。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出處乃士人立身之大節。

不可以或苟也。進以禮。則無苟就之心。揖讓辭遜者。禮之實也。退以義。則無貪位之念。果決斷割者。義之用也。此難進而易退。君子所以得出處之正也。

○朱子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

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

聖賢不以潔身爲高。而以忠君愛國爲志。故朱子論之。以爲士大夫出身事主。將以平昔之學。見於致澤之用。則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而於吾身親見之。倦

倦然望其諫之行。言之聽也。至於諫不行。言不聽。不得已而潔身以去。固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古之聖賢。樂天知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若孟子之致爲臣。而歸猶三宿。而出境。其纏綿委曲之苦心。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可謂至深篤矣。苟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寧非深願。固不以潔身去國。衆望所歸。苟得一時之虛譽。沾沾有所喜於其心。而輕去之也。然則士之愨於其君者。未聞聖賢之大道。而爲人君者。於去國之臣。亦當諒其不得已之實哉。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

也。自古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相入，冰炭之不相容。若雜居並用，勢必分門角戶，彼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而各懷疑心，日夜慮此至熟矣，必無交相爲疑，而可以參和調停，終不潰決四出者。此無他，邪正無兩立之理所必然也。

○朱子曰：

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

正道衰息，異端蠱起，人皆習爲偏蔽之論，而吾黨甚孤，正當凡事詳審，不至疏

略以啓豐，加之審慎，不敢輕易以召悔，委曲之苦，心務積誠以孚衆，調護之全力，總衛道以匡時，使彼雖欲指我之隙而議之，而我無可議之處，乃爲盡善耳。若輕發妄動，或過爲激烈之行，則我之所以自處者，未善，豈足爲名教之干城哉。

○朱子曰：

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

方睡而弊之之速也。

言欲去奸邪者，必當絕其根源，乘其勢之未成，而早爲之所。如人之伐木，翦其枝葉，則未幾而復萌矣。不若斧去其根，則木無復生也。如人之壅水，捍其波流，則奔衝而必決矣。不若直塞其源，則流無所出也。如人之逐虎，

鳴金伐鼓，束甲揚戈，羣擁而譟呼，則逼虎而必有所傷。不若乘其方睡之時，掩而弊之之爲速也。知伐木壅水之說，則拔本塞源之道得矣。知弊虎之說，則防微杜漸之理豫矣。去奸邪者，不可不知也。

君子章句下

凡三十
九章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

讀書則必訓說以明其理，然或妄自臆說，而不潛心昔聖昔賢之旨趣，則有離經叛道，而或陷於異端者矣。故以謹訓說爲先也。修

身必有規矩以立其則，然或馳思高遠，而不切求下教爲己之實功，則有凌躐無序而反至於踰閑者矣。故以循規矩爲要也。謹之循之，而讀書修身之道得矣。

○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

深恥之。

身體力行方為篤實之學若徒精其誦說而返之當身毫無實踐是不過口耳剽竊之功以飾人之觀聽而已君子蓋深以為恥而必求躬行之有得也

○朱子曰有善龜之智而處之若愚

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

有著龜之智能燭物幾先矣而處之若愚者恐其傷

於察也。有河漢之辯能滔滔不竭矣而守之若訥者恐其近於躁也。胸有雲夢之富博學多聞矣而不以自多者恐逐末而遺本也。詞有黼黻之華文章摛藻矣而不易其出者恐務華而鮮實也。此皆嚴於自治之學也。

○朱子曰論事祇當

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是非以勢言之則有利害然吾人處事止當以理為斷是則為之非則改之而利害初不暇計也若一計利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事之當為

與不當為是入於小人徇欲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理之正矣

○朱子曰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麤疏

人之資稟不同謹密者篤厚有餘而強毅不足故多退避俊快者明敏有餘而敬慎不足故多麤疏

學者當知剛克柔克之道也

○朱子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

自取

人之善惡其類既分故天之所報亦異然則禍福之來豈非人之自取乎為不善者可以知所懼矣

○朱子曰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之言也

孟子

曰恥之於人大矣蓋以恥者人所自有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人自是不可以無恥若引羞惡好義以為言則似恥因羞惡好義而後有便不喫緊著力非所以示人之意亦非所以自勉之心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固

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

處天下之事不可失之太急尤不可失之太緩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故多致敗然使見幾不蚤遲留猶豫坐失

事幾之會。以至於不可爲。此又智者之所深懼也。然則欲奮迅以圖功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未可以一概論矣。

○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無所爲而爲之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義者天理

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徇人欲則日流於汙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於此。故曰。儒者第一義。

○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

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果欲聞過。則於人之言。不論虛實。但當一一聽受。斯

人亦樂盡言以相告。若必計較辨爭。則未免有聲音顏色微見於外。大非喜聞過之意矣。人亦孰肯觸其忌諱而進以逆耳之言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

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

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怠氣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

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矣。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慾者。拘於記誦。其

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者。蓋由士之質性醇慾者。既以記誦爲口耳之學。士之資稟敏秀者。又以詞章爲黼黻之華。驚未忘本。是以在天之理。莫能發明。而在

人之事。無以自見。其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惑之。而理非其理。管商得以其術中之而事非其事。豈彼之能病我哉。實我自受其病。而何惑乎去道之遠也。

○朱子曰。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

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一時流俗之毀譽而惟欲

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

屈於當時者伸於後世以公道自在人心也後世苟不公則至今無聖賢矣歐陽子之言卽所爲事久論定者也君子鑒乎此故立言制行不以一時毀譽動其心但求免吾心之愧悔初何計流俗之是非亦曰

後世至公久而自定也爲善者可無懼矣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

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性一則道一古今聖愚非有異也但能篤信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則天下無難事矣況性中有善乃人所本有者爲之更何難乎孟子之

道性善必稱堯舜卽此意也

○朱子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

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通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

聖賢之言本以明道

大抵平易切實而其工夫自有次第必殫精詳剖析之功講明義理而循序漸進不立異以求合庶爲得之今之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日趨簡易而憚詳其曲折樂言渾全而畏析其精微其於天理之本然毫無所見而墮於偏私各立門戶競分彼我使道體分裂怪誕百出所求既皆不合而所論又皆不公人心學術之患莫大於此正吾道所深懼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

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

也。知覺運動者氣也。仁義禮智者理也。氣蘊而理精也。學者於此。苟能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則必有以全乎天之所賦。而踐形盡性之功。自不容已。不然。是以有生之同。而反自陷於禽獸。不自知己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于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聖學不明。士子不知本務。

惟以讀書便是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綴拾文詞。爲釣名干祿之計。以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昧。事愈勤。而心多雜。則愈放。詞章議論愈甚。而內之無補於德業。外之無濟於事功。其去古人。也不逮遠甚。是豈書之罪哉。蓋古人用以修德業。而今之讀者。以釣聲名。古人用以立事功。而今之讀者。以干利祿。所學已盡失其本矣。欲其爲希聖希賢地也。其可得乎。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此言君子窮理之學。所以爲應事之本也。異端守禪。

寂而無適於用。流俗急功利。而頓忘其本者也。德以修諸身。業以施於世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苟不先明乎理。當事機之來。而始求所以應之。將有不及察而失之遠者。故必以明理爲貴也。理明則不爲異端流俗所惑亂。而久大之德業。可以立矣。

○朱子曰。學者子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務爲巧語以說人者。專於爲人。其心已僞。況機變之至。邪僻險怪。將無所不用其心。其爲易入邪徑也。孰有甚於此乎。

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矣。

志士固守其窮，常念奮不顧身，置溝壑而不悔，學者能時存此念，則見道義爲重，死生爲輕，而計較

之私，自有所不暇矣。夫至於死生不動念，況其他乎？以是知吾人爲學，志不可以不立，而守不可以不固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

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

遠矣。

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乎此則入乎彼，故日用云爲之行，同而公私邪正之情，異。彼夫大公無我，循理而用情者，聖賢之所

不能以髮矣，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懸絕，且昭彰於天下後世，而莫能掩也，可不慎歟！

○朱子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

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事物爲外馳，則遺乎外矣。務博觀者，專事乎外，而以內省操存爲狹隘，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充其用，而致知者必以存心立其本，此

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缺一不可者也。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

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今之談經者，多執己見，以爲說，而不體聖賢所以立言之意，故有四者之弊。如理本卑，乃抗之使高；理本

淺，乃鑿之使深。至於推近爲遠，使明爲晦，皆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欲表章聖學，慎毋蹈此弊矣。

○朱子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讀書必先立志，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若立志不定，而中無所主，游移遷徙

之見日生。覺於聖賢言語全無入頭處矣。如之何其可讀書也。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

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止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

無容心焉。凡人之身，有是物必有是則，此乃與生俱生，天之所付，而非人力之所能與也。所以人當講明此理，而不可昏謹守此理，而不可棄。若夫榮悴休戚，乃身外之物，惟聽天所命而已，不必容心於其間也。人能明理以貞，遇則幾矣。

○朱子

曰：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

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

古人讀書，務為窮理修身之事，皆切近而篤實。自秦漢以來，士之研

求乎聖賢之書者，類皆記誦其言，剽竊其旨，日趨於詞章之學，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急務。而過高者，又浮慕自然，絕下學而棄詩書，相與馳騖乎虛無詭誕之域。二者之蔽，鋼雖有不同，然其為無用之學，則一也。其於古人崇實黜華之意，胥失之矣。

○朱子

曰：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

學以為己，凡致知力行，皆當實求有得，而名譽之來，原不

可計。自儒行既衰，而篤信潛修者，十無一二。浮慕虛聲者，十常八九。則趨向差矣。學必觀其大凡，內聖外王，當堅自期許，而文章之著，豈所用心。自正學不傳，而治心養性者，厭為迂疏，摘藻工詞者，不憚勤苦，則用功失矣。此其好名之多，為文之力，何關實學。蓋亦鄉黨間傳習好尚，後竟流為頹風，其弊遂不可止耳。願安得好修之君子，與之勵崇實務本之學哉。

○朱子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

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其於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此勉困學者之急於用功也。孔子言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也者。所行欲求而未能之謂也。願質雖困而未嘗不可學。知困而學焉。以充長其所不能。知不能行。困學者所有事也。此其爲心苦而爲功亦已下矣。然能百倍其功而從事於斯。則氣質亦能變化。其所成就尙不在善人君子之後。若果於自棄而不從事於斯。則愈趨愈下。竟與下流之民同歸。無復回頭之日矣。夫下民之去善人君子遠矣。均此困學之人。而動惰一分。其成也。若此。其流也。若彼。何如是霄壤也。所爭止在學與不學耳。二者之閒。惟人自主。學願可不勉哉。

○朱子曰。凡事求可。

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聖賢之事。未嘗不求其可。功未嘗不求其成。然皆出乎天理之正。斯爲可貴。若但知欲求其可成。而用智謀以圖之。

不循義理之正。雖或僥倖成功。於事未必無濟。而機權術數之施。終非正道。同聖賢之所不爲也。

○朱子曰。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

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

聖人之書。其立意微妙。其措辭簡約。學者當潛心研索。而明其宗旨。識其本意。苟爲不然。憑一己之私見臆說。以亂之。未有能當者也。然則聖人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學者其可以

虛解乎哉。

○朱子曰。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

求而愈不得也。

古人爲己之學。切近真實。無多言語。要在身體而力行之耳。今乃不務其實。而祇求之文字之閒。亦已汎矣。而又心無定見。宜其愈求而愈遠也。又安望今人之能古若乎。

○朱子曰。夫世俗無知。

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聖人之道。聖人之學。至精至粹。美之極也。而無知之徒。既自棄而不以爲美。是必欲天下俱無道。俱不學。盡知己之所爲。而後快焉。其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無所忌憚。一至於此。可懼之甚也。○朱子

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此欲人知所以善其經濟之用也。士出而任天下事。必思所以立事之道。而所以立事者。亦視乎其立志何如耳。立志遠大。故所成亦遠大。然無才以運之。則無以爲設施之資。何以濟其志。卽有才矣。而術或不善。亦無以全乎

時勢之宜。何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此欲人知所以善其經濟之用也。士出而任天下事。必思所以立事之道。而所以立事者。亦視乎其立志何如耳。立志遠大。故所成亦遠大。然無才以運之。則無以爲設施之資。何以濟其志。卽有才矣。而術或不善。亦無以全乎

豈機械變詐。愚弄人情。若莊周所謂狙公之朝三暮四者哉。亦以人情物理。難以執滯。而所以處之之方。不無委曲之妙用而已。○朱子曰。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貧乃士人之常。然貧也。非病也。唯當益堅所守。不墮於末路。庶無失此固窮之訓而已。苟不能安貧。何以學道。君子之所以憂道不憂貧也。

○朱子曰。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學問之道。本以求放心也。今乃不唯不能治其心。而窮年矻矻。驚外馳逐。了無止息。而反爲心害。是豈不爲昏惑之甚乎。

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汎汎。徊徘徊豫。以老其身乎。時不再來。寸陰足惜。有志之士。正當及時而勉學。豈可優游歲月。猶豫不斷。以老其身乎。若老。大徒傷。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

凡物皆道之所寓。游藝亦學者工夫。而古人又有玩物喪志之戒者。乃爲專求多聞而不切己者言之耳。學者逐末而誇多徇外而忘返。

心之存焉者寡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忿怒暴發於一時。勢如火之方張。難以遏止。不痛懲之。將有忘身以及親者。故當如救火之急。卽時撲滅也。私慾迷戀於平日。勢如水之浸漬。

潛滋暗長。不嚴窒之。將有玩溺而不返者。故當如防水之決。隨時壅塞也。此治其末之方也。若正其本則未自治。是在學者加勉之矣。

○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

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

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當無窮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盡識之。此卽求之語言之間。尙不能必其皆合於理而無差。況實體之於身。見諸事業。而能悉合

於義理而無失哉。此君子所以務窮理以爲躬行之地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八

朱子

德行章句上

凡二十
九章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固非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

德行之於人也。皆性所自有。不假外求。道所當爲。不容他議。故以是理而自得於心。則謂之德。以是理而實體於身。則謂

之行。固非有所矯揉造作。增益修飾。以美乎觀聽也。要亦全乎天所與我之理而已。誠能實用其力。以進德砥行。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治人。以及天下國家。無不本於此焉。此可知德行之所係甚大。而古人立教。必以興德行爲先者。職此故也。

○朱子曰。

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

驚遠而忽近者。好爲苟難。不知學者立志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以遠大自期。然究之聖門教人。何嘗日事高遠。今觀其所以親切指示者。極平常

而易。欲人敦倫。第與言事親事長而已。欲人存誠。第曰心必盡言必實而已。論主敬。第以爲操則存舍則亡。語詩書。第以爲文宜學而習。以時皆下學事也。至於性天之本然。神化之能事。所謂學問之全體。則未嘗誨之。諄而語之詳者。蓋能盡下學之功。自然漸進於上達。

可以不必言。未得下學之要。卒然難幾乎上達。又未可以易言。學者何必驚遠爲哉。

○朱子曰。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

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

也。三代之教。先德後藝。故藝成而下。然雖云末技。而猶皆有實用爲生人所不可闕。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類。其法制詳密。足以治人之心。身養人之血氣。而優游涵泳。俾漸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人立法所以成就人材。厚培風俗。而世務以濟。太平可興也。後世匪惟德

不足觀。而藝亦無適於用。欲其風之古若也。胡可得哉。

○朱子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

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

此卽說命之辭

而解之也。說命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蓋言人之有師。師其德也。天下之德原無一定不移之師。惟德之善者。我即從之以取法。則凡聞道先乎吾而爲有善者。皆可師。不計其爲何人也。人之自求主於善也。天下之善本無膠於一定以爲主。惟專一其心以求善。而虛而能受。則爲衆善之所歸。而其所取無一不善。亦難量其積累之功矣。人能自得師而樂善無窮。豈非德之盛而善之至者哉。

○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當

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

大學之教人。治心修身者。成人有德。是爲進德之本。小學之教人。灑掃應對者。小子有造。是爲造道之末。二者皆當然之

事。至於二者之所以然則理也。夫本精也。末麤也。然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惟由小學而大學。以盡下學之事。則上達自可馴致。而理焉有不一者哉。

○朱子曰。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

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激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

古者教民以德行道藝。使之躬行而有得。明達而和諧。辟雍鐘鼓之地。造就多方。而後賢者能者一出。而皆爲棟梁之用。何其法備而意深也。今之

爲法教非不詳。取非不審。乃至激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夫在教者取者之意。豈不有賴於其用。而彼見夫要吾之爵祿者。率皆空言無用。則吾所以取彼之意。固無暇復思矣。端士習者。可不自上哉。

○朱子曰。秦漢以來。

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

古者道學昌明之日。學者皆知修身理性爲切己之務。自秦漢以來。道學失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則不知聖賢用心之所在。無由自得於語言文字。

之表。此有道君子所以深以爲憂。然亦何嘗束書不讀。坐談空妙。徒憑虛而臆說。爲可徼幸於有聞哉。此以見聞道之難。而道學之不可以無傳也。

○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

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慢暴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

道不遠人。卽身而具。理不外事。卽事而在。故古人施教。當其能食能

言在孩提時。便有訓導整齊之法。況家有塾。黨有序。途有序。自出就外。傳以至於成人之日乎。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皆不遠人以爲道。不外事以求理者也。教者學者。一遵是法。安得不德進業修。使慢暴放肆之氣。自然不設。身體而淨盡消融乎。

○朱子

曰。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

學問之道不外知行。而必以知爲先。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功不_一端竟。而行則惟期其篤。更無他端。所以然者。理有巨細精麤。或察於巨而遺其細。別於麤而失其精。卽是理有未窮。無以爲力行之地。必於學問思辨之功。層累遞進。而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知日進於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觸處旁通。而卽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真誠無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此聖人之教人所以先致知也。

○朱子曰。

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作聖全視此心。此心未能如聖人。故見理不明。無所爲持循之準。而率其意之偏。遂至於太過不及。而不自知所爲。必學以明之也。若吾之心已能如聖人天地之心。則明無不照矣。而又何事於學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

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

先達之言皆所以發明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意又無非推究天地之理。學者必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之所在。必因其意以達天地之理之所在。循循然自淺及深。由近及遠。工夫當有次第。非可欲速迫切而妄希捷得於

旦夕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

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及夫漸漬既久。經歷既深。審熟詳明。不失之躡

等不託於空言以馴致乎深造自得之候然後理明心正而天地聖人之心亦即於此見焉此循序漸進之效也蓋必如是而學始能有得非固畫於淺近忘乎深遠而舍己心以求聖心棄吾說以從前說也凡爲學者可不共知此意哉

○朱子曰易

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卽有此象有此象卽有此數

各隨問者意所感通

大易一書具有義理象數而原聖人同患之心祇欲人因卜筮而知吉凶耳然易書既作而其立象盡意繫辭盡言之理則又精微無所不入廣大無所不該而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此豈聖人之初設哉蓋太極兩

儀本天地閒自然之理而理以象呈遂有陰陽老少之分象因數顯遂有七八九六之別故人以著龜問易易皆能隨人之意而感而遂通焉蓋卜筮之法雖究極象數之閒而象數所在莫非理之所在也

○朱子曰玩得聖人垂示

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於我矣

詩三百篇貞淫美刺不一其旨大抵皆古聖人所以垂教萬世勸其爲善而戒其爲非讀詩者玩得此意則知詩之大要歸於得其性情之正初無他旨而其用在於我矣

○朱子

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欽敬也尙書中開卷第一義者蓋敬之爲用無所不包也

讀者苟能深味而有得焉則修己治人之道俱在其中而書之全體不外是矣

○朱子曰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日祇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

義悉晦矣

孔子作春秋明王者之大法昭萬世之大戒是春秋者正誼明道之書也讀者須得其褒貶刺譏大義凜然如秋霜之不可犯若但以齊晉霸業區區而較其優劣則反成謀利之私而失春秋之大義矣

○朱子曰學

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

學者當沖虛以居心傳習以考業若自足則不復求進無師則無所就裁

然師又非能代我而爲之也。仍視乎我之知所以學耳。苟未知所以學師亦未知之何矣。

○朱子曰。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

應。疑貳則差。

先王之制爲卜筮也。至嚴而不可戲渝。至敬而不可玩忽。要在虛其心以聽決於鬼神。故心專一則鬼神亦報以專一。而無不應。心疑貳則鬼神亦報以疑貳。而遂有差。蓋卜筮之法皆實有是理以兆於幾。先無非誠之所爲。非如後世

緯術數之學也。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小學雖爲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此。若義理之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序以求之。則操功約

而獲益多。由此而至於聖賢不難矣。

○朱子曰。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

亦須有補於後世。

聖賢垂教。凡以拯溺也。吾人生聖賢之後。於遺教幸有所聞。安可不推之以拯人心之陷溺乎。即使吾道風伸。自關時運。不得大行於當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拯溺之心。以對聖賢而已。

○朱子曰。

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故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體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則略知大概。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是近

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

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有疑而問。問而啓之。則言易入。而理易明。此師道尊而學術隆也。後世師弟子之設立之學校。使之羣萃其中。師之

所講。有不待弟子之疑而問。而弟子之聽於師者。又非其心之有所疑焉。則雖有學校之設。不過講堂。舉比。汎然聚首。以作一時之具文耳。豈古人設師傳道授業而解惑之意哉。甚矣學校之衰也。

○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

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孔子之書，切近平實，而包括無遺。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欲人操存此心，而涵養夫德性而已。孟子之書，雄快明辨，窮極底蘊。其所以示人者，類多欲人體驗四端，而充廣其本然之量而已。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策。

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方版也。策簡也。聖賢之言，具載於此。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竭盡而無遺矣。又有近世先覺之人，爲之指其門戶，以引其入，表其梯級，以策其進，諄諄不已。而先後之學者，遠稽聖言，近習

師訓，由是而之焉，慮不迷於所往，而進道無難矣。乃世教衰，而人不知學，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

成我者師，輔我者友。吾人爲學，苟無良師，則就正鮮資，誰

爲傳道而授業，故當以得師爲急，苟無益友，則切磋寡助，誰爲勸善而規過，故當以擇友爲難也。

○朱子曰：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

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讀聖賢之書，而無得於心身，猶未免書肆之譏。況所讀非聖賢之書哉。既

不足以自治，乃欲以之道人，望其化行俗美，必不得之數矣。學者毋自戾，獲於聖賢也。

○朱子曰：世閒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

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護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

其心矣。

義利之介，乃君子小人所由分。君子必不肯爲小人，小人必不能爲君子。蓋其中之所喻已定，正如冰炭之不相投也。而近年一種議論，欲調停於二者之間，則係言利復附義而出之曲，爲回護以售其說，既難自託於君子，而究不得自掩其小人，其心

勞而日拙，抑已甚矣。則亦何益之有哉。

○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鑿飲，久而漸有得焉。則目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

平易者下學之規，高深遠大者上達之境。理本相通，而教必有序者也。人惟馳心於高遠，故於平易之地，每忽爲不足，爲不知。自平易處能講究討論，以明之，積慮潛心，以思

之優柔鑿飲以養之，至於積累功深，會心漸遠，將愈見其理之高深遠大，而不可勝窮矣。蓋下學卽是上達之基，學者不可好高而躐等也。

○朱子曰：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

不然，則解釋文義何爲。

聖賢之書，文辭字義無非道之所在也。學者講究討論，解釋精詳，務使字義之間，各得其指趣歸宿者，正欲緣文察理，有以知道之所在，而語其所以然耳。若道之不察，而沾沾以解釋爲能，則流於訓詁章句之

學矣。君子奚取焉。

○朱子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

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

爲學必有其序，修身爲本，爲己而後，可以及人也。窮理爲先，達理而後，可以制事也。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蓋論孟之書多示人以爲己切實工夫。學者體驗而有得焉，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次及諸經。經中所言之理，精蘊畢具，讀之可以窮理。然後看史，則史所載之事，是非得失，瞭若指掌，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也。此學之序也。

○朱子曰：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

近名之心，勝則凡所學未免徇外，爲人而無近裏切實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勉其務實，而少近名。庶本原既正，而德業可成，斯爲佳耳。

德行章句下

凡三十
二章

朱子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

天道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所寓。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德所形。學者但就其閒體究。則知聖人之教隨處皆可靜會。亦如

天之不必以言語求也。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

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理宰乎物。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其精蘊。莫詳於聖賢之書。學者所當由是以求之。若欲簡約。而可以易知。易守者。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蓋四子之書。切

近精實。天下之理無不在其中也。

○朱子曰。學貴適用。

古人爲學。內以治其身心。而外以措之國家天下。要以適用於用者爲貴耳。若不適用於用。而徒爲口耳誦說之學。是猶之乎未學也。曷足貴哉。

○朱子曰。自

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聖賢教人。本有次第。孝弟忠信。莊敬持養。學之始也。既端其始。而又博覽精詳。以履其實。而致其知。則爲學之序得矣。然理本易簡。其端初無難知。而及其至。有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是故學非推測而知之難。而躬行心得之難。至於知行合一。則文章性道。一以貫之。此子貢於得聞性道後。而深有歎也。

○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經者載道之書也。辭者所以達乎意也。辭不得。則意不明。故學者之

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然則辭。其可忽乎哉。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

暗則難測。

此朱子論知人之法。而推究於陰陽善惡之分也。天地之間。理不能不乘於氣。而氣有陰陽。氣之自然卽理之自然也。陽氣發舒必剛剛者暢遂直達必明明者無遮蔽障礙則易知。陰氣收斂必柔柔者消沮閉藏必暗暗者多隱匿曖昧則難測。

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承上文言陰陽自然之理

本皆如是。是故易之爲書。所以道陰陽也。聖人有見於其理。而作焉。遂以陽之象爲君子。凡言君子者。皆取諸陽。以陰之象爲小人。凡言小人者。皆取諸陰。蓋幽明本無二理。造化之與人事。未有不相通者。而萬物各肖其形。善惡之與邪正。未有不從類者。聖人之所以通於其故。而類其情者。洞晰明白。無毫髮之差。百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莫之能易也。

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

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澁。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虵。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易之爲記。昭昭矣。朱子自謂竊推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焉。君子剛明而易知。凡其心體光明。品格正大。氣象疏暢。處事洞達。如青天白日。人皆得而見之。如高山大川。人不得而蕪之。如雷霆之有威。可畏而人不可

驚。如雨露之有澤。及人而功不尸。如龍虎之縱橫變化。可以推倒智勇。如麟鳳之溫醇精彩。可以羽翼文明。要皆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其人必爲君子。何也。君子稟陽之德也。而所謂小人者。則柔暗而難測。依阿以取容。澁以苟合。是非多回互。蹤迹多隱伏。如蛇虵之陰。前倏卻而不直。如蟣蟲之至猥。至鄙而不廉。如鬼蜮狐蟲。則以幻誕爲心。邪媚爲行。如盜賊詛祝。則以偷竊爲生。顛倒爲術。此皆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其人必爲小人。何也。小人稟陰之德也。

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

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

豈得而逃哉。

準此以定君子小人之極。則彼之形於外者無不悉如其內之所爲。雖一言談舉止之微。往往發見於不及覺。而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而況措之爲事業。其醇疵易知也。著之爲文章。其邪正易知也。此尤所謂燦然者。世有君子。固不至

觀面失之。彼小人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蓋以聖人作易之說。推之而知陰陽自然之理。不可誣也。噫。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其亦概見於此矣。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

詩之爲經。洽於下者。人倫綱紀之事也。備於上者。天時變化之道也。天人相與之理。無一不具於其中。蓋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有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者。學者不可不窮其蘊也。

○朱子曰。聖

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言近而指遠者。聖賢之言也。故無窮之旨。即在平易之中。惟平則無事於過高。惟易則無事於艱深。今必推之鑿之。使高且深。是豈真能體聖言於高深哉。亦徒離卻本指。失其平易無窮之味矣。不幾於侮聖賢

之言哉。○朱子曰。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

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

爲學之本。無待外求。苟既有以知之。因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方寸之間。神清而明。心純而一。識其在我

而敬以直之。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大其規模。密其節度。循其先後本末之次第。以觀古人所以垂教之意。斯於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內外精蘊。一以貫之矣。

○朱子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

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君子之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惟循循下學。愈卑近。愈有實地。久之自然上達。而所得愈高遠矣。苟厭卑近而慕高遠。是舍下學而求上達。徒見其功之馳騫。而終不能有所得也。已矣。

○朱子曰。

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

場屋之文

進身之階故即賢者未能免俗然使徒學為文以取科第則小矣是必格致誠正先有以立乎其大然後出而應之將內重而外自輕得失榮枯何所係累此則賢者之所以異於俗也

○朱子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

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語孟

之書平淡顯易皆切於人生日用之常讀之者少有可疑而多所受益如布帛菽粟刻不可離若易之理明陰陽春秋之義寓褒貶其旨隱奧而難知非可以容易領略故朱子謂不敢輕讀而教人以通語孟為先也

○或問看史之法朱

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

聖賢修己治人之要莫備於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之所在然後因而觀史則是非邪正卓有定見而瞭然無遺蓋經

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體事者道之用也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故凡為學經宜先史次之

○朱子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

紀事者當斷以

義理則其人之是非自見非可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止即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之是非而全不本於義理之正此其所以為病而不足取信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

所證

聖賢之言義雖無窮而理則一若夫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在學者取以自證耳苟無格致之功烏足與聞聖賢之言哉

○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

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

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之故文足以達吾意為足矣使徒於文字求工縱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焉則亦浮華而

已矣。其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哉。信乎道者文之根本而爲文者不可不衷於道也。

○朱子曰：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

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祇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

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

力耳。

古聖教人脩己治人之道，具載於書，若不觀書，何以爲學。但所謂學者，必先求此心講明義理，而後旁覽諸史，以廣聞見。若廢經而專治史，略王道而尊霸功，惟務乎外而極論古今興亡之變，不返諸內以審察此心存亡之幾，其爲逐末忘本甚矣。雖讀亦奚

益哉。況人至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博取，茫無所獲，何若熟讀聖經，精思大義，庶少

有尺寸之得，亦可爲吾實有，而不至徒勞無功也。學者慎毋誤用其心，而知所返可也。

○朱子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

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

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

科舉試經義詩賦策論，亦循舊規，取士不得不然，非謂止此遂可盡

得天下士也。蓋上之求於我者，在乎實用，則我之自求以待用者，不在空言。寧惟是工記誦綴浮華，博一旦之知遇，而遂謂此外無餘事乎。講學修身之士，當必不出此矣。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

此論作詩之旨也。人心有所向爲志，由志而發於言爲詩。古人之詩，自朝廟闈卷以

及婦人女子，皆能言之。其忠君愛親之誠，好賢嫉惡之意，歌也有思，哭也有懷，總以自寫其性情而已。故今之爲詩者，豈必計其詞之工拙哉，但觀其志之所向，或高或下，何如便可以見其心術，定其人品耳。然則詩不易工，正不必工也。

○朱子曰：無

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理無終窮而學無止境。故無一事而可不學。無一時一處而不可學也。無一時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

○朱子

曰。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

心惑於他歧或遷於外誘皆不定也。不定而事物之來多所障礙。理不可見。突惟涵養此心使之卓然堅定。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萬理有不畢見乎。

○朱子曰。鄉道之

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備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

業之爲實也。

人之於道。始學之終欲行之也。無志者不足道。卽知所求而鄉慕殷。知所信而扞衛力。而身未盡道。終非道中人。故不若力而行之。使人倫日用無非天理流行。而道實體諸己。乃爲立身之本務耳。得其本便可致用。而虛器筆墨者。每謂

盡力於文詞亦可以闡道於世。則又孰若卽其功留心經史。考究其所以運世之本。審量其所以治世之宜。義理既得。舉而措之。不世之事業自此出焉。斯無愧於上下有補於天地。而斯道不至架漏也。故孔子言。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又曰。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著明也。

○朱子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

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讀書而簡略字句則失之疏易。或前後馳逐彼此紛管。又失之凌躐。惟是量吾材力所至。約其規模。日課而謹守之。字求訓解。句索旨趣。使其意堅定。前有未得不敢求其後。此有未通不敢志乎

彼。使其理詳明。循循漸進。自無疏易凌躐之患。然此不但讀書之法也。至於操

○朱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

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旣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

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

心者神明之德而應物之本也。君子養心之道自其始學。卽循循規矩以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迨

持循既久。涵養既熟。則心自平氣自和。從容暢適之中。與物若無涯際。及出而觀於一事物之變。皆不足以累其心。無往非樂之所存焉。蓋其樂實有得於中。而無假於外。正非淺學者所能知也。

○朱子曰。子莫執中。但無

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論莊子者或比之子

莫。豈知子莫見爲我兼愛之害。遂於二者移來移去。就形迹而執其中。間以爲中之義理在是。而無本然之權。定其輕重。所以膠於一定。非義理之宜也。然彼猶欲擇義理而誤焉者。莊子則義理全不顧。但便於身。卽與爲因循。不便於身。卽一切舍去。則是專計利害。比之子莫。又混亂矣。原其心。卽世俗趨利避害之情。鄉愿同流合汙之術。而人情世故。揣摩較計。更熟而刻。世俗鄉愿莫之能匹。炫目悅心。害德更甚。其流也含糊其詞。虛幻其說。相高相尙。至晉而風愈盛。俗愈衰。是非倫理。公然倒置。蓋弊有必然。而無疑者。起老莊間之。亦難自解。王通謂非其罪。乃曲說耳。其誰信之。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卽所謂理也。此理橫天塞地。互古互今。無息間斷。自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則此理具於人之身。而不能無氣質情欲之偏。此儒者之至論也。自佛教悖吾道而爲異端之學。則以作用是性。僅指有生之知覺運動者而言。及夫生意已盡。乃欲反照定覺。復其本然之性。是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之清濁。質之厚薄。情欲有忿懣恐懼好樂

憂患之偏而不得其正。徒謂搬柴運水。頭頭見道。則是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滿路都是聖人。此尤害事。異端誣民。正宜辭而闢之。乃近世陸氏與夫王蘇之流。名為儒者。而其論亦有近似之者。又當察也。觀朱子問答諸篇。反覆論辨。正不得已之苦心。其所以衛道者至矣。

○朱子曰。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深靜者誠而已矣。人未有誠而不明者。故觀人

之失。在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則自處於深。而視聽專。處靜觀動。則自處於靜。而心思一。表裏洞達。鸞糾不生。人至吾前。已無不察。而不能逃吾審鑒之中矣。此觀人之法也。

○朱子曰。閒中讀書。奉親足以自

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

天地之最可樂者。無如閉戶閒居。得用力於讀書奉親二事。為樂之至足者也。若夫外物之來。聽之適然。聖賢且不能必。況吾人之未至聖賢者乎。而何必改其樂乎。亦

素位而行焉可也。

○朱子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

諛諛。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惟其善養也。有是氣而後任大責重。無所疑懼。比年以來。士人之氣衰弱。不振。則其所養可知。是以觀時徇勢。俯仰從人。顧一身之榮顯。不謀天下之安全。有唯唯以囁嚅。絕無諛諛之諍議。其心其口。尙可問哉。

○朱子曰。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此示人處窮之法也。窮通有命。奚能預必。適值其窮。即生怨尤。何以為進德修業之地。須是堅持德性。勿為世故所汨沒。時時皆忍。念念皆忍。當其始也。亦不廢勉強之

勞。忍到熟處。樂天知命。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此言。大率為初學者言之。若疏水曲。故樂在其中。算瓢陋巷。不改其樂。內重外輕。此心純是天理流行。則固無俟於忍而自忘乎境者也。

○朱子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

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無寬廣之宏。則舉莫能勝。無強忍之毅。則行莫能至。蓋仁之為任重。而為道遠。

莫勝莫至則安得而依之然爲仁之機在我固由己而不由人則由安得而違之學者苟於此審依違而爲之奮然思興則得矣

○朱子曰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

其親者於是爲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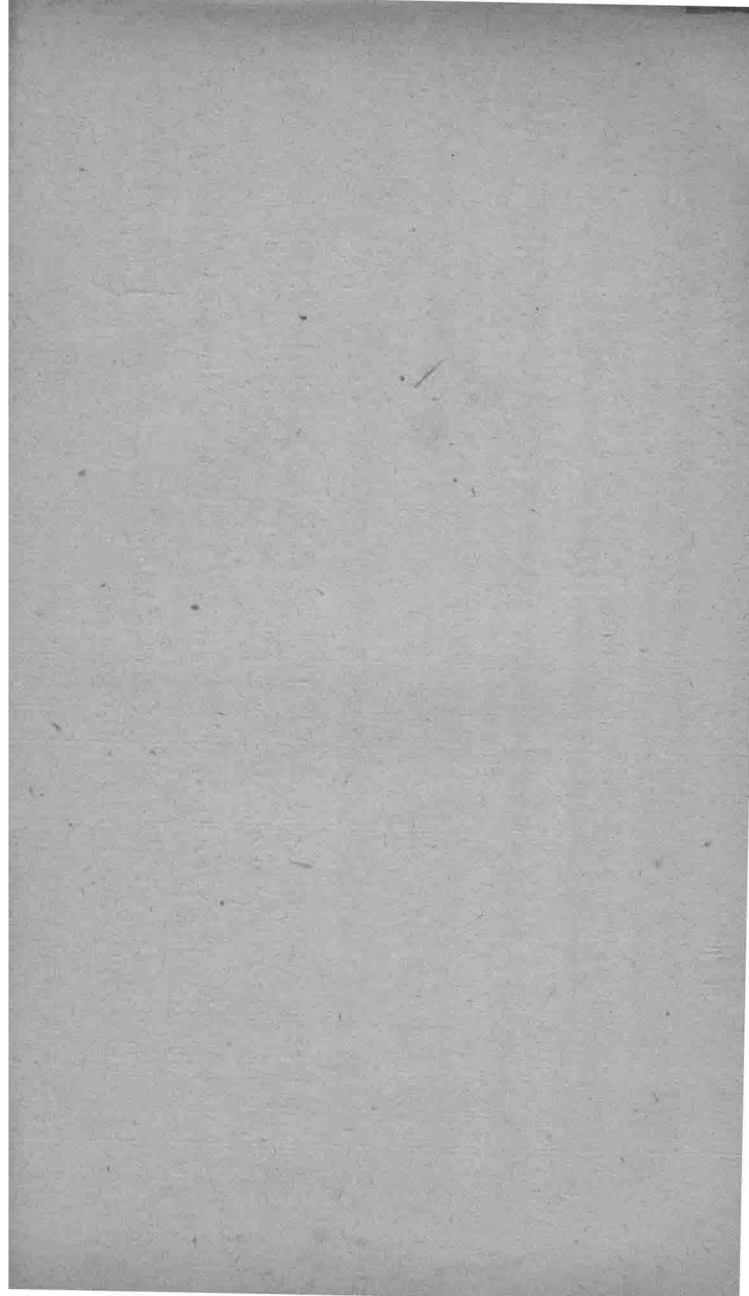
尊所聞則德日進於高明行所知則業日底於光大其所成就巨淺鮮事故顯親揚名光前裕後莫此爲大彼以勢位富厚爲榮親之具者陋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無一念

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所深戒也

古之學者所以爲己者蓋凡致知力行皆身心

以內事惟是念茲在茲求所以修其身治其心而無少寬假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也後之學者所以爲人者蓋凡務博誇多皆身心以外事惟是循名徇物全不思所以體諸身驗諸心而任意馳逐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也發念一差賢愚判若霄壤矣聖賢深以爲戒者此也然則學者之始念可不慎審乎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九

朱子

吾儒章句上

凡三十一
一章

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儒釋之相去。豈不遠哉。

○朱子曰。國

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

國家

稽古命祀。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者。豈徒修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哉。蓋唐虞三代遞相授受之旨。遐哉莫追。至我夫子祖述憲章。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而道之統屬焉。景行仰止。舍此其誰用。是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學者知所嚮往而幾及之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閒。應若影響者。

自不容已也。

施恩望報。則有所邀於人。祀神祈福。則有所邀於神。皆非人道之宜。是以古之君子不爲也。君子則以吾性有善而爲之。皆職分所當然。若夫恩施廣布。享祀潔誠。各盡其道。而天人協應。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者。自不容已矣。君子何所容

心○朱子曰。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
古

聖賢學問有得於心然後發而爲言，卽今簡冊所載，其所以嘉惠後學，垂教萬世者，無所不備。學者受其書而讀之，以我之心見聖賢之心，則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此而在矣。夫豈必他求哉。

○朱子曰：以我觀書，處處得

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此示人讀書之法也。讀書將期有益人，若能存誠主敬，欲實求我之身心性命而以之觀書，則書中之所言皆足以證我之是非得失。書□我而旨趣無盡，我得書而啓發實多，豈不開卷有益若□心浮氣

徒欲藉書之事迹字句以博我見聞，卽在我之用意皆無當於書之切近精實。見書時

○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

止知爲書，離書時我又自爲我，徒覺釋卷而茫然無得耳。讀書者不可不知所從事乎。

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妄。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待思勉。然聖人未嘗自見爲生安也，使聖人有自見爲生安之意，則乾惕之心少而驕矜之氣盈，是罔念而作狂妄，其何以爲聖人哉。

○

朱子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

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

經者不易之理，所以處常。權者隨時之宜，所以處變。安常而守經，雖聖賢無以異乎衆人。若遭變而行權，則非大聖大賢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鮮有不

失其正，如舜之處父子，伊周之處君臣，此豈衆人所能及也。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

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

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禮謂五禮，皆五倫也。書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者也。儒教自開天闢地以來，賴有帝典王謨，述天理之自然，順人心之固有，爲治世教

民厚典庸禮之道，而後之聖賢所以警聾開聵者，遂將天敘天秩之理，著書立言，闡發無遺蘊，以垂示後世，此修道之教，萬世所以永賴也。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

之必可恃。

義理者天理之當然，故必當爲而不容有所諉，亦人心之同然，故必可恃而不必有所疑。然惟君子爲能知之，而小人則有不願也。

○朱子曰：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

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足，方是講學之地。

義利之辨不明，便自無入門處。古聖人諄諄以此示訓，正欲人於幾微之間，見得明，守得

定，然後可與爲學。學者當深察其言，而反以求諸身，推類至盡，窮極根原，務使見利之心，漸次銷除，不至潛滋暗長，而日用之間，處已待人，應事接物，全在義理上立足。如是則本體清明，德性堅定，方可以講學討論而爲進德修業之地也。

○朱子曰：

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道一而已。師舍是則無以爲教，弟子舍是則無以爲學。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吾夫子集羣

聖之大成而親炙私淑，豈有異道哉。

○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

顏子心常舒泰，純是天理，無有形迹，而從容恬愉，愈平淡，其趣味愈深。曾點春風沂水，胸次悠然，固有萬物一體氣象，然

味童冠與偕風浴詠歸數語，但覺天機呈露，大致亦近勞攘矣。其樂則顯而易測也。

○朱子曰：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雖已有長，而不以形人之短，雖已有能，而不以能人之不能。蓋其沖然若谷之虛衷，出於性成，是以學彌高而德彌邵，非聖門諸賢所可及也。

○朱子曰：曾點於道，見其遠

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

曾點所見遠大，其視目前近小

之事皆不足介其胷次，故其言超然活潑，不假作爲，無待於外，而有得於中。若將樂此以終身者，眞可謂能見大意矣。大凡學者要須有此等氣象，不則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於道恐未能夢見也。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

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

曾子敦厚積實卽厚重爲道之基也。而其學則隨事精

察務切於日用躬行之實。以馴致乎積業功深之候。故一貫之道惟曾子得聞之。然觀於體受歸全。臨終啓手足及薄管楚而重仁義。則知孝敬信讓之規。乃所以自守而終身而不求人知。輕富貴而守貧賤者。尤其制行立身之大也。

○朱子曰。苟

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

聖學不明。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徒託空文以自見耳。於

斯道奚裨焉。學者苟能精於擇。自知申商黃老之悖於道矣。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

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君子之於異端闢之甚嚴。然所以闢之亦自有道。儒吾學不明。則彼得因其似以亂吾真。乘其隙以攻吾短。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率性之達道。全體大用無乎不明。然後據吾理以開彼私。挽彼邪而歸吾

正。而議論詳盡。道理貫通也。如孟子闢告子義外之非。發夷子二本之失。非徒攻之而已。其所以發明吾道以提撕覺之者。要使彼徐悟其非。而知吾道之是。亦可謂深切著明。極盡而無餘蘊矣。學者之闢異端。正當以孟子爲法也。

○朱子曰。老

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所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森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序。

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

老子談道德。浮屠談心性。疑近聖賢而實則不同。蓋吾儒所言性命皆係眞實。而彼所言性命盡屬空虛也。夫自天命於人爲性。寂然不動之中。而民彝物則。萬理畢具。無一不實。及其感而遂通。則於日用倫常事物之間。莫不

各有當行之道。因物順應而無或少差。此聖賢所以有盡性立命之學也。彼老子浮屠。徒尙清淨虛無。而不知有實理。徒知應物見形。而不辨其眞妄。其滅性悖道甚矣。豈可以其似而亂吾眞哉。

○朱子曰。聖人之學所以異

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蘊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及乎高明。而其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

儒教之所以異於老釋者。以其精蘊隱顯。有一本之

體。有萬殊之用。渾然具備。務底於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無偏倚之矩。則而已。故君子於此。智雖足以推極高明。而措之言行。則未嘗不範圍乎不偏之中。不易之庸焉。豈強使之然哉。蓋高明中庸。原於天命之本然。率於人心之固有。實無異體故耳。

○朱子

曰。董仲舒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董仲舒。漢時人。陸宣公。唐時人。二人皆賢者。若論其才。則董之溫厚不及陸之英發。然董之學問醇

粹少疵。則較陸爲尤勝。張子房亦漢時人。其術近於黃老。而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轉主心。如轉戶樞。殆隱晦而不露者。可不謂賢。朱子之言。眞諸公之定論矣。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

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董仲舒嘗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所以自立者甚高。故至今稱漢醇儒。後世之不及古人者。正以一心爲道義。又一心爲功利。於大關頭處。未能打透。雖自命儒者。究與

市井輩何

○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

馬援嘗戒諸子。謂爾曹見人過失。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言可爲持躬處世之法。好盡言以招人過。是豈君子之所爲哉。

○朱子曰。義

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

人之所難者義利之大分而已。惟漢武侯生平澹泊寧靜。其事主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義利之大分。惟武侯知之。豈他人之所能及哉。

○朱子

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

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私欲之累。最易溺人。一爲所牽。則精神志慮。沈頓消磨。必不能以建功立業。孔明擇醜。沈頓消磨。必不能以建功立業。孔明擇醜。

婦奉身調度。率皆人所不堪。其生平正大之氣。經綸之蘊。雖曰得於天資。然竊意當日之智謀思慮。所以日見隆重者。大約多得力於寡欲養心之助焉。蓋人能寡慾。則志氣清明。持守純固。而天下萬事莫不從此中做出也。

○朱子

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

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

治出於一者。法制禁令。要皆本於躬行心得之。

餘。故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者。聲名文物。止以飾其狹隘酷烈之爲。故禮樂爲虛名。歐陽子之言實

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

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

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

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

六經皆古聖賢之文。可謂盛矣。然豈綴緝造作。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道德之實。充積於中。則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爲至當不易之論。自必有

是文於外。如高明者天也。而天有是高明之氣。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博厚之地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天地自然之文。其不可揜者如是。是以聖賢之心。既無一念之蔽。而極其精明。無一念之雜。而極其純粹。其實有諸內者。磅礴不可遏。充塞不可

窮則其著見於外之文亦必自然條理分明有倫而有脊光輝發越日新而月盛夫孰得而揜之

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

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

蓋其文之不可揜者又不必託於語言著於簡冊而後以爲聖賢之文在乎是也但其日用之間一身之接於萬事者語默動靜無非天理流

行發見之實凡人可得而見者皆謂之文則信乎道德文章之出於一而歧而二之者則亦世俗之文而不足以幾於聖賢之域也已

○朱子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

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范公謂范涪夫也范公雖不純師程氏似信道未篤者而實尊仰取法出於願學之誠焉故其於東坡也雖以鄉黨朋遊稱交情之厚而立朝議論亦與東坡趣向略同要其平日制行判別則有迥然不相入者觀其所著論語說唐鑑多資於程氏及行香齋箴子瞻令具肉食而涪夫食素亦於此可見矣

○朱子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小人之於國家也引用奸邪斥逐良善顛倒國是變亂舊章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與其不幸而得小人擅權誤國不若得愚人備位充數雖不能有所建立猶可以不至決裂也此溫公晚年閱歷有所見而發爲論信哉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

文正公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立朝慷慨

論事奮不顧身至其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功業可觀威望丕著大約皆本先憂後樂之心欲措天下於治平實一時傑出之才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

溫公爲宋室名臣立朝大節卓然可觀其辨介甫之非詆新法之弊

是其智也至遮道之民有願公留朝廷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遠人聞之則曰宋室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非勇而何雖其爲智爲仁爲勇固不止此而卽此三事觀之亦兄見其大概矣公誠宋之賢輔哉

○朱子曰此心操則自

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

賢之域。

學者希聖希賢。惟在此心。一或少舍。便至放失。但常常操之。則自存矣。而所爲操之之道。舉凡一身之閒動。而應事接物。靜而思慮未起。以至成始成終。總不越敬之一字。伊洛先生特拈出來。正教人以眞實工夫。作聖要訣。誠能於此。著實用功。身心收斂。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閉。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斂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閉。一誠無間。久之涵養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朱子曰。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

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

世俗既衰。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過誇多鬪靡。博利祿。

爲人耳。閒或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空虛。以爲取足於心。無事外求。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一切遺棄。幸而講學明理。不墮空虛矣。而又傷於急遽。未知循序致詳。從容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能合內外精麤。以馴致於有成哉。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
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

人之氣象乃道德之符。聖賢之道德高遠。則氣象亦高遠。豈易言乎。苟非於道之所蘊者。造之已深。德之所成者。知之已至。與聖賢默相契合。鮮不仰之而無從望之。而未見。安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

未有得。卒然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開牒等之弊。烏可以語此。故欲尊聖賢。又當爲初學地也。

○朱子曰。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

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當其感物而動而靜之理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而靜而

動之機未嘗息不以靜而無動也。此主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囿於萬物即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

○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爲本世閒得失正不足

深計也。

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理治身最爲吾學本原之地至於世閒得失正當度外置之使籠辱不驚然後有以定其內力而爲古大人體立用行之學也。

○朱子曰茂叔自少即以學

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

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少即以學行有聞

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五星聚奎春陵協瑞天開道脈以接鄒魯之傳非苟然者故二程受其書以行於世而傳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源可槩見矣至於曾中灑落吟風弄月所以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言程子亦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

○

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

嘗不交相發也。

此引程子之言以明主敬與致知乃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進步之階於是乎在况主敬則日益精致知則日益篤二者之功又交相發而兩相資也。

○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

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

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

今矣。

此朱子作周程三先生祠記也言孟子沒而聖道湮儒者之學不明於世局於俗學者則爲文辭章句之習雜於異端者則爲老子釋氏之言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俱不本天理之正故淺陋可笑乖離正道而莫適所統也然則後世之遠遜三代者由於二者

之學不足以修己而治人耳。千有餘年言其久也。

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

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

周先生名惇頤，字茂叔，探聖賢之奧，觀造化之原者，心與道契而發，千聖不傳

之蘊也。立象著書，闡發幽祕，如太極圖說、通書諸篇是也。天人性命者，陰陽五行、中正仁義之精，修己治人者，善惡修悖禮樂教化之說，其言甚約而其理甚備也。

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

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斯世，於是為不少

矣。兩程先生明道伊川也，親見其傳，而其學遂行於世者，本周子之道以教人也。學者既講周程之說，始不溺於詞章釋老之非，故凡所以修己而治人者，皆知為吾儒明體達用之當然，而世俗利害之私，不足以惑之矣。堯舜君民，欲天下進於三代之隆也。三先生發明

道體，造就人才之功，豈淺少哉。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明道沈潛純粹，其為學原本六經，洞見道體，充然自得，終日怡

悅，大率從容涵泳之味，浹洽於中，而發於外者，渾是一團和氣。橫渠終日危坐，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苦心力索之功，蓋實有深焉者。二子之學，明道則幾於安，橫渠則由勉而至者也。

○朱子曰：橫渠之於程

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橫渠之學得之苦心力索居多，未若程子之涵養醇粹，漸近自然，猶伯夷伊尹之各得其一偏，而不及孔子之集大成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德性蘊於中者，規模施於外者，寬大而廣闊，此其所以為明道也。氣質賦於天者，剛方而密察，此其所以為伊

川也。二子雖同道而造德各異，亦隨其性之所近而已。

○朱子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

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

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

能辨之者。

程氏之學得力於四書六經，故所以教人者要在讀書以窮其理，自誠正修以達之。家國天下，其道坦而明，易知也。其說簡而通，易從也。其行端而實，易守也。是以能使百代之沈迷皆知從事於聖賢之域，則程氏振作之功所繫所施爲重且長矣。

至於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卓然可稱者，如王翰林、韓忠獻、蘇文忠輩所繫所施，固爲輕且短也。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矣。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

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羅公名從彥，字仲素，龜山傳河洛之學，倡道東南，時弟子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無有如羅公者。其所著遺稿

錄可槩見也。此李延平先生所以獨得其宗歟。

○朱子曰：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

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

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延平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此章形容有道氣象，極爲詳盡。資稟氣節，賦於天者，充養完粹，以下皆成於人者。先生氣稟雖勁特豪邁，而充之以粹養，則無復圭角之呈露矣。故但見精

純之氣達於面目，色與言則溫潤而嚴厲，神與氣則安定而和平。至於語默之端，詳動靜之閒泰，皆有自然法則，平居篤實似若於事無甚可否，及事變當前，則決之以義，裁之以理，截然難犯。先生之爲人盡於是矣。此蓋朱子淵源之所自，而所以形容先生亦卽其所以自

道也

○朱子曰李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

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

道德純備言其體無不具也學術通明言其用無不周也宜當世鮮其倫矣不求知於世所謂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亦未嘗輕而語人所謂藏之名

山傳語其人也故學者亦莫之識觀此數語而李先生之論定

○朱子曰羅宗禮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

然而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閒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

羅宗禮名博文南劍州沙縣人河洛之道閱三傳至李延平宗禮從延平游而得其要旨多所

發明可謂善學矣及喟然歎儒佛之異在公私之閒則見得那正分途直到錙銖杪忽處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

○朱子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

至於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

蘇氏謂軾轍也所著議論縱橫閎肆切近事情不無可喜然大約出於詭譎絕非正

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於銜詞藻之浮華而盡忘其本實貴權謀為通達而反賤乎名檢此其風尚所趨大為世道人心之害又不但空言而已也

○朱子曰王氏之學雖談虛空而無精彩雖急

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

王氏之學不但與吾道背馳也其平日之所議論設施者雖談虛空近於老釋而絕無老釋之精彩雖急功利近於管商而絕少管商之機變其極至於鄙陋

不堪不過如薛昂之徒竊懼怙勢而已可勝歎哉

○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

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者也

吾儒自有至正學術

學得其正則發爲議論見諸事功自然純粹光明有體有用而合於聖賢之道如荆公蘇公之學俱出於不正者也彼佛氏言心性老氏言遂德似是而非正與孔孟相反荆公乃取其似以亂其真其惑甚矣及身操國柄慚爲新法偏執已見紛更舊章不過仗主威而罔恤人情行空言而全無實效卒之斂怨取敗所謂舉廢稷契事業竟安在哉若蘇氏早年所學近於權謀術數大約拾蘇張之緒餘縱橫任意以立說迨夫晚歲談空逃禪則又醉佛老之糟粕潦倒於其中而肆志焉是皆本原已差學非其正均謂之不知道也使二公當日稍能知道則文章經濟不至駁雜偏倚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見之不真竟爾流弊至此惜夫

○朱子曰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

陸學陸九淵之

學也當時朱子以道學倡於東南而象山亦講學西江往來辨論不合朱子嘗以子靜頓悟之說爲近於禪學子靜者以爲妨已所學頗懷不平故朱子自明其意以爲學貴求其是爲其學者彼自病耳我何嘗有病於彼彼縱不能平於我我何嘗欲是我而非彼鄙意初無適莫又何憾焉蓋答劉晦伯之言如此其公心至今如或見之

○朱子曰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

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閒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

陸氏之學專於尊德性以主靜

爲宗旨故朱子謂陸氏之學比之近年一種浮淺頗僻之議論固自超卓非若輩之儔匹而其徒傳習其學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閒非汎然一無所用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與吾儒切實學問之功未免刺謬學者不知將有習其說而誤入於空虛者故其失不可掩諱

○朱子曰交游之閒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

此朱子誠子之言也爲學之道雖在嚴師尤賴益友則交游當

審擇也故卽相與共學者皆同堂講業之人要不能無益友損友之分則亦不可無或親或疏之辨交游之所繫豈輕哉

○朱子曰劉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

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

劉器之名安世，彼得不妄語一言，便奉之終身，善守師說而不變，此言行錄諸

書之所以作也。至其誠於朝而進無隱情，語於家而退無愧詞，懷然如秋霜夏日，則純是司馬家法矣。

○朱子曰：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家

本在身，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叔度立身行己，最為修飭，可謂正矣。以正而率其家，則相觀而化，整齊嚴肅，孰敢為非義之事者。嗚呼！子弟之率不謹，豈非父兄之過哉。

○朱子曰：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

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

汪應辰字聖錫，嘗從呂本中、胡康侯游，其學務去私欲，如用兵克敵，蓋能親師取友，多識見聞，以成其德行者。晚年卒為名卿，則其進學之效

也。

○朱子曰：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量。

了翁名璣，言人不知己之力量，大言不慙，謂天下事皆無足難，迨其置身事中，識見操守當前廢絀，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故必自試以觀己

之力量。諸葛公隆中抱膝，王景略捫蝨而談，真信得自家力量過也。

○朱子曰：陳邦彥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

人於文字語言之間。

陳邦彥名良翰，學官為諸生師表，立教於膠庠之地，士子經明行修，升諸鄉國，實自此始。教之道豈苟然者，雖文字語言亦所不廢，然修身厲行乃立教之原，為學之本，而不專於文字語言，開器其人也。如邦彥者

可以為師矣。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東萊姓呂，名祖謙，字伯恭，象山姓陸，名九淵，字子靜。伯恭之學以多為貴，所務者博也；博則恐傷於

汎，故其失即在于多；子靜之學以寡為貴，所主者靜也，靜則恐涉於虛，故其失常在寡。

○朱子曰：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姓張，名栻，號南軒，識見純粹者知之，真踐

行純實者行之篤觀其平日不爲驚怪恍惚之談則識之純粹可知矣不啻深潛縝密之功則行之純實可見矣當時諸賢宜其望而生欽仰之心也夫

○朱子曰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

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蔡季通以黨禁論竄道州同人餓之觀季通之行也浩然長往之意絕無幾微不愜者其友丘子

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蓋一則處事變而志定於中一則恤窮交而情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之道非有勉強安排者季通子服固兩得其理也

○朱子曰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

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

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儒者見得心無係累而萬物之皆備故心與理爲一釋氏見得心空而失於寂滅而並無此理矣近世之弊則見理不真如認食色爲性之類是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則此心仍然無物彼失之空虛此失

之駁雜均非吾儒心理之正其病雖異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

者雖殊其失則均矣

王氏謂王安石也蘇氏謂蘇轍也王氏談道德心性竊佛老之似以亂吾儒之真故其誣惑世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若蘇氏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道妙而祕不告人時或出其餘以愚學者是其誣人

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之意見雖殊而其爲欺世害道之失則均矣

○朱子曰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

聖賢之學有本有末

必先講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至於物曲人官雖皆理之散見焉者亦學問所不廢特末事耳今人不求其本但見孔子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鄰子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此亦太宰黨人之見而已宜乎修齊治平之道不講而博物洽聞以相矜尙也

朱子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禮，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顏子沈潛純粹，每有所聞，入之於耳者，即著於心，而見於四體動靜之間。

皆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理，是不惟心領神會而直身體力行，其不虛所聞如此。夫子所以亟稱其好學也。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

便樂。

內重則外輕，見其大則心泰。人惟梏於物欲之私，故不能灑然無累。顏子從克己復禮用功，以至於欲罷不能，則其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真有鸞飛魚躍，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安往而不樂？若有意於樂，固非真樂。即以道為樂，猶是物而

不化者也。

○朱子曰：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

子開自信之難，曾點言撰之異，二子各有意見不相侔也。然二子均能獨見其夫，故點雖忘世，而春風沂水，童冠與偕，便有民胞物

與之意。開之篤學而求信，未能不輕於仕，便有求志達道之意。惟見得曾點意，斯漆雕之意亦可得也。夫子於二子一與之一悅之情，深哉。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

曾子資性遲鈍，其學

不務浮華，而於日用之理，隨事精察，踐履篤實，大率力行之意居多。然卒以傳道，可知學不貴文而貴實也。

○朱子曰：自少為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為

先人羞辱而已。

此朱子自謙之詞也。言吾自少為學，但知守聖賢之章句，謹日用之行止，求以自善其身，庶不至為先人之恥辱而已。非有他長也。然其修己顯親之實，蓋有不期而自致者。詞愈謙而德愈光矣。

○朱子曰：熹

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

實無毫髮餘念也。

矯揉勉強而抑制之也。朱子自言狷介之性本於生。初雖勉強克治。不一其方。終不能挽回此性。且迂疏之學成於平日。而積參功夫。既極其深。則所信愈堅篤。惟其有此狷介迂疏。故自知其性。其學決不能與世浮沈。微倖而就功名。至於不爲世用。但當自安其性。自理其學。以故二十年來。祇自甘退藏隱居。以求其志。斯時所願欲者。不過自修其身。以守吾道。以樂將來之餘年。或有暇日。則服習古人所遺之經。證驗舊時所聞之說。以求聖賢之言。何所爲而立聖賢之意。何所本而發得。其所以然。則以自樂。述其所自得。亦可共樂。且藏之名山。以傳其人而已。守先待後之外。實無幾微冀望之他。想也。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23372)

合國學基
本叢書
濂洛關閩書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集解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